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库切小说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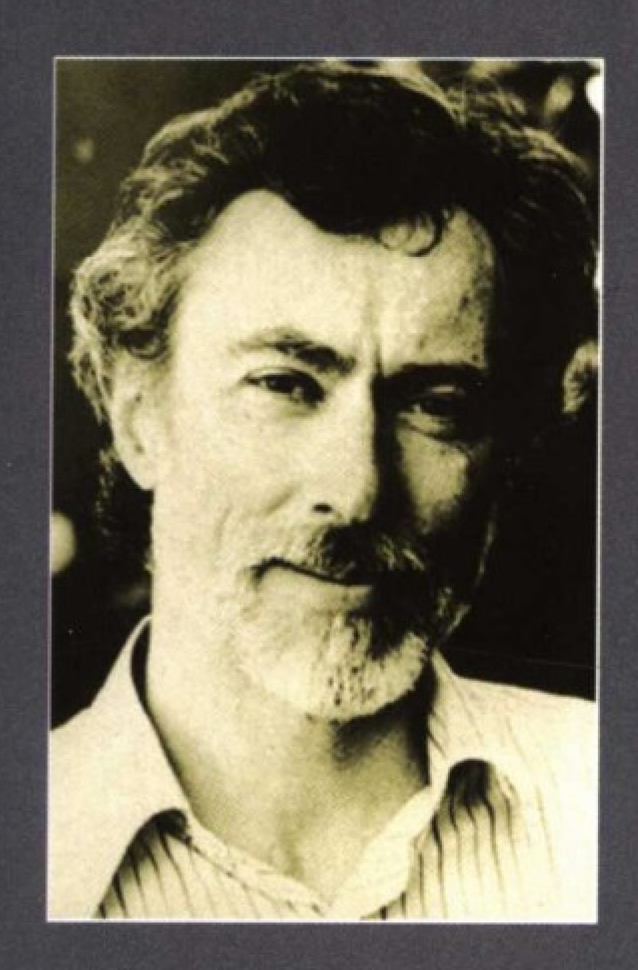
J.M.Coetzee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 [南非] J.M. 库切 / 著
◎ 邹海仑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画作　陈淑霞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XIAJIFENGGONGZUOSHI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ISBN 7-5339-1939-4/I·1647
定价：20.00元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J.M.Coetzee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 [南非] J.M. 库切 / 著
◎ 邹海仑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书名: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作者:J.M.Coetzee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4-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南非〕库切(Coetzee,J.M.)著;邹海仑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4
(库切小说文库)
ISBN 7-5339-1939-4
Ⅰ.迈…　Ⅱ①库…　②邹…　Ⅲ.长篇小说-南非-现代　Ⅳ.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779 号

迈克尔·K 的生活和时代
作者:〔南非〕J.M.库切
译者:邹海仑
责任编辑:曹　洁
责任校对: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
字数:160000　印数:0001-12000
书号:ISBN 7-5339-1939-4/I·1647
定价:20.00 元

编辑手记

乍眼看来，库切的这部完成于1983年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无论是生活，还是时代，都足以构筑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宏大叙事，而库切却似更偏爱寓言的精巧结构和开放式的思考。他并不捕捉整个历史奔跑的身影，而是炫技般地伸出手去，扼住了历史的某个部位，然后冷冷地向所有人发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并不意味着库切是一个巴尔扎克式的社会批评家，相反，他对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人的心灵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并总是企图通过人的心灵折射出社会历史的轨迹。他为我们打造的是一把通往心灵深处的钥匙，而这把钥匙同时也为库切打开了通往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的大门。

库切惯以细致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生命、人与外界环境的冲突等复杂而深邃的思考。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以内战爆发后一片荒芜战争景象的大南非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卑微的生命在充满战争、军队、种族隔离的社会中苦苦挣扎，渴望寻找生命

绿洲的故事。成长于残疾人学校的园丁K在开普敦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打算带着患病的母亲离开拥挤喧嚣的大城市，到乡村内陆去过宁静的生活。半途中母亲的去世令他开始了孤独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去到那宁静的梦中花园，他被追逼，被监禁，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种种折磨，甚至不得不以绝食为抗争。这看上去颇像现代主义小说惯用的主题：孤独、从现实逃逸、异化、荒诞等等，但这一系列卡夫卡式的寓意已无法满足库切，他显然更多地关注着寓言背后的历史画卷，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外界环境的冲突以及能否逃离的问题。

在小说中K身上展露的是愚昧与智慧、软弱与坚强的结合。K的父亲是缺失的，他好像也没有朋友，母亲的死使K成为了孤零零的个体，一个应该被关进营地的流浪者，一堆莫名其妙的符号所指；各种各样的人以规范的制定者和遵从者面目出现，对他肆意妄为。而他只是卑微得如同人世间的一块鹅卵石，如同他自己幻想的那样，“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躺在那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事情，现在突然被人捡起来，随意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一颗坚硬的小石头，几乎对它周围的事情一无所知，把自己包裹在自己和自己内部的生活之中。”这个一心梦想着使荒野开满南瓜花的小人物，在政府、军队、各种残暴势力的压迫和驱赶下，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话语，陷入了被关入和逃离营地的循环之中。从艾尔伯特王子城到维萨基家的废弃农场，再到深山里，他被逼入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生存的需要越来越卑微，却仍然避免不了再次被投入营地，受他人掌控的命运。但他的逃离之心并未因此熄灭，不惜逃入空无一人的深山，用动物般的最原始

的方式生存，以保持作为人的最后一点点尊严。

库切无意将K塑造成一位圣人或是英雄。在第二章中，他转化为营地中一位医生的视角试图用客观的方式表现一个羸弱的生命，以绝食为武器与外界的重重压迫抗争。由于缺乏对命运的掌控和反抗力量，主人公不得不选择从自我抽身，以他者的身份默然旁观，这至少在自我和外界对立的痛苦中起到一种消解作用。库切意识到这种消极的旁观中包含的反叛，身体对食物逐渐发展起来的抗拒正是自我在缺席中进行的最后抵抗。为了在这样的精神炼狱中寻找生存的罅隙，K反复进行苦刑式的思考："也许事实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走出营地，同时走出所有的营地。对于这个时代，也许这足以构成一种成就。现在还剩下多少人没有遭到关押或者软禁？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这对他而言似乎是一个怪圈，一个循环上十字架受难的过程。而这一循环的受苦与愈合，正如鲁迅所言"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也使得作家的叙事背后具有了更深刻的意味。

库切的笔触缓慢而轻盈，通篇采用几乎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他并不对K的悲惨境遇流露悲悯的感情，也不对残酷的现实世界大发宏论，越是描写人在重重压迫下的困境，叙述的语言就越冷峻。从城市到旷野，从营地到深山，从流浪到回归，我们看到库切笔下人类社会的暴力、仇恨、隔绝、无知和各种美好的温情交织在一起，然而这一种冷峻的风格使得迈克尔·K这个人物的命运得以震撼人心地真切展示，令千千万万的读者听到了历史车轮的隆隆声，听到了南非黑人

和白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哭喊和煎熬。

然而行文至此，库切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还远未结束。在小说的结尾部分，K又回到了开普敦的海滩，作家也回到了第三人称的视角，一切似乎又回到起点。然而苦难远没有结束，K从与三个神秘流浪者的相逢中获得了性的体验，他对外界的生理抗拒似乎正在一点点消失。这样的结局充满了暗讽意味：人与社会、历史、自我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什么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人能否逃离历史的压迫？联想而今风起云涌的后殖民批评和弱势群体关注下的思考，不得不佩服库切能在如此简单的人物关系和事件中，杂糅了如此丰富的内涵，这也许正显出库切的洞见和高明。然而在小说推进过程中尾随而来的无穷问题面前，库切似乎在竭力回避介入这一切，回避给出一个明确的思考结果。可正如纽约时报所言，《迈克尔·K的时代和生活》一书毕竟还是对人类的愚昧自欺提出了直指人心的控诉。作为一部蕴涵着多重象征意味的小说，其中有众多的问题对现实世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而言，至今仍悬而未决。合卷之时，也许正是另一重思考的开始。

战争是万众之父万众之王。

有时他显身为神,有时显身为人。

有时他造就奴隶无数,有时却造就自由解放的人群。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接生婆在帮助迈克尔·K从母亲肚子里来到外面这个世界的时候,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小家伙长着兔唇。他的上唇好像蜗牛脚一样中间向上翻卷着,造成左面的鼻孔是豁开的。她把孩子挡住了一下,让他母亲看不见,然后用手指拨开那个小嘴瓣儿,发现孩子的腭倒是完整的,于是谢天谢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对那个当妈的说道:“你该高兴才对呢, 这小兔唇儿会给家里带来好运气。”但是从一开始,安娜·K就不喜欢儿子的这张小嘴,它合不上, 并且总是把口腔里那鲜嫩粉红的小肉赤裸裸地暴露在她眼前。她一想到这几个月以来他在自己肚子里是怎么长的,就不由得直打哆嗦。这孩子不能嘬妈妈的奶头,饿得哇哇直哭。安娜·K试着用一个奶瓶喂他;可是他也不会嘬奶瓶子,她只好用一个小勺来喂他,可是他正吃着,又咳嗽上了,把奶水喷得到处都是,还大哭不止,她不由得一阵阵起急心烦。

“等他长大点儿,那儿会合上的。”接生婆向安娜许愿道。可是,孩

子的嘴唇始终没有合上，或者说合上得不足以令人满意，他的鼻子也没有长正长好。

她总是带着孩子去工作，直到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了，依然带着他。因为别的孩子一见到他总是嬉笑不止，窃窃私语，让她这个当妈的伤心，所以她不让他和他们来往。一年又一年，迈克尔·K总是坐在一条毯子上，看着母亲在擦亮别人家的地板，他学会了要保持默不作声。

由于他天生的破相，再加上脑子也不灵活，在短期试读之后，他被学校轰了出来，送到福尔的休伊斯·诺雷牛斯残疾儿监护学校。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童年时代的剩余时光。在这所监护学校里，由国家出钱，他和其他患有各种残疾的不幸孩子一起，学习最基本的读书，写字，算术，扫地，擦洗地板，收拾床铺，刷碗洗盘子，编篮子篓子，做木工活和挖坑掘地。在十五岁上，他从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毕业了，进入了开普敦市市政服务局园林处，成了一名三级乙等花匠。三年以后，他离开了园林处，过了一段失业的日子。那段日子里，他整天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双手消磨时光。然后，他在菜市场广场的一处公共厕所找到一份工作，当上了值夜人。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地铁站，遭到两个男子的袭击。他们狠揍他，抢走了他的手表、钱，连他的那双鞋也不放过。他们把他打昏在地，给他留下了一条横贯整个胳膊的长长伤痕，一个大拇指错位，还打断了他两根肋骨。在发生了这桩意外之后，他辞掉了夜班工作，回到了园林处。在这个老地方，他提升得很慢，后来总算熬成了一级花匠。

由于他那张脸，K没有女朋友。他倒是感到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最称心自在。他干过的两种工作都造成了他某种程度的孤独性格，即使他在公共厕所的时候，那里明亮辉煌的日光灯也使他感到压抑，那日光灯把白瓷砖照得雪亮，形成了一个没有阴影的空间。他更喜欢的是那些美丽的园林，那里有着高耸的松柏和开满白子莲的朦胧小径。星期六，有时候他听不到报时的午间炮声，这时候，他就会兀自一个人一直干活到下午。星期天上午，他总是睡到很晚才起床；星期天下午，他通常去看望母亲。

在迈克尔·K三十一岁这年，一个六月的晌午，他正在德沃尔公园里扒扫地上的落叶，这时候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口信。这个中间又转了一道手的口信，是他母亲托人带来的：医院已经让她出院，她想要他来医院接她回家。K放下手中干活的家伙就上路了，他乘坐公共汽车直奔萨默塞特医院。在医院，他发现母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置身在大门口外面的一片阳光之中。她已经完全穿好了衣服，只有她平日上街走路的那双鞋放在她的身旁。她一看见儿子就开始哭起来，她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的眼睛，这样免得被其他病人和来客看见。

有几个月了，安娜·K的胳膊和大腿就一直肿得很厉害，让她痛苦不已；后来她的肚子也开始肿起来。当初让她住院的时候，她已经走不动路了，简直呼吸都有困难。她在走廊里躺了五天，躺在好几十个受伤的人中间，那些人有些是让人捅了刀子，有些是打架斗殴的牺牲品，有的干脆是枪伤，他们总是发出各种呻吟、叫骂声，让她辗转反侧夜不能眠。护士们根本不理会她，在眼下有那么多年轻人生命危在

旦夕的时候，特别是死亡在身边随处发生的时候，她们可没有闲工夫来哄一个老太太开心。她到医院的时候，人家给她输氧，使她苏醒过来，又给她打针、吃药使她消肿。但是当她需要大便器的时候，却难得有人给她拿过来。她根本没有病号服。有一次，正当她扶着走廊的墙壁向厕所走去的时候，她被一个穿着灰色睡裤的老头拦住了去路，他满嘴的污言秽语，并且脱下裤子让她看自己的下身。她身体的各种需要，都变成了给她带来痛苦的根源。护士们问她吃药了没有，她总是说吃了，但她经常是在撒谎。当呼吸困难的症状减轻以后，她的双腿却变得奇痒难忍，她躺着的时候不得不把一双手压在身子底下，借以控制自己要搔抓痒处的冲动。到第三天上，她就开始恳求人家送她回家，虽然很显然她根本就没有求对人。所以在第六天上，她痛哭时流下的滚滚泪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中石头落地的泪水，因为她总算逃出了这个人间炼狱。

在护士台，迈克尔·K要求借辆轮椅用一下，但是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他提拎着母亲的手提包和鞋子，扶着她走了五十多步，来到公共汽车站。那儿有很长一队等车的人。车站牌子的立柱上贴着行车时刻表，上面声称每十五分钟就会有一班车。他们等了足足有一个小时，这时地上的人影、树影都变得越来越长，风也变得寒冷[①]起来。安娜·K站不住，她靠着墙根坐了下来，两条腿伸在面前，那样子活像一个要饭的。而这时迈克尔仍站在队里，占着他们的位置。公共汽车终

① 南非在南半球，高纬度，季节与我们相反，那里的六月相当于中国的十二月。

于来了,可车上一个空座也没有。迈克尔一手紧紧握住车上的一根横杆,另一只胳膊拥抱住母亲,免得她摔倒。到下午五点钟,他们才到达她那个地处海角车站的房间。

一个退休的针织品制造商雇安娜·K做家里的女仆,已经有八年了,他和他的太太住在海角一座有五个房间的公寓里,公寓的窗户俯瞰着浩瀚的大西洋。根据她签的佣工合同条款,她每天上午九点钟来到公寓,一直呆到晚上八点,下午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交替着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或六天。她每年有半个月的带薪休假,在这个街区还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工资给得很公道,她的雇主是挺通情达理的人,这年头工作难找,安娜·K没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可是,从一年前开始,她只要一弯下腰就感到眼冒金花,胸口发紧。接着浮肿也开始出现了。比尔曼夫妇让她继续掌勺做饭,但是把她的工资削减了三分之一,他们另雇了一个年轻女人做家务。他们允许她呆在她的房间里,对那个房间比尔曼夫妇拥有支配权。浮肿变得越来越严重。在进医院之前的几周里,她已经卧床不起,不能工作了。她生活在恐怖之中,生怕比尔曼夫妇的仁慈心肠会被她的久病不愈消磨光了。

她的房间在蓝色海岸饭店[1]的楼梯底下,那地方本来是打算安空调机的,不过空调机始终没有安上。那扇门上有一张招贴画:用红漆画成的一个骷髅和两根十字交叉的骨头,下面是那段铭文

① 蓝色海岸饭店,一家以法国为总部的跨国连锁饭店。

"DANGER——GEVAAR——INGOZI"[1]。那里既没有电灯也没有通风装置:空气永远带着霉臭味。迈克尔替母亲打开房门,点上一根蜡烛,在她为自己铺床的时候,他走到门外。在她回来的这第一个晚上,和接下来的一周的每天晚上,他都陪着她:在煤油炉上给她热汤,千方百计使她舒服一点,干各种必不可少的活儿。当她禁不住一阵阵热泪奔流的时候,他总是抚摩着她的双臂,以此安慰她。有一天晚上,从海角汽车站发车的公共汽车根本没有出车,他不得不在母亲的房间里过夜,和衣睡在垫子上。他半夜里被冻醒过来,直感到寒气刺骨。再也睡不着了,又因为外面宵禁没法离开这里,他只好哆哆嗦嗦地坐在椅子上,挨到天明。一整夜,他母亲不断地呻吟着,打着呼噜。

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那个小房间迫使迈克尔·K和母亲两人身体靠得很近,他很讨厌这种情况。当他不得不扶母亲下床的时候,他发现看着母亲那发肿的双腿有些让他心绪烦躁不安,于是把视线转向别处。她的大腿和双臂上布满了搔抓的痕迹(有一阵,她甚至夜里带上手套)。但是他并不逃避任何他认为是自己义务的事情。多年前,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的自行车棚后面,这个问题就曾经使他苦恼过,换句话说,他到底为什么被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呢?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照顾他的母亲。

无论儿子说什么,都无法平息安娜·K心中的担心和恐惧:如果她失去了这个房间,她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在萨默塞特医院的走

① 分别为英语、南非英语,意即"危险——危险——英格吉"。

廊里，在那些垂死的人们当中度过的那些夜晚，已经使她头脑中的这种念头走到了极点：在战时，对于一个得了这种不堪入目疾病的老婆子来说，这个世界将会多么冷酷无情。由于已经不能干活了，她看到，自己现在能够免于冻死在路边的阴沟里，完全是仰仗着比尔曼夫妇那靠不住的慈悲心肠，仰仗着这个呆头呆脑的儿子的孝心，还有最后一招，就是靠着她藏在床底下手提箱里的那个手提包里的那点积蓄，那些装在钱包里的新票子，旧票子现在是一文不值了，当初，她因为疑心太重没有把旧票子都换成新票子。

所以，一天晚上迈克尔来到她的房间，告诉她自己被园林处解雇了的时候，她就在内心里做出了决定，要去干一件到目前为止她一直只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梦想着的一个计划，离开这个对她来说已经毫无指望的城市，回到她度过童年时代的乡下去，那里比城里和平幽静得多。

安娜·K生在艾尔伯特王子地区的一个农场里。她父亲不是个安分的主儿；好酒贪杯得出了圈；在她的早年，他们一家人不断从一个农场搬到另一个农场。她母亲总是浆浆洗洗，再不就是在五花八门的厨房里干活，安娜给她打下手。后来他们搬到了奥茨胡恩镇，在奥茨胡恩，安娜上过几天学。在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以后，她来到开普敦。在这儿她有了第二个孩子，是她和另一个丈夫生的，然后是第三个孩子，不过夭折了，再以后，就是迈克尔。在安娜的记忆里，奥茨胡恩镇以前的生活一直是她生活中最幸福的部分，那是一个温暖而富足的时期。她记得自己坐在养鸡场飞扬的尘土里，鸡群咯咯咯地叫个不停，在尘

土里刨来刨去;她记得在灌木丛下寻找鸡蛋时的情景。此刻她躺在床上,在这间简直没有空气的房间里,熬过这冬天的下午,雨水从外面的台阶上滴落下来,她梦想要逃离这里的一切,逃离那无情的暴力,那拥挤的公共汽车,那些购买食品的长队,那些傲慢的商店老板,那些窃贼和乞丐,那些夜晚的警报声,那宵禁,还有那潮湿和寒冷;她要回到乡下去,在那里,即使她要死了,至少也能够死在那蔚蓝的天空下。

在她描绘给迈克尔听的计划里,她绝口不提死或者自己来日无多的事情。她只是主张他应该趁着没有被辞退,自己首先从园林处辞职,然后陪着她坐火车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在那儿她可以租一间房子,而他可以在一家农场找份工作。要是碰巧他住的地方足够大,她就可以和他住在一起,帮他管家;如果做不到那样,他也能够在周末来看望她。为了证明她这么说不是开玩笑,她让他把手提箱从床底下拖出来,并且当着他的面,把那一钱包的新钞票点了一遍。她说,这钱她一直放在一边就是为了派这个用场。

她指望迈克尔会问她,她怎么能相信那么一个乡村小镇会敞开胸怀接纳两个陌生人呢,其中一个还是个生病的老太太。她甚至早就准备好了回答的话。但是,迈克尔对她的话连片刻的怀疑都没有。就像他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时一样,那么多年他都对母亲深信不疑。当时母亲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一开始,他对母亲这么做的原因懵懂无知,但是到最后,他才明白了母亲用心的良苦。所以现在,他对母亲为他们俩所做的计划,没有二话就接受下来,他知道那当中包含着母亲的智慧。他看见的,不是摊在被子上的那些钞票,而是出

现在他心目中的一座刷得雪白的农舍，坐落在宽阔的草原上，农舍的烟囱冒着袅袅的炊烟，而他的母亲站在门前，满脸微笑，神采奕奕，准备迎接他结束了漫长的白日工作后回家来。

第二天早上，迈克尔没有上班报到。他把母亲交给他的钱卷成两卷塞进袜子里，然后就直奔火车站，直奔干线售票处。在售票处，售票员告诉他，很高兴能卖给他两张去艾尔伯特王子城或离那里最近的车站的车票（他问道："到艾尔伯特王子城还是艾尔弗雷德王子城?"），不过K不能指望登上火车，除非他预订了座位并且取得了离开开普半岛警察特区的通行证。他能够给迈克尔的有预定座位的最早车票是八月十八日的，距今还有两个月；至于要想获得通行证，只能通过警察局。K恳求他希望能够早一些动身，但是都是白费口舌：他母亲的健康状况并不能构成特殊的理由，售票员告诉他；恰恰相反，他倒要奉劝迈克尔，根本就不要提她的病情。

从火车站出来，K来到卡利登广场，他在一个长队里站了有两个小时。他站在一个女人后面，那女人带着一个抽噎不止的婴儿。人家递给他两份表格，一份是给他母亲的，一份是给他自己的。"把火车订座单别在蓝色表格上，拿着它们到E-5号房间去，"服务台的那个女警察说。

天下雨的时候，安娜·K把一条旧毛巾塞到门底下，避免雨水渗进来。房间里充满了迪托尔肥皂[1]和爽身粉的气味。"我觉得住在这儿

① 迪托尔肥皂，一种英国生产的著名品牌肥皂。

就好像一只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她悄声说道，"我等不到八月了。"她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过了一会儿，K发现自己简直无法呼吸。他走到拐角的小店。那儿没有面包。"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牛奶，"那个店员说——"明天来吧。"他买了饼干和炼乳，然后站在雨篷底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水下个没完。第二天，他到E-5号房间去取表格，他们告诉他，在艾尔伯特王子城的警方看过并批准了他的申请以后，通行证会通过适当的程序寄过来。

他回到德沃尔公园，正如他期望的那样，人家告诉他，到这个月底就会安排他退职。"没关系，"他告诉头儿——"甭管怎么样，反正我们要离开这儿了，我母亲和我。"他记得当年母亲一次次到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来看望他的情形。有时候她带来果汁软糖，有时候带来巧克力饼干。他们一起在运动场散步，然后到大厅喝茶。在探访日，男孩子们都穿着最好的咔叽布衣裳和棕色的凉鞋。有些男孩没有父母来看望他们，或者是被家人遗忘了。"我父亲死了，我母亲在工作，"关于他自己的情况，他这么告诉人家。

在那个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他用一些靠垫和毯子给自己做了一个窝，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个傍晚，他坐在黑暗中听着母亲的呼吸声。她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在坐着的地方也睡着了，错过了回去的公共汽车。他常常在早上头疼脑涨地醒过来。白天，他就在街道上闲荡。所有的事情都悬而未决，他们等待着通行证，但是通行证就是不来。

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光顾了德沃尔公园，绞断了园丁们放工

具的那个棚子的门锁。他拿了一些手用工具和一辆独轮手推车，他把这辆小车推回了海角车站。他在公寓后面的一个小巷里干起活来，他拆散了一个旧板条箱，拼成一个两英尺见方的平板，还有一个立起来的靠背，他把这个有靠背的平板用粗铁丝固定在那辆独轮手推车上。然后他极力哄母亲坐着这个车子到外面兜兜风。“外面的新鲜空气会对您有好处，”他说，“没有人会看见，都过了五点了，前门那儿空无一人。”“人家能够从公寓里看见，” 她回答说，“我可不想让我自己丢人现眼。”可第二天她动心了。她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和拖鞋，拖着脚走进黄昏的灰暗之中，她允许迈克尔把她安放在独轮车里。他推着她穿过海滨路，沿着海边的兜风大道继续前行。附近除了一对遛狗的老年夫妇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安娜·K僵硬地紧抓住那个平板的两边，在有些发冷的海洋空气中呼吸着，而她的儿子用小车推着她，沿着兜风大道走了一百多米，然后停下来，让她看那汹涌的波浪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然后又推着她走了一百米，再次停下来，然后推着她走回去。当他发现母亲有多么沉重，那辆独轮车又是多么不稳的时候，他被搞得十分狼狈。有一刻，小车翻倒下来，几乎把她摔出去。“肺里吸进新鲜空气对您特别有好处，”他说道。第二天下午，大雨滂沱，他们只好呆在家里。

他想到用一个箱子作车身，加上一对自行车轱辘，做一辆手推车，但想不出该上哪儿去弄一根车轴。

然后，在六月最后一周的一个黄昏，一辆军用吉普车高速开上海滨路，撞上了一个正在横穿马路的青年，把他撞飞到一些停在街边的

车辆当中。那辆吉普车自己猛地打了个转儿，在蓝色海岸饭店外面长得过于茂盛的草坪上突然刹住车。就在那片草坪上，吉普车上的两个乘客，和那个青年的怒气冲冲的伙伴们对峙上了。出现了一番打斗，很快围上了一群人。那些停着的小汽车被人砸开，推着车帮，把小汽车推到了街道上。警报器声宣告宵禁的时间到了，但是人们根本不加理会。一辆救护车在一辆摩托车护送下赶到了，但是还没有到达那道栅栏那儿就调转车头，疾驰而去，人群里飞出了一片如雨的乱石，砸向它后面。接着，从一个四层公寓的阳台上，一个男人用左轮手枪开枪射击。人群发出尖叫四散奔逃，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人群扩散到海滨的公寓区，沿着走廊跑着，砰砰地拍打着一扇扇房门，打碎窗户和电灯。那个拿左轮手枪的男人，被人从他藏身的地方拖了出来，乱脚之下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从楼上扔到人行道上。那些公寓的居民，有些决定躲在上锁的门后，瑟缩在黑暗之中；另外一些干脆逃跑到大街上。一个女人，在一条走廊的尽头被那群暴民抓住了，他们把她身上的衣服扒得精光；有人放起火来，一个人在逃命的时候滑倒了，摔断了脚脖子。许多房门被人踹倒在地，一套套公寓遭到了洗劫。在紧贴着安娜·K房间上头的那套公寓里，抢劫者们扯下了窗帘，把衣服被褥堆在地板上，砸烂了各种家具，然后点了一把火。这堆火虽然没有蔓延开来，但是却冒出滚滚的浓烟，一片乌烟瘴气。在蓝色海岸饭店、金色海岸饭店和科帕卡巴纳饭店[1]外面的草坪上，有一帮

① 科帕卡巴纳饭店，一家以法国为总部的跨国豪华饭店，创办于1923年。

经常滋事生非的暴民，他们有些人脚下放着成堆偷抢来的东西。他们从有假山的花园里扔出一块块石头，砸破了那些临海的大窗户，直到再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才肯罢手。

一辆闪着蓝色警灯的警车开到了距离骚乱的人群五十米的地方。一把自动手枪开枪射击，接着从几辆小汽车组成的路障后面，连连发出回击的射击。警车慌张地倒退逃跑了，同时在一片尖叫和呐喊声中，人群也退下了海滨路。随后的二十分钟里，夜幕完全降临了，然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和防暴队赶到了。他们一个楼层一个楼层地占领了受骚乱影响的街区，没有受到来自敌方的任何抵抗，那些骚乱者已经逃跑，退回到幽深的小巷里去了。一个抢劫者，是个女人，逃跑得不够快，被开枪打死了。从周围的一条条街道上，警察收拾起抢劫者们在惊慌中抛弃的东西，把它们堆在草坪上。直到深夜，那些公寓的住户们都在打着手电筒，寻找和领回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午夜的时候，这次行动正准备宣布结束，有人发现了一个骚乱分子，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肺部，在这条大道远端的一条过道里，他蜷缩在一个没有灯光的角落，他被抬走了。一些警卫被留下来值夜，警察和防暴队的主力撤退了。黎明时分，起风了，接着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如林的雨柱穿过蓝色海岸饭店、金色海岸饭店、科帕卡巴纳饭店的破窗户，也穿过埃格勒蒙特和马里布高地饭店(迄今为止，它们一直为那些绕过好望角，东来西往的航船提供着前面就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的希望)的破窗户，抽打着裸露的窗帘，浸湿了地毯，偶尔也会淹没地板。

在发生这一连串事件的过程中，安娜·K和她的儿子像老鼠一样，一声不响地蜷缩在楼梯底下的小屋里，一动不动。甚至当他们闻到了那滚滚浓烟的时候，当一阵纷乱沉重的皮靴声从他们脑畔上经过，一只手把锁着的房门弄得咯咯直响的时候，他们依然一动不动。附近几个街区里充满了喧嚣声、尖叫声、射击声和打碎玻璃的声音，他们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俩肩并肩坐在床上，简直不敢悄声说话，但他们在内心里越来越深信不疑：真正的战争已经来到了海角，他们躲不过去了。直到午夜以后很久，母亲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迈克尔感到双耳刺疼，依然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下面露出的一条灰色光亮，无声地呼吸着。当母亲开始打呼噜的时候，他就捏一下她的肩膀，让她停下来。

他就这么直挺挺地坐着，背靠着墙，最后终于睡着了。当他醒来时，门缝下面漏进来的光亮明亮多了。他打开门锁，爬了出去。过道里布满了碎玻璃。在这栋大楼的入口处，两个带着钢盔的士兵坐在帆布睡椅上，背对着他，凝视着外面的大雨和灰暗的大海。K溜回母亲的房间，在垫子上又睡着了。

这天晚些时候，蓝色海岸饭店的房客们开始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有的把自己的东西装箱，有的只是盯着眼前的破坏景象默默哭泣。这时候雨住了，K动身到绿角的奥利方特路，去找圣约瑟夫贫民救济会，早些时候，人们在那里能够不经任何盘问就得到一杯浓汤和过夜睡觉的床铺。他希望能把母亲安顿在那里一段时间，暂时离开那栋被破坏的大楼。但是圣约瑟夫石膏像上的胡子和手杖都不见了，门

柱上钉着的铜牌也被人卸走了,所有窗户的百叶窗都紧闭着。他敲了敲隔壁的一扇门,听见里面的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但是没有人来开门。

过去,K在上班的路上要横穿市区,每天都会和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擦肩而过,这些不幸者的大军在最近几年已经占据了市中心区的街道,他们乞讨要饭,偷东西,在救济机构前面排大队等候,或者只是坐在公共建筑的走廊里,借以取暖。到晚上他们就在码头、造船厂周围废弃的仓库或大楼寻找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在布里街以北的那些无主的大院和破楼里藏身,警察对那里从不冒险涉足。在去年,官方已经最终强制实行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大开普敦市已经到处泛滥着来找随便什么工作的乡下人。这里没有工作,没有任何接待机构解决得了这个问题。K心想,要是他和母亲落入了这个千万张饥饿的嘴巴组成的汪洋大海,他们还能有什么机会什么指望?他推着坐在独轮车里的母亲,走街串巷沿街乞讨,能够坚持多久?他一整天都漫无目的地四处闲荡,然后回到那间隐没在昏暗中的房间。他摆出汤、干面包片和沙丁鱼罐头作晚餐。他用一条毯子把炉子遮挡起来,以防炉火的光亮会引起别人对他们的注意。

他们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那张批准他们离开城市的通行证上。但是比尔曼夫妇的邮箱却上着锁。警方说好了,如果他们要寄通行证的话,就寄到比尔曼家的信箱。在那个疯狂抢劫之夜以后,比尔曼夫妇受了惊吓,被他们的一些朋友接走了,也没有留下话儿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所以安娜·K派儿子到那所公寓去取邮箱钥匙,并且告诉他

一些注意事项。

K过去从来没有进过这所公寓。他发现公寓里一片混乱。大风穿过破碎的窗户吹着地上的积水,积水中放着破碎的家具,露出内瓤的垫子,玻璃和陶器的碎片,凋残的瓶栽植物,泡得发涨的床上用品和地毯。一摊蛋糕粉、早餐麦片、糖、猫睡觉用的褥草和泥土的混合物,黏糊糊地直粘他的鞋。在厨房,冰箱前门朝下倒在地上,它的发动机还在嗡嗡地响着,一条黄色的浮垢流过它的铰链,流到在瓷砖地上有半英寸深的积水里。一排排的瓶子、罐子被人从架子上扫落在地;那里有一股葡萄酒的刺鼻气味。在发亮的白墙上,有人用烘箱清洁剂写上了几个字:见鬼去吧!

迈克尔劝母亲亲眼来看看这里的大破坏。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上楼了。在起居室的门口,她站在一块揉面板上,眼泪在她的眼眶里打转转。"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她悄声说道。她不愿意走进厨房。"那么好的人呀!"她说道,"我真不知道他们将怎么收拾它!"迈克尔又扶着她回到她的房间。她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再三地问比尔曼夫妇现在待在哪儿,谁去收拾打扫那个烂摊子,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离开母亲,迈克尔又返回那所饱受蹂躏的公寓。他把冰箱扶起来,清空里面的污水,把碎玻璃扫到一个墙角,拖干地上的积水。他整整装了六垃圾袋,又把垃圾袋堆在前门。他把还可以吃的食品放到一边。他没有打算打扫起居室,而是尽可能用别针把窗帘别起来,挡住敞着大口子的窗框。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干这些活儿可不是为了那对老头老太太,而是为了我母亲。

很显然，除非把那些窗户都修理好，把那些已经开始发出难闻气味的地毯都揭掉，不然比尔曼夫妇根本就没法住在这里。然而，直到他第一次看见那个浴室的时候，他才开始把这个寓所和自己联系起来。

"只住一两个晚上，"他向母亲恳求道，"这样，您就有机会自己一个人睡觉了。直到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为止。我要把一个沙发床搬到那个浴室里。早上我会把所有的东西物归原处。我保证。他们根本不会知道。"

在那个放在浴室的沙发床上，他铺上几层床单和桌布。他把硬纸板子固定在窗户上，并且打开灯。有热水，他洗了个澡。早晨，他隐藏起他在这里住过的所有痕迹。邮递员来了。没有任何投入比尔曼夫妇邮箱的东西。天在下雨。他走出门去，坐在公共汽车站的棚子底下，看着雨落如注。到下午三四点钟，雨住天晴，比尔曼夫妇又没有来，于是他回到那所公寓。

一天又一天，都在下雨。没有来自比尔曼夫妇的任何消息。K打扫了阳台上的最深的积水，疏通了雨水落水管。虽然海风穿过这所公寓的各个房间呼呼吹拂，但是霉菌的难闻气味却变得越来越浓重。他打扫了厨房的地板，把垃圾袋都搬到了楼下。

他开始不仅在这个公寓里过夜，而且白天的时间也在这里消磨。在厨房的一个橱柜里，他发现了几堆杂志。他躺在床上或者躺在浴缸里，一页页地翻看着那些漂亮女人和诱人食品的照片。那些食品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他让母亲看一张照片，那是一块侧面点缀着樱桃、

菠萝圈的闪闪发亮的烤猪肉，并且由一碗奶油拌木莓和一张鹅莓馅饼衬托着。"人们根本就不吃那样的东西，"他母亲说道。他不同意母亲的说法。"猪可不知道有战争，"他说道，"菠萝也不知道有战争。食物在与日俱增。总得有人来吃它。"

他回到自己住的那家旅馆，付掉拖欠的房租。"我已经把工作辞了，"他告诉那个看门的，"我母亲和我要到乡下去，甩开这些没完没了的事情。我们就等着通行证了。"他取出了自己的自行车和手提箱。他在一个废料场停留了一会儿，买了一根一米长的钢棍。那辆安有板条箱座位的独轮车，已经被他扔在公寓后面的小胡同里；现在他又重新计划用他的自行车轮子做一辆小车，好让母亲坐在里面，带着她散步。但是，虽说自行车轮子的轴承在这个新车轴上转动得很灵活流畅，他却没办法阻止它转着转着就从车轴上掉下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足足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用铁丝做固定轴承的卡子，还是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我总会想出办法的，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把那辆拆散的自行车扔在比尔曼家厨房的地上，走了出去。

在前面房间那些破碎的东西当中，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音量指针拨到尽头，电池已经快没电了，他很快就放弃了摆弄它的打算。但是在翻腾厨房抽屉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一本使用指南，这使他能够把这台收音机插上电源插销。这下他就能够在黑暗中躺在浴室里，听着悦耳的音乐声从另一个房间里飘来。有时候，音乐声把他送入梦乡。常常在他早晨醒来时，音乐依然在播放，或者是有人在瓮声瓮气地用

一种他连一个词儿也听不懂的语言发表讲话，他只能从那当中听出一些很遥远的地名：维克斯特罗姆，彼得斯堡，威廉王城。[1]有时候，他发现自己正在独自没腔没调地瞎唱。

看厌了杂志，他又开始一页页地翻阅从厨房水池子底下找出来的旧报纸，这些报纸可是有些年头了，那上面讲的事件他没有一件有印象，不过他还是认出几个足球运动员。一张报纸的头条写的是《追踪卡麦斯克龙的杀人凶手》，下面是一个戴着手铐的男人的照片，他穿着一件撕破的白衬衫，站在两个表情僵硬的警察中间。虽然他戴着的手铐使他的肩膀有些向前向下倾斜，但是那个卡麦斯克龙的杀人凶手注视着他面前的照相机，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在K看来好像他取得了什么胜利似的。在下面，是第二张照片：一枝带背带的步枪，后面是空白的背景，图片的说明是“杀人凶手的武器”。K把印有这个故事的那页报纸贴在冰箱门上，在随后的一连几天里，他断断续续地摆弄那对自行车轮子，当他在工作中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就会不断与那个来自卡麦斯克龙的男子的目光相遇，无论他在哪儿。

苦于想要做点事情，他便试着把比尔曼夫妇那些浸水的书籍晾干。他把那些书挂在一根横贯起居室的绳子上面；但是这个过程花得时间太长，他没了兴趣。他从来不喜欢书籍，这里有许多小说描写军人和一些叫拉维尼亚一类名字的女人，他发现在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然而他确实花了一些时间，从那些介绍爱奥尼

① 维克斯特罗姆，彼得斯堡，威廉王城，均为南非城市。

亚群岛[1]、摩尔人的西班牙、千湖之国芬兰、巴厘岛[2]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的插图书籍上撕下了一些照片。

然后，一天早晨，迈克尔·K听见前门的锁头发出摩擦声，他吃了一惊，赶快爬起身来，这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穿工作服的男人，这些人一言不发地把他推到一边，走过去，并且开始动手清理公寓里的东西。他急急忙忙地把自己的自行车零件从他们面前搬走。他母亲穿着在家穿的宽松便服，拖着脚走过来，她在楼梯上拦住其中一个男人。“老板在哪儿？比尔曼先生在哪儿？”她问道。那个男人耸了耸肩膀。K走出大门来到街上，问那个搬运车的司机：“你们是比尔曼先生派来的吗？”“你看着不像吗，伙计，”那个司机说道。

迈克尔扶母亲回到床上。“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道，“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让我知道。要是有人敲门，并且说我必须马上离开，他想要自己住这个房间，我该怎么办？我该到哪儿去？”他久久地坐在母亲身旁，抚摸着她的胳膊，听着她的悲叹。然后，他拿着那两个自行车轱辘、那根钢棍和工具，来到外面的胡同里，坐在一片阳光底下，重新解决怎么防止车轮从那根车轴上滑掉的问题。他干了整整一下午；到傍晚时分，他用一条钢锯条，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算在那根钢棍的两端各锯出了一条道道，沿着这条浅槽他能够用铁丝缠绕固定住一英寸高的挡头垫圈。把车轮子安在这挡头垫圈之间的钢棍

① 爱奥尼亚群岛，美国风景旅游胜地。
② 巴厘岛，印度尼西亚风景旅游胜地。

上，剩下的事情就是用铁丝一圈接一圈地绕着这根钢棍，固定住严丝合缝地顶着轮子的垫圈，这个问题看来是解决了。那天晚上，他几乎既没吃饭也没睡觉，他急不可耐地继续着手头的工作。第二天早晨，他拆掉了旧手推车上的那个平板座，把它做成一个三面有边的窄窄的箱子，还安上两个长扶手，他用铁丝把这两个扶手固定在车轴的上方。现在他已经做成了一个轮椅，它虽然谈不上制作得很坚固，但是足以承载他母亲的重量。就在这天傍晚，寒冷的西北风呼呼大作，除了那些最勇敢的散步者，所有的人都缩在家里不出门，但是他却给母亲穿上大衣，并且用厚毯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居然能够再次推着母亲进行一次海边之行。这次兜风使微笑浮上了她的嘴唇。

现在是时候了。他们刚刚回到那个房间，他就说出了自从他做第一个手推车时就一直在思考着的计划。他说，他们等人家给他们发通行证是白费时间。那个通行证根本就不会寄来。而没有通行证他们就不能坐火车走。现在他们指不定哪天就会被人家从这个房间中赶走。既然如此，她为什么不让他推着她，坐在这辆小车里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呢?她已经亲眼看见了这小车有多么舒服。这里的潮湿空气对她身体不好，对于未来的无穷无尽的担心也对她身体不好。一旦在艾尔伯特王子城安顿下来，她的健康会很快恢复起来。他们在路上最多走上一两天。人们都是宽宏大量的，路上人们会停下车来，让他们搭车的。

他和她争论了好几个小时，对于自己在恳求母亲时表现出来的机灵劲儿，他自己都十分惊讶。他怎么能指望她在数九寒天里就睡在

露天地里呢?她不同意。而他反驳道,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可能只要一天就到了艾尔伯特王子城——毕竟，到那里坐小汽车只有五个小时的路程。但是,如果天下雨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她问道。那样,他就会用一种伞形遮蔽物罩住这辆小推车，他回答说。要是警察拦阻他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警察干什么要拦阻两个想找机会离开这个人口爆炸的城市的草民呢，人家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警察为什么想要我们躲在别人的房檐底下过夜、在大街上要饭、让我们自己成为讨人厌的人呢?"他说得那么句句在理,最后安娜·K也只有屈服了,不过她说还有两个条件：他得最后到警察局看看那个通行证是不是没来;还有,就是她要亲自为这次旅行做准备,不能忙忙叨叨的。对这两条,迈克尔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去等那班可能根本不来的公共汽车,而是沿着大道,从海角慢跑到城里去,他感到自己心脏强健四肢有力,从中体会到一种由衷的喜悦。在那块写有"证件-迁移"的牌子底下,已经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直到一个小时以后,他才来到柜台前,面对着一位长着一双谨慎小心的眼睛的女警察。

他拿出两张火车票。"我只是想要问问通行证是否办下来了。"

她把他熟悉的表格推到他面前。"填写这些表格,把它们交到E-5房间去。拿上你的车票和订座条。"她的目光越过K的肩膀看着他后面的那个人,"什么事?"

"不,"K说道,极力想要重新引起她的注意,"我已经申请过这个通行证了。我只是想知道通行证是否来了?"

“你要得到一张通行证之前首先必须有一张订座单！你已经有订座单了吗？是什么时候的？”

“八月十八号的。不过我母亲——”

“八月十八号还有一个月呢！如果你申请一张通行证，而这个通行证批准了，通行证就会来，通行证就会按您的住址寄到！下一位！”

“可这正是我要知道的事情！因为如果通行证来不了，我就必须另做安排。我母亲病了——”

那个女警察拍着柜台要他安静下来。“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最后一次告诉你，如果通行证批准了，那个通行证就会来！你没有看见这些人都在等着吗？你不明白吗？你难道是个白痴吗？下一位！”她靠着柜台支撑住自己，目光炯炯地越过K的肩膀看过去：“是的，您，下一位！”

但是K毫不让步。他的呼吸正在加快，他两目圆睁地看着。那个女警察很不情愿地，向他转过身来，对着那稀薄的胡子和那胡子遮掩不住的裸露的唇肉。“下一位！”她说道。

第二天，黎明前一个小时，K就叫醒了母亲，在她穿衣服的时候，他开始往小车上装东西，他用毯子和垫子铺好那个座箱，用绳子把手提箱横捆在车把上。现在这辆小车上有了一个黑色塑料布做的车篷，这使它看上去活像一个高大的儿童车。他母亲一看见这辆小车就站住了，不住地摇头。“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她说。他不得不用好话把她哄进去，这花了很长时间。他这时意识到，这辆车实际上不够大：它虽然承受得住她的重量，但是她不得不蜷着腿坐在

车篷底下，她的四肢都不能动。他在她的大腿上铺了一条毯子，然后在那上面堆了一包食物、煤油炉和一瓶装在盒子里的燃料，还有一些七零八碎、针头线脑碎布头什么的。隔壁的一些公寓里有闪烁的灯光。他们能听见海浪在岩石上撞碎的轰响。"只不过一两天，"他悄声说道，"咱们就会到那儿了。如果您能坚持住，就不要左右摇晃得太多。"她点了点头，但是依然把脸藏在两只毛线手套后面。他朝她俯下身去。"您想要留下么，妈？"他问道，"如果您想要留下，咱们能留下。"她摇了摇头。于是他戴上帽子，抬起车把，推着小车走出门，向雾气蒙蒙的大道走去。

他抄最近的路，经过那些旧储油罐周围的荒废区域，那里只不过是那些被烧掉的楼房废墟的开始部分，经过码头区和发黑的仓库的空壳子，在去年，这些地方就被城里的街头匪帮占领了。没人阻拦他们。的确，在这么早的时候，很少有他们遇见的人会看上他们一眼。在街道上正在出现一些越来越陌生的运输工具：安着驾驶杆的购物车；车箱安在后车轴上的三轮车；大筐直接安在手推车的底架上；安有脚轮的板条箱；大大小小各种尺寸的独轮车。一头驴卖到新币八十兰特[1]，一辆有轮胎的小车要价一百多兰特。

K保持着稳定的步履，每半个小时停下来，揉揉发冷的双手，活动一下发疼的肩膀。在海角他把母亲安顿到小车上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由于所有的行李都装在前面，车轴没在重心上，太靠后了。他发

① 兰特，南非的货币单位。

现，母亲为了使自己坐得舒服一点在车厢里向下滑，她越是往下滑他要抬起的分量就越大。他尽量保持着脸上的微笑，以掩饰他的紧张感。"咱们得继续在大路上走，"他气喘吁吁地说，"这样就会有人不得不停下来帮咱们。"

到中午的时候，他们正在穿过雾气蒙蒙的帕顿·爱兰德工业区。两个工人正坐在墙头上吃三明治，他们默默地看着迈克尔母子俩的小车走过。他们的脚底下印着退了色的黑色字母：霹雳-闪电。K感到两个胳膊正在变得麻木起来，但是又脚步沉重地坚持走了半英里。在那儿，公路从黑河公园路下面经过，他扶母亲下了车，把她安顿在那座桥下面的路边草地上。他们吃着午饭。那些道路的空旷使他吃惊。四周如此宁静，他能听到鸟儿鸣啭。他在厚厚的草地上躺下来，合上了眼睛。

他被空气中隆隆的声音吵醒，坐起来。起初，他以为那是遥远的雷声。但是那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一阵阵地震动着他们头上的桥基。从他们右面，从开普敦城的方向，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两对身穿军服的摩托车手奔驰而来，他们的后背上斜挎着步枪，他们后面是一辆装甲车，炮塔里站着一个枪手。再后面，跟着一支由五花八门的重型汽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车队，绝大多数是空载的卡车。K爬到路边他母亲身旁，两人肩并肩地坐着看着，置身在巨大的嘈杂声中，那声音简直要使空气凝固了。护送车队几分钟才过完。后面接上来是几十辆汽车，有盖货车和轻型卡车，后面跟着一辆有帆布车篷的橄榄绿军用卡车，他们看见车篷下面坐着两排戴着钢盔的士兵，然后，又是一

对摩托车手。

领头的那些摩托车手在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其中一个扭过头盯了K和他母亲一眼。现在，最后两个摩托车手离开了车队。一个在路边上等着，另一个爬到路边草地上来了。他抬起头盔上的面罩，对他们说道："这条高速公路沿线禁止停留。" 他瞥了一眼那辆手推车。"这是你的车吗？"K点了点头。"你们要上哪儿去？"K小声地说了一遍，清了清嗓子，又说了第二次："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在卡鲁草原。"那个摩托车手吹了声口哨，轻轻摇晃了一下那辆手推车，他向下面的同伴喊了声什么。然后转身对K说道："沿着这条路，绕过那个拐角，那儿有一个检查站。你们在检查站站住，出示你们的通行证。你们有离开这个半岛的通行证吗？"

"有。"

"如果没有通行证，你们就不能在这个半岛以外旅行。到那个检查站去，让他们看你们的通行证和各种证件。听我的：你们要是想要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停留，就得离开这条路边五十米以外。这是规定：道路两侧五十米。在这个距离之内，你们会遭到射击，事先没有任何警告，不问任何问题。明白了吗？"

K点了点头。摩托车手们又登上摩托车，轰鸣着奔驰而去，追上车队。K无法与母亲的眼睛对视。"要是早知道，我们本该挑一条更背静的路，"他说道。

本来他能够马上掉头回去的，但是他冒着第二次蒙受耻辱的危险，扶着母亲回到小车上，并且推着她直到旧飞机库那儿。在那儿，的

确有一辆吉普车停在路边,三个士兵正在一个行军炉上热茶。他再三恳求都是枉然。“你们倒是有没有通行证呀?”那个领头的下士问道。“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母亲是干什么的,只要你们没有通行证,你们就不能离开这个地区,我的话说完了。”K扭头看着母亲。在那个黑色车篷下面,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那个年轻士兵。那个士兵双手一扬,“别让我不痛快!”他喊道,“只要有通行证,我就让你们通过!”当K抬起车把,推着那辆小车穿过一道拱门的时候,那个士兵冷眼看着。这时,小车的一个轮子已经开始摇摆起来。

当他们经过标志着海滨路开端的红绿灯时,夜幕已经降临了。在围攻公寓楼时阻塞道路的那些被烧汽车的空壳,现在已经被推到了路边草坪上。在楼梯下面,钥匙依然插在那扇门上。那个房间依然像他们离开时那样,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着下一位房客。安娜·K穿着大衣和拖鞋就一头躺在了光光的褥子上;迈克尔把他们的东西搬进来。一场阵雨把软垫都湿透了。“咱们过一两天再试试吧,妈,”他悄声说道。她摇了摇头。“妈,那个通行证是不会来的!”他说,“咱们得再试试,不过下一次咱们走背静的路。他们没法封锁所有出去的路。”他在她身边的褥子上坐下来,就呆在那儿,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胳膊上,直到她睡着了;然后他走上楼去,睡在比尔曼夫妇的地板上。

两天后,他们又出发了,在黎明前整整一个小时就离开了海角。初次冒险的热情已经荡然无存。K现在知道,他们可能要在路上度过好几个夜晚。不仅如此,他母亲已经失去了旅行到遥远地方的兴趣。她抱怨胸口疼痛,她身体发僵,一脸不高兴地坐在车箱里,身上别着

K不让她淋着大雨而给她围上的塑料围裙。K迈着坚定的脚步，伴着轮胎在湿淋淋的柏油路面上发出的嗞嗞声，沿着一条新路线穿过市中心。沿着劳里爵士路和郊区大道，跨过莫布雷铁路桥，经过从前的儿童医院，继续前进，直到老克勒普喷泉路。在这里，一些用硬纸板和铁片盖成的简陋小屋丛集在高尔夫球场的草地上，只有一道被人破坏得千疮百孔七零八落的栅栏把他们和这些小屋隔开，在这儿，他们第一次停下来休息。他们吃完东西以后，K站在路边，把母亲搂在身旁，试图招手拦下过往的车辆。路上的车很少。三辆轻型卡车高速鱼贯而过，卡车的车灯和窗户上都罩着铁丝网。然后来了一辆收拾得干净整齐的马车，那几匹拉车的栗色马挽具上挂着成串的铃铛，一群孩子坐在车后面，不断讥笑他们，冲他们俩作鬼脸。经过好长一段无车的间隔，终于有一辆卡车停下来，司机主动提出让他们搭车，一直到水泥厂，他甚至帮K把小车搬到车上。坐在又干燥又安全的驾驶室里，用眼角的余光数着飞驰而去的一公里一公里的路标，K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母亲，目光碰到的，是母亲那一本正经的会心的微笑。

这天的好运就这么结束了。他们在水泥厂外面等候了一个小时；但是虽然那里不断有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但是经过的汽车却只有几辆运污水大粪的卡车。太阳正在下山，风开始变得十分寒冷，手脸有如刀割一般，这时K把小车拖到大路上，他们又出发了。他想，也许，人不必依靠别人的时候会更好。自从第一次出行之后，他已经把车轴向前移动了两英寸；现在，只要他推它走起来，这辆小车就轻如羽毛。一溜小跑，他追上了一个推着一辆独轮车的汉子，那车上装着

砍下来的树枝，当他超过去的时候，和汉子点了点头打个招呼。他母亲坐在黑色的小车厢里，被周围的高车帮挤得挺直身子，她闭着眼睛，头向前耷拉着。

一轮朦胧的月亮从茫茫云海中钻了出来，在干线公路上走了半英里之后，K停下小车，扶母亲下了车，他一头钻进杰克逊港附近茂密的灌木丛，要寻找一个停留过夜的地方。这里到处布满了蜿蜒纠结的树根和潮湿的泥土，空气中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腐烂气味，在这儿根本找不到一块净土。他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地回到路边。“这个地方实在不怎么的，”他告诉母亲，“但是咱们也不得不凑合在这儿忍一宿了。”他尽可能安全地藏起了那辆小车；然后一手搀着母亲一手提着手提箱，在黑暗中摸索着，重又走进了灌木丛。

他们吃下冷冰冰的食物，在一个用落叶铺成的床上安顿下来，他们明显地感到地上的潮气透过这张“床铺”渗入到他们的衣服里。午夜时分，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他们在灌木丛中的一棵小树下蜷着身子，尽可能地靠在一起，这时雨水滴滴答答落在他们顶在头上的毯子上。毯子完全被雨水湿透后，迈克尔手脚并用地爬回到藏小车的地方，取回那块塑料围裙。他让母亲把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听见她浅短而吃力的呼吸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想到母亲为什么不再抱怨，也许是因为她太累了，或者已经根本不在乎了。

他本来打算早早出发，在天亮以前到达通往斯泰伦博斯和帕尔的那个岔道。但是黎明时分，母亲依然靠在他的身边酣睡着，他不忍心叫醒她。空气变得越来越暖和，他发现要自己不打瞌睡越来越难

了。这样，直到九十点钟，他才扶着母亲走出灌木丛，回到大路上。在路边，正当他们收拾被雨水浸湿的卧具，把它放到小车上去的时候，一对过路的人主动跟他们搭话。那两人见到在一个这么背静的地方，碰上这么一个身体单薄瘦弱的男人和一个老太太，于是断定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迈克尔母子俩，绝不会有任何闪失。于是这两个家伙的打算立刻暴露无遗，其中一个突然向K亮出了手中一把刀子（他胳膊一甩，那把刀子嗤棱一下就从袖筒里到了他的手上），这时，另一个家伙已经把手放在了迈克尔的手提箱上。在那刀光一闪之间，K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自己又要当着母亲的面，上演出一场受人欺负凌辱的闹剧，又要被迫推着那辆小推车折回到海角的那个小房间去，自己又要坐在地上的席子上，双手抱着脑袋，一天天忍受母亲一声不响的重负。于是，一股怒火腾地冒出来，他把手伸到小车里，一下子就抽出了他惟一的武器——一截有十五英寸长的钢棍。这是他从那根车轴上锯下来的。他右手嗖嗖地挥舞着这截钢棍，高举左臂护住自己的脸，向那个拿着刀子的年轻人逼将过去，那家伙一见这个阵势便转着圈朝他的同伙身边退过去，这时安娜·K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这叫喊声。那两个陌生人向后退缩了。K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那两个家伙，不断挥舞着钢棍威胁着，他夺回了那个手提箱，又扶着吓得浑身打战的母亲上了车。那两个劫匪依然在不到二十步开外转来转去，不肯离去。这时他拉着那辆小车退向大道，慢慢地拉着母亲离开那两个匪徒。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在后面跟踪着，那个拿着刀子的家伙做着淫荡下流的动作，并且口口声声说他早晚

会要了K的小命。然后，突然之间，就像他们刚才出现时一样，他们一下子溜进了灌木丛，不见了。

在这条高速公路上没有任何车辆，只有人，很多人，走在过去没人走的地方，走在高速公路的正中间，他们穿着过礼拜日的最好的衣服。在路边，一片乱糟糟的野草长得有齐胸高了；道路的表面许多地方都龟裂了，野草从裂缝中滋生出来。K追上了三个小孩，这小姐妹仨穿着一模一样的粉红色连衣裙，正要到教堂去。她们探头探脑地向K太太的小车里窥视着，和她聊着天。在迈克尔没有拐弯朝斯泰伦博斯走去之前，在最后一段路上，那个最大的女孩一直一边走一边拉着K太太的手。他们分手的时候，K太太拿出钱包，给了每个小姑娘一个硬币。

孩子们告诉他们，星期天路上根本没有什么车队；但是在去斯泰伦博斯的路上，一支农场主的车队从他们旁边开过，那是一支由轻型卡车和小汽车组成的车队，前面是一辆大卡车开道，车上罩着沉重的铁网，在卡车露天的后车厢里站着两个拿自动步枪的男人，仔细地搜寻着前面的地面。K把小车推下大道，直到车队开过去为止。车上的乘客好奇地打量着他们，孩子们指指点点的，说着什么事情，K听不清。

已经落尽叶子的葡萄园在他们前前后后伸展着。一群麻雀从天空中飞来，在他们周围的灌木丛里休息片刻，然后又忽的一下飞走了。穿过田野，他们听到教堂的钟声当当轰鸣。这使K回忆起在休伊斯·诺雷牛斯残疾儿学校的日子，回忆起他坐在医务室的床上，拍着

枕头，看着尘土在阳光中起舞的景象。

当他脚步沉重地走进斯泰伦博斯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道上空荡荡的，寒风大作。他想不出他们该在哪里睡觉。他的母亲正在咳嗽，每咳过一阵之后，她就会喘不过气来。他在一家咖啡馆前面停下来，进去买了几个咖喱牛肉馅饼。他吃了三个，母亲吃了一个。她一点胃口都没有。“您要不要去看医生？”他问道。她摇了摇头，拍着自己的胸口。“就是我的嗓子里发干，”她说道。看来她指望着明天或者后天就能到达艾尔伯特王子城，他没有给她泼冷水。“我忘了那个农场现在叫什么名字了，”她说道，“但是咱们能够打听打听，人们会知道的。靠着那个大车库的一面墙有一个养鸡场，一个长条形的养鸡场，在那个小山上有一个水泵。咱们在那个小山脚下有一栋房子。在后门外面有一棵刺梨树。那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他们在一个胡同里，睡在一个用按扁的纸板箱做的床上。迈克尔本打算用一块长纸板盖在他们的床上，但是大风把它吹翻了。母亲一整夜咳嗽不止，使他一夜未眠。一次，一辆巡逻的警车缓缓从街道上开过，这时，他不得不用一只手轻轻捂住母亲的嘴。

天刚蒙蒙亮，他就把母亲抱回到小车上。她的头无力地耷拉着，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身在何处。他拦住了看到的第一个路人，问他到医院的路该怎么走。安娜·K再也无法坐直了，因为她完全垮了，小车失去了重心，迈克尔使出吃奶的力气才避免使小车翻倒。她在发烧，呼吸十分困难。“我的嗓子干得很，”她悄声说道。然而她的咳嗽不太厉害了。

在医院里，他坐在母亲身边支撑着她，直到轮到她被人带走。当他再次看见她的时候，他看见她躺在一个带轱辘的平台病床上，鼻子上插着一根橡胶管，已经失去了知觉，置身在一片平台病床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不知该怎么办，在走廊里荡来荡去，直到他被人撵出来为止。在冬日太阳的依稀温暖中，他整个下午的时间都消磨在院子里。有两次，他悄悄溜回去，查看那个带轱辘的平台病床有没有被人移走。第三次，他踮着脚尖走到母亲面前，向她俯下身去。他发现她丝毫没有呼吸的迹象。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脏，他赶紧向那个坐在桌前的护士跑过去，用力拖着她的袖子。“请你来看看，快点儿！”他说道。那个护士挣脱开他。“你是谁呀？”她低声嘘道。她跟着他向那个带轱辘的平台病床走去，号了号他母亲的脉搏，眼睛盯着远处。然后，她一言不发，回到自己的护士台前面。她在写字的时候，K眼巴巴地站在她前面，好像一条哑巴狗。她向他转过身来，“现在听我说，”她用一种紧巴巴的耳语说道，“你看见这里所有这些人了吧？”她朝走廊和病房做了个手势，“这些人都等着要人照顾。我们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照顾他们。当我下班的时候，——嘿，听我说，不要走开！”——这回是她把他拖回来了，她的声音开始变得高起来，她的脸离他的脸很近，他能够看见愤怒的眼泪开始出现在她的眼眶里——“我下班的时候累得都吃不下饭，倒头便睡连鞋都不脱。我只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一个。你明白么，还是我说的太难以理解？”K的眼睛看着一边。“对不起，”他低声下气地道歉，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他回到院子里。

手提箱放在他母亲那儿。除了昨天晚上吃饭找回来的那点零钱，他手里没有钱。他买了一个炸面包圈，渴了就就着水龙头喝点自来水。他在附近的大街上走了走，他的双脚在落满人行道的干树叶的海洋里踢来踢去。他发现了一个公园，于是坐在一条长凳上，穿过那些光秃秃的树枝，抬头凝望着淡蓝色的天空。一只小松鼠对他吱吱而语，他吓了一跳。他突然焦急起来，担心会不会有人已经把那辆小车偷走了，于是急匆匆跑回医院。在停车场，那辆小车依然放在他早晨放车的那个地方。他拿出几条毯子、垫子和那个煤油炉，但是随后却不知道该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

到六点钟，他看见上日班的护士们都纷纷走了，感到可以自由地溜回去了。但他母亲并不在那条走廊里。在护士台，他问在哪儿能够找到她，人家把他打发到这家医院的另一侧，可是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回到原来那个护士台，人家告诉他明天早上再来。他问，是不是可以在大厅的一条长椅上过夜，他的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他在胡同里睡着了，他的头套在一个纸板箱里。他做了一个梦：在休伊斯·诺雷牛斯的残疾儿学校，母亲来看望他，还带来一盒子吃的东西。“这辆小车太慢了，”她在那个梦里说，“艾尔伯特王子要来抓我了。”那个盒子轻得出奇。他醒来时周身冷得刺骨，简直两条腿都快伸不直了。远处，一只谁家的大钟在敲三点或者四点。在晴朗的夜空中，群星在向他闪耀。他很惊讶这个梦并没有让他心慌意乱。他身上裹着一条毯子，首先在这条胡同里来回走了一遍，然后信步走上大

街，沿街窥探着那些昏暗的商店橱窗，在那些橱窗里，在那些钻石铁格窗后面，服装模特们展示着春季的时装。

终于，人家让他进入医院了，这时他发现母亲在女病房里，身上穿的不再是原来的黑大衣，而是医院的白色罩衫。她合眼躺在那里，鼻子上插着熟悉的橡胶管子。她的嘴巴松垂，脸盘憔悴萎缩，就连她胳膊的皮肤好像也起皱了。他紧握着她的手，但是她毫无反应。在这个病房里摆着四排病床，床与床之间的间隔只有一英尺宽；根本没有可坐的地方。

十一点钟，一个护理员拿来了茶，把一个杯子放在他母亲的床边，还有一块放在茶碟里的饼干。迈克尔扶起她的头，并把杯子放到她的唇边，但是她不愿意喝。他等待了很长时间，他的肚子咕咕直叫，茶也变凉了。这时候，那个护理员准备要回去了，他咕嘟咕嘟喝下了那杯凉茶，又把那块饼干吞了下去。

他查看了一下插在病床底座上的图表，但是搞不清楚那些图表记录的是他母亲的病情还是别的什么人的病情。

在走廊里，他拦住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要求给他点活儿干。"我不要钱，"他说道，"只是要做点什么事情。扫地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清理花园也行。""你去吧，问楼下的办公室，"那个男人说道，把他推到旁边，走了过去。K却无法找到他说的那个办公室。

在医院的院子里，一个男人和他说起话来。"你到这儿来是因为哪儿疼吗？"他问道。K摇了摇头。那个人挑剔地看着他的脸。然后他絮絮叨叨地讲起他的故事。一辆拖拉机撞倒了他，把他的一条腿撞成

粉碎性骨折，还撞断了他的髋骨。他讲到医生插到他骨头里的那些针，是一些永远不会生锈的银针。他靠着一根弯成奇怪角度的铝拐棍走路。“你知不知道我在哪儿能搞到点东西吃，”K问道，“从昨天起我就没有吃过饭。”“伙计，”那个男人说，“你干吗不给咱们俩去买个馅饼呢？”说着，他递给K一个一兰特的硬币。K到面包店买回两个热鸡肉馅饼。他和他这个新朋友肩并肩地坐在长椅上，吃起来。这个馅饼的滋味实在太香了，他吃得眼泪都冒出来了。那个人给他讲起自己的妹妹患有一种控制不住的颤抖症。K却听着树林中鸟儿的宛转啼鸣，心里极力回忆以往什么时候自己曾享受过这种快乐。

这天下午，他在母亲床边度过了一个小时，傍晚又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她的脸发灰，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呼吸。有一次，她的嘴动了一下：挺吓人的，K观察到她那干瘪嘴唇之间的那条口水的细线缩短了又拉长了。她似乎在低语着什么事情，但是他却无法辨别出她说的是什么。那个要求他离开的护士告诉他说，她处于稳定状态。“那这是怎么回事？”K问道。他乘着那个护理员一转身的工夫，偷偷拿过来母亲和临床老太太的茶杯，咕咚咕咚仰脖喝下去，样子活像一条干坏事的狗。

当他回到昨天睡觉的胡同，发现那些纸板箱已经被人清理走了。他在街边一个进深较大的门道里过夜。他头上的铜牌上写着：勒罗克斯与哈丁——普罗科莱尔家。巡逻的警察经过的时候，他醒了，但又很快睡着了。这天的气温不像前一天夜里那么冷。

他母亲的床上躺着一个头上包着绷带的陌生女人。K站在那张

床的床脚前直发愣。也许我是走错了病房,他想到。他拦住了一个护士。“我母亲——她昨天是在这里的……”“问护士台,”那个护士说。

“你母亲在夜里去世了,” 那个女大夫告诉他,“我们千方百计要挽救她的生命,但是她的身体太弱了。我们想要和你联系,但是你没有留下电话号码。”

他扑通一下坐到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

“您想要打电话吗?”那位医生问道。

这显然是干什么事情的惯例,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摇了摇头。

有人给他端来一杯茶,他喝了下去。那些在他眼前走来走去的人让他紧张烦躁,他紧握着双手,死盯盯地看着自己的双脚。人家是不是期待他说点什么?他松开双手,又把它们紧握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他们带着他下楼去看他的母亲。她躺着,双臂放在身旁,依然穿着那件胸口上写着科帕科帕字样的白罩衫。橡胶管不见了。他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他再也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了。

“有别的亲属吗?” 护士台的那个护士问道,“您想要给他们打电话吗?您想要我们替您打电话吗?”“那都无关紧要,”K说道,然后又走向那个角落里的椅子,坐在上面。随后他被一个人留在那里,直到中午,有人端来一盘医院的饭菜,他把它吃了下去。

当一个穿西服打领带的男人来到他面前和他说话的时候, 他依然坐在那个角落里。他母亲叫什么名字,年龄,居住地点,宗教信仰?

她到斯泰伦博斯有何公干?K是否有她的旅行证件?"我正带着她回家乡去,"K回答说,"她住在开普敦,那个地方太冷,那里天老是在下雨,这对她的健康很不利。我正带着她到一个使她会好起来的地方去。我们并没有打算在斯泰伦博斯停留。"这时,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于是不愿意回答更多的问题。那个男人放弃了进一步提问的打算,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蹲在K的面前,问道:"你本人是否曾经住过收容所、残疾人中心或者救济所?你曾经干过有薪酬的工作吗?"K不愿意回答。"你在这里签名," 那个男人说道,并且拿出一张纸,指着签名的地方。K摇了摇头,于是那个人自己在那张纸上签了名。

医生护士换班了,K漫步出门,走到停车的地方。他走来走去,抬头仰望着晴朗的夜空。然后他又回到那把靠墙的椅子,坐下。没人说要他离开。后来,当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走下楼去,寻找母亲。但是却找不着她,也许是那扇通向她的门被人锁上了。他爬进一个装脏衬衣、被单的大铁笼子,就在那里睡着了,他蜷着身子,活像一只猫。

他母亲去世后第二天,一个过去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护士出现在他面前。"来吧,现在是该走的时候了,迈克尔,"她说道。他跟着她,来到大厅里的那张桌子前面。在那里,那个手提箱正等着他拿走,还有两个棕色的纸盒。"我们已经把你母亲生前的衣物收拾好放在她的手提箱里,"那个陌生的护士说道,"现在你可以把它拿走了。"她戴着眼镜,她公事公办的说话声好像在读写在一张卡片上的字。K注意到那个坐在桌前的姑娘正在用眼角打量他们。"这个盒子,"那个护士继续

说道,“装着你母亲的骨灰。你母亲今天早上被火化了,迈克尔。由你决定,我们可以妥善处理这些骨灰,或者你可以把它带走。”她用指尖碰了碰她说到的那个纸盒。两个盒子都用棕色的纸带封装得整齐干净,这一个比较小。“你愿意由我们来处置它吗?”她用手指轻轻在那个盒子上戳了一下。K摇了摇头。“在这个盒子里,”她继续说道,同时坚决地把第二个盒子推到他的面前,“我们已经放了一些小东西,你可能会发现很有用,一些衣服和化妆品。”她用直率的目光看着他,向他微笑了一下。那个桌前的姑娘把目光回到她的打字机上。

这么说,有一个烧人的地方,K想到。他想象那些从病房出去的老太太,被一个接一个地送到烈焰熊熊的火葬炉里,在高热之下,眼睛缩小了,嘴巴缩小了,双手放在身体的两边。在烈焰的光辉中,首先是头发,然后是其他的一切,直到最后一点东西,都在燃烧着,崩溃灭亡着。而且这件事情始终在发生着。“我怎么知道呢?”他说道,“你怎么知道什么?”那个护士问道。他不耐烦地指着那个盒子。“我怎么知道呢?”他挑衅地问道。她拒绝回答,或者不懂他在说什么。

在停车处,他撕开那个大一点的盒子。里面装着一把安全剃须刀,一块肥皂,一条毛巾,一件肩膀上有绛紫色闪光片的白色夹克,一条黑色长裤和一顶黑色贝雷帽,上面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牌,写着圣约翰救护站。

他拿出那些衣服给护士台的那个护士。那个戴眼镜的护士已经不见了。“你们为什么给我这个?”他问道。“不要问我,”那个姑娘答道,“可能是什么人留下的。”她不愿意正视他的脸。

他扔掉了那块肥皂和那把剃须刀，本来也想把那些衣服扔掉，但是没有扔。他自己的衣服已经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

虽然他在医院那儿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但是他发现自己很舍不得离开。白天，他推着那辆小车在附近的街道上转悠；夜里，他就睡在涵洞下，树篱后，小巷里。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骑着自行车，按着车铃，相互追逐，在他看来似乎很奇怪；人们像平常一样要吃饭要喝水，在他看来也很奇怪。有一段时间，他到处转，寻找园丁的工作，但是那些房子里的居民在给他开门时显露出来的厌恶表情，使他望而却步，他们没有义务要对他表示爱心。下雨的时候，他就蜷缩在小车里。有很多时候，他长时间地坐着凝视着自己的双手，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他堕落到与那些在铁路桥下面睡觉的男女为伍，那些人总是出没在安德林加街酒馆后面的空地上。有时候他把自己的小车借给他们。出于一时的慷慨，他把那个煤油炉给了人。后来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睡觉，有人试图把那个手提箱从他脑袋底下拖走。结果发生了一场斗殴，他挪了地方。

有一次在街上，一辆警车停在他的旁边，下来两个警察，调查他的小车是怎么回事。他们打开了那个手提箱，搜遍了箱子里的东西。他们从第二个盒子上撕下包装纸。里面是一个硬纸盒子，盒子里是一塑料袋深灰色的骨灰。这是K第一次看见它。他的目光看向别处。“这是什么？”那个警察问道。“是我母亲的骨灰，”迈克尔答道。那个警察若有所思地把那个盒子倒了一下手，对他的朋友议论了一句什么，K

没有听见。

有一次，他站在医院对面的街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医院看上去比原来显得小多了，它不过是一长排低矮的楼房，有着红瓦铺成的屋顶。

他已经再也不遵守宵禁令。他相信这不会给他带来任何伤害；即使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穿着那身新衣服，白夹克，黑裤子和贝雷帽，推着自己的小车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有时候他感到一阵阵空虚。他感到身体比以往虚弱，但是并没有生病。他一天只吃一顿饭，买油炸面包圈或者馅饼，用从母亲钱包里拿的钱。只花钱不挣钱，这当中有一种快乐：他根本没有注意到那钱花得有多快。

他从母亲的大衣里子上撕下一条黑色的布条，把它缠在自己的一个胳膊上，并且用别针别上。但是他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她不在而感到寂寞，恰恰相反，他将终生怀念她。

由于无事可做，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姿势睡着：中午在人行道边上，人们迈过他的身体，他能睡着；靠墙站着，那个手提箱夹在两条腿的中间，他也能睡着。睡眠在他的脑海里好像一团亲切宽厚的雾气降落下来；他根本没有抵抗它的意志。他并没有梦到任何人、任何事。

一天，那辆小推车不见了。对这个损失他只是耸了耸肩膀，就把它忘掉了。

事情弄得好像他必须要在斯泰伦博斯呆上相当长的时间。没办

法缩短这个时间。他颠三倒四地混着日子，经常迷路。

一天，他正沿着班霍克路走着，带着那个手提箱，就像他有时候常干的那样。那是一个黯淡的、雾气蒙蒙的早晨。他听见身后有嘚嗒嘚嗒的马蹄声；先是飘来一阵新鲜的粪肥味，接着一辆马车缓缓地赶上了他，是一辆很旧的绿色城市垃圾车，没有带盖，由一匹强健的拖车马拉着，赶车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色防水布衣裳的老头。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一直肩并肩地走着。那个老头朝他微微点了点头；而K犹豫了片刻，他朝那条雾气弥漫的漫长而笔直的大道看了看，发现那儿根本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和他做伴。于是他挺直了腰，保持和老头并肩的位置。“你好，”他说道，“你是否需要我的帮助。”

但是，那个老头并不需要帮助，也没有心情聊天。在经过那条上坡路的最高处的时候，他已经把K抛在后面有一英里，随后他拐上了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K白天一整天都在走路，夜里就睡在一片桉树的小树林里，这时候呜呜的寒风在头上高高的树枝间咆哮。到第二天中午，他已经走到了帕尔地区附近，正在沿着国家公路朝北走。他直到远远地看见第一个检查站才停下脚步，他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等待着，直到确定在那个检查站没有一个步行的人受到拦截才走出来。

有几次，几支有武装押运的长长车队从他身旁经过。每一次他都离开大路，清清爽爽地站在路边，也不试图隐藏起来，使自己的双手都能被人家看见，就像他看见的其他人所做的那样。

他就睡在路边，醒来时身上的衣服被露水浸得湿漉漉的。在他面前，那条大路蜿蜒向上，伸入浓雾之中。鸟儿们从一个树丛飞出来又

飞到另一个树丛之中,它们的啁啾声变得模糊不清。他用一根棍子挑着手提箱扛在肩上。他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然而他的忍耐力似乎是没有极限的。

在这条山路上,一英里外,一团火光在雾气中闪烁,他也听见了人声。当他走得更近时,一股煎咸肉的香气飘来,使他的肚子咕咕直叫。那儿有几个男人围着一堆火站着,正在取暖。当他走近时,他们都停止了谈话,盯着他。他举手碰了碰头上的贝雷帽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没有人回应他。他从他们身边走过,又走过路边的第二个火堆,走过停在那里、首尾相接的一支长长的车队,那些汽车的大灯都亮着,然后他看到了这支车队停下来的原因。是一辆带拖斗的蛋青色卡车,侧翻在那里,挡住了公路,它最后面的几个车轮悬在峡谷边上。卡车的驾驶室被烧掉了,车厢被烟熏成了黑色。一辆装着麻袋的大货车撞上了这辆出事的卡车, 爆裂的麻袋流出的白色面粉撒到路上。这后面,绕过那个拐弯处,直到K目所能及的地方,是这个车队的其余车辆。两台收音机高声播送着彼此竞争的电台的节目;从前面高处传来绵羊的可怜的咩咩叫声。K想了一会儿,停下,去铲了几纸袋洒落的面粉,但是他没有把握能用它做点什么。他脚步沉重地走过一辆辆卡车;他从那辆运绵羊的卡车旁边走过,车上的绵羊挤在一起,有些羊靠后腿立着。他走过一群围着火堆的士兵,他们根本没有注意他。在这个车队的后尾处,竖着两个发亮的标志灯,在更远处在路中央,一个柏油桶在燃烧,旁边根本没人照看。

一旦把那个车队抛在后面,K便松了一口气, 他认为自己自由

了;但是在这条路的下一个转弯处,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士兵从树丛中走出来,用一枝自动步枪指着K的心脏。K立即原地停住脚步。那个士兵放低枪口,点了一枝香烟,吸了一口,又把枪口抬起来。现在,K判断,枪口正指着他的脸,或者他的喉咙。

"那么,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士兵问道,"你这是想要上哪儿去?"

K正要回答,却被那人打断了。"让我看看,"那个士兵说,"来,让我我看看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他们是在看不见那个车队的地方,虽然模糊的音乐声依然从空气中飘来。K从肩膀上拿下那个手提箱,并且打开它。那个士兵挥手让他退后,然后掐灭了香烟,一下子就把那个箱子掀了个底朝天。所有的东西都摊在了路上:那双蓝色的毛布拖鞋,那条白色的女灯笼裤,装在粉红色塑料瓶里的炉甘石洗剂,装在棕色瓶子里的药片,淡黄褐色的塑料手提包,花头巾,带扇贝形花边的头巾,黑呢短大衣,珠宝盒子,棕色的裙子,绿睡衣,几双鞋子,其他内衣内裤,两个棕色的纸盒,一个白色塑料袋,那个丁当响的咖啡听,爽身粉,几条手绢,几封信,几张照片,还有那个骨灰盒。K一动不动。

"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哪儿偷来的?"那个士兵问道,"你是个贼小子,对不对?一个翻山越岭四处逃窜的贼小子。"他用脚上的靴子捅了一下那个手提包。"让我看看,"他说道。他碰了碰那个珠宝盒子。又碰了碰那个咖啡听。还碰了碰另一个盒子。"打开让我看看。"他说道,一边退后了一步。

K打开了那个咖啡听。里面装着几个窗帘环。他把它们拿出来,

放在掌心里，然后把它们倒回到那个咖啡听里，盖上盖儿。他打开那个珠宝盒，把它递过去。他的心在胸膛里像打鼓一样狂跳不已。那个士兵把里面的东西翻了一遍，挑出一个胸针，又退后一步站住。他在微笑。K盖上那个盒子。他打开那个手提包，把它递过去。那个士兵做了个手势。K把手提包里的东西都倒空在大路上。那里有一条手绢，一把梳子，一面镜子，一个随身携带的粉盒和两个钱包。那个士兵指了指，K把钱包递给他。他把钱包放进他军服上衣的兜里。

K舔了舔嘴唇。“那不是我的钱，”他口齿不清地说道，“那是我母亲的钱，她干活挣的。”这不是实话：他母亲死了，她根本不需要钱了。不过。出现了一阵沉默。“你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什么？”K问道，“是为了拿走别人的钱吗？”

“那你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什么？”那个士兵说道，滑稽地模仿着K的嘴部动作。“贼小子。你当心点儿。你会躺在树丛里浑身爬满了苍蝇的。你甭给我讲什么战争不战争。”他用步枪指着那个骨灰盒。“打开让我看看，”他说道。

K打开盒盖，把盒子递过去。那个士兵凝视着那个塑料袋。“那是什么东西？”他问道。

“骨灰，”K说道。此刻他的声音变得更坚定了。

“打开它，”那个士兵说道。K打开了那个袋子。那个士兵拿了一小撮，小心地闻了闻。“耶稣呀，”他说道。他的目光遇到了K的目光。

K跪下，把母亲的东西重又归置到手提箱里。那个士兵站在一旁。“那么，现在我可以走了？”K问道。

"证件齐全——你可以走了,"那个士兵说道。K用那根棍子挑起手提箱放到肩上。

"等一下," 那个士兵说道,"你是为救护站还是什么地方工作的?"

K摇了摇头。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士兵说道。他从衣兜里拿出一个钱包,从一卷钱里抽出一张棕色的十兰特的钞票,把它朝K的方向一扔。"给你的赏钱,"他说,"你给自己买个冰激凌。"

K回去,捡起那张钞票。然后,他又出发了。一两分钟之后,那个士兵已经隐没在雾气里。

在他看来,自己以往并不是个懦夫。然而,再进一步想想这个事情,他断定现在没有指望再拥有这个手提箱了。他爬上一个山坡,把手提箱留在了身后的树丛里。他只留下那件黑色短大衣,为了御寒,还有那个骨灰盒。他让手提箱的盖子敞开着,这样大雨就能把它浇湿,太阳就能把它烤焦,昆虫就能啃咬它,如果它们想要这么干的话,就会毫无障碍。

从北面来的那些车队显然是被卡住了,因为现在这条道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已经能看到那条穿越大山的隧道,和隧道南面入口处的岗哨。他离开了公路,爬上一道道山坡,在稠密而潮湿的丛林中费力地择路而行。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已经登上了那道高高的山梁,从那里可以俯瞰埃兰兹河和通向北面的公路。他听见狒狒在远处啸叫。他在一块探出来的山石下睡着了,身上裹着

母亲的短大衣,身旁放着一根棍子。黎明时,他又动身了,他绕了一个很大的弧形弯路下到峡谷里,以避开那座公路桥。新的一天的第一支车队从那座大桥上通过。

他整个白天都在走路,在可能的地方都避开那条公路。他在一个有凉台的平房里过夜,这房子坐落在一片平场的一个角落里,那长满野草的平场上立着几根橄榄球门柱,被一行桉树与公路隔开。这栋平房的窗户都被人打碎了,门也从铰链上掉下来。地板上布满了碎玻璃、旧报纸和堆积的落叶;黄色的野草从墙壁的裂缝中滋生到房间里;蜗牛群集在自来水管的下面;但是屋顶完整无损。他把一些树叶和报纸扫到一个角落,做成一个床铺。他断断续续地睡着了,时而被狂风暴雨惊醒。

他起床的时候,大雨依然下个不停。他饿得头晕眼花,站在门道里,凝视着外面浸泡在雨水里的草地,湿淋淋的树林,和远处笼罩在灰蒙蒙雾气里的一座座小山。有一个小时,他等着雨变小;然后他竖起衣领,跑进了瓢泼大雨之中。在这个平场的尽头,他爬过一道蒺藜铁丝网,走进一个地上长满了野草的苹果园。脚下,被虫子咬过的果子遍地都是;树枝上的果子都不够大,而且生了虫子。雨水把他的贝雷帽打得扁平地贴在他的耳朵上,那件黑色的短大衣好像一张生皮紧裹着他的身体,他也顾不得这些了,站在那里吃着,在这里那里咬下好的果肉,像一只兔子那样飞快地嚼着,他的眼睛空洞洞的,一片茫然。

他走进果园的更深处。到处都显示出这里被人遗忘忽视的迹象。

的确，正当他已经确信自己是站在一块被人抛弃的土地上的时候，那些苹果树却让位给一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地面，在这块地的尽头，他看见一些砖砌的附属小屋，和一栋茅草盖顶、墙壁刷得雪白的农舍。在这块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土地上，有一块块归置得整整齐齐的菜畦：花椰菜、胡萝卜、土豆。他从苹果树的遮挡下走到大雨之中，趴在地上，开始把那黄色的长得半大的胡萝卜从松软的泥土中拔出来。这是上帝的土地呀，他想到，我不是贼小子。然而，他又想象，从那个农舍的后窗户里，砰的一声一枝步枪在射击，他想象，一条巨大的阿尔萨斯牧羊狗闪电般地冲出来，向他发动攻击。当他的兜里都装满了胡萝卜，他紧张地站直身子。他最初打算把那些胡萝卜缨子扔到树底下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做，而是把它们就扔在了原地。

夜里，雨住了。这天早晨他又回到大路上，身上穿着湿乎乎的衣裳，他的肚子撑得鼓鼓的，装满生冷的食物。他一听见有车队驶近的车轮声，就爬到路边的树丛中躲起来，虽然他搞不清楚，像他现在这样衣服肮脏，一脸的憔悴疲惫，会不会被人看作只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四处漫游的流浪汉，人家也许会认为他太懵懂无知，根本就不知道在路上还需要证件，认为他已经变得太麻木不仁了，根本不会有害于人。一支车队，有带挎斗的摩托车护卫，由一些装甲车和卡车组成，车上装满了头戴钢盔的少年娃娃兵，这个车队的经过花了整整五分钟。他从藏身的地方从容窥视；最后一辆车上的机关枪手，围着一条围巾，戴着风镜和一顶粗呢帽，似乎在寻找进入眼帘的紧急情况，他要这么脸朝后面一直到博兰德。

他在一个涵洞下面睡着了。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伍斯特市的如林的烟囱和高压电塔已经遥遥在望。他在公路上不再是孤独一人，而是一行七零八落地走着的行人中的一个。三个年轻的男子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们的呼吸使他们置身在一片白蒙蒙的呼出的热气中。

在这个城镇的郊区有一道路障，这是他自从离开帕尔以来看见的第一道路障，有一些警车和人群在路障周围围得严严实实。有片刻，他动摇了。他左面是一些房屋，右面是一片砖墁地。惟一的出路是回去；但他挤了过去。

"他们想要干什么？"他向队伍里排在他前面的那个女人小声说道。她回头看了他一眼，又调转目光，什么也没有说。

轮到他了。他递过去自己的绿卡。从队首那里，在两个警察的卡车之间，他能看见那些已经通过了检查的人；但是，在另一边，也有一群默不作声的人，仅仅是一些男人，被一个带着一条警犬的警察看着。他想，如果我看上去挺傻乎乎的，也许他们会让我通过。

"你从哪儿来？"

"从艾尔伯特王子城。"他的嘴发干，"我要回家，回艾尔伯特王子城。"

"通行证呢？"

"我给弄丢了。"

"行了。在那儿等着。"那个警察用警棍一指。

"我不想停留，我没有时间，"K小声说道。他们会觉察出他的恐惧

吗?有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他逃避着,好像一头屠宰场前的牲畜。队伍里,他后面的一只手正在拿出一张绿卡。没有人听他的。那个带着警犬的警察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K被猛地向前一推,他自己走了最后几步,走进了那个关犯人的地方,他后面的那些人都闪躲着,好像要避开什么脏东西似的。他紧抓着那个盒子,回头一看,正对着那条狗的黄澄澄的眼睛。

K和五十多个陌生人一起,被驱赶到铁路调车场,人家给他们吃了一些凉粥和冷茶,然后又把他们赶到一辆停在岔道上的单独的客车车厢里。车门都上了锁,他们等待着,由一个穿着棕色和黑色制服并且带着枪的铁路警察看守着他们,直到另外三十个囚犯来了,并且被装到车厢里为止。

靠着车窗,紧挨着K,坐着一个穿着西服的老头。K碰了碰那人的衣袖,"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他问道。那个陌生人把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耸了耸肩膀。"他们把我们送到哪儿去有什么重要的?"他说,"只有两个地方,这条铁路线的南边和这条铁路线的北边。这是火车的本性。"他拿出一卷糖来,给了K一块。

一个蒸汽火车头倒退着开到这个岔道上,发出一声声汽笛的叫声、撞击声和丁当声,和这个车厢结合到一起。"向北,"那个陌生人说道,"到陶斯河。"这时K没有回答,他似乎对他失去了兴趣。

他们被从那个岔道上拉走,开始穿过伍斯特市一些人家的后院,在那里,一些妇女正在晾晒洗好的衣物,孩子们站在栅栏旁挥手示意,这列火车逐渐加快了速度。K看着那些电报线升起,降落,又升

起，降落。他们经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的光秃秃没人照料的葡萄园，葡萄园的上空有乌鸦在盘旋；然后，当他们驶入群山之中，机车开始困难地前进。K在打哆嗦。他能够透过自己衣服发霉的气味闻到自己的汗味儿。

火车突然停住了；一个卫兵打开了车门；当他们走到外面，火车停车的原因便真相大白了。火车不能继续前进了：前面的铁轨被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的像小山一样的岩石和红色黏土盖住了，塌方在山脚处形成了一道宽宽的裂缝。什么人发表了一番议论，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大笑。

从这次山崩形成的小山顶上，他们能够看见另一辆火车，在下面，远远地停在另一边的铁轨上：那儿有好多男人像一群蚂蚁那样在奋斗着，要把一个机械矿铲从一辆货车上推下来，卸到一个坡道上。

K发现自己被指派加入到一群正在铁轨上工作的人群，那段铁轨由于错位了一段距离，够不上那段堵塞的地方。整个下午，在一个监工和一个警卫的眼皮子底下，他和他的伙伴们都在干活，挪动变得弯曲不平的铁轨，加固铁轨的路基，铺设枕木。到傍晚的时候，那儿已经有足够的一段新轨道，使一辆空货车开到山体滑落的地方的脚下。他们停工去吃晚饭，有面包、果酱和茶。然后，在机车车头大灯的照耀下，他们爬到那个土包上，开始用铁锹清除黏土和石块。最初，他们所站的高度足以把铲起的泥土、石块直接送入那个货车车厢；但是随着土包的降低，每一铲子泥土都不得不扔得越过火车的车帮。当货车车厢装满了，机车就把它拖回到下面的铁轨上，而这群人又得在黑暗中

把它卸空。

晚饭时的休息使K恢复了精神，但很快他又开始变得萎靡不振，身体打晃。他扬起的每一锹土石都要他付出一份努力；当他站直的时候，他的后背上就感到一阵刺疼，天旋地转。他干活越来越缓慢，然后在铁轨旁边坐下了，头耷拉在两个膝盖之间。时间在流逝，他没有概念多少时间过去了。周围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变得模糊不清。

有人在敲打他的膝盖。“站起来！”一个声音说道。他忙不迭地站起来，在模糊的光线下，面对着那个穿着黑色短大衣、戴着黑帽子的监工。

“为什么让我到这里来干活？”K说道。他的头感到晕眩飘忽，说的话好像在遥远的地方发出回响。

那个监工耸了耸肩膀，“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他扬起手中的棍子在K的胸口上猛戳了一下。K捡起了铁锹。

直到午夜他们都在苦干，他们移动着脚步，好像一群梦游者。最后，终于被赶回车厢，他们在座位上东倒西歪地互相靠着睡着了，或者四仰八叉地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关着的车窗阻挡了高地刺骨的严寒。这时外面的卫兵来来去去地跺着脚，打着寒战，骂着娘，轮流溜进车厢，暖暖双手。

K又累又冷，躺着，抱着那个骨灰盒。他的邻座在睡梦中压住他，抱着他。他以为我是他的妻子，K想，是昨天晚上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妻子。他凝视着雾蒙蒙的窗户，渴望着夜晚能够过去。后来，他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当卫兵打开门锁的时候，他的身体僵硬，简直站不

起来。

又是粥和茶。他发现自己坐在那个从伍斯特开始旅行时就和他说话的男人身边。

“你感到不舒服吗？”那人问道。

K摇了摇头。

“你不说话，”那个男子说，“我想你肯定是病了。”

“我没病，”K说。

“既然如此，就不要那么悲观。这儿不是监狱。这不是被判刑的生活。这只是一个营地。这是小意思。”

K没能把那盘微温而黏稠的玉米粥喝完。几个卫兵和那两个监工此刻走到了他们中间，拍着巴掌，用警棍戳着他们，让他们站起来。

“在这儿你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个男人说道，“在这儿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手势意思是包括所有的人：囚犯，卫兵，监工。K把没有吃完的粥拨拉到窗外的地上，他们都站了起来。那个鹰钩鼻子的监工从旁边走过，用棍子敲打着自己短大衣的后襟。“高兴起来！”那个男人冲K微笑了一下，轻轻在他肩膀上打了一拳。“你很快就会重获自由的！”

那个机械矿铲终于被运到这块塌方的另一边，正在用它那巨兽般的大嘴不断把泥土啃掉。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开出了一条三米宽的通道，那些来自陶斯河的正规铁路修理工因此能够开进来，把挖出来的铁轨抬起来，并且重新铺好。停在北边的火车开始喷蒸汽，K穿着那件脏兮兮的急救站的白色夹克，拿着短大衣和那个盒子，和其他一

言不发、精疲力竭的男人一起，登上火车。没有人拦阻他。缓慢地，火车向后退去，朝北沿着那条单向的轨道，在车厢的后面有两个武装的警卫，向铁路线上看着。

在整个两个小时的乘车过程里，K假装睡着了。一次，那个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许是想要找点儿吃的东西，把那个盒子从他的双脚之间推出来，并且打开。当他看见里面装着骨灰，就又把它推回来。K通过半闭着的眼睛观察着，但是没有干涉他。

下午五点钟，他们被卸在了陶斯河。K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乘错了火车，而把他运回伍斯特；或者他们会因为他没有证件而把他关在这个陌生、寒冷而多风的地方；也许在这条铁路线上有足够多的紧急情况，有足够多的塌方、洪水暴发和夜晚的爆炸事件，有足够多的断裂的铁轨，因而需要有五十多人的一帮人，在未来的几年里，像穿梭似的在从陶斯河到伍斯特之间，南南北北地跑来跑去，应急救驾，而且对这些人用不着付工资，只要给他们点儿粥给他们点儿茶，让他们有力气干活就行了。但事实上，那两个卫兵已经押送他们离开了月台，然后转身而去，连一句话都没有，就把他们扔在这个空旷巨大的沼泽地煤渣场上，恢复了他们被打断的生活。

K没有再等待，他跨过那一条条铁轨，钻过栅栏上的一个窟窿，走上一条离开车站的小路，走向了一片沙漠中的绿洲，那里有许多加油站、小旅馆和国家公路旁的孩子们的游乐场。摇摆木马和旋转木马上的鲜艳油漆有些卷皮了，加油站也关门很久了，但是一个门口挂着

可口可乐广告的小商店看来还开着，它的窗户里放着一板条箱发蔫的橘子。K已经来到了门前，甚至已经走进了这个商店，这时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个老太太快步走上前来迎向他，双臂伸在前面。他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她已经迫使他整个人一下子退出了门坎，当着他的面哐当关上了门，并且咔哒咔哒一阵乱响，插上了好几道插销。他透过玻璃向里面窥视着，敲着门；他掏出那张十兰特的钞票显示自己买东西的诚意；但是那个老太太连看都不看，就消失在那个高高的柜台后面了。另外两个男人也是从那列火车上下来的，跟在K的身后，看见了他遭到拒绝。其中一个气恼地拿起一个拳头大的石头，向那个窗户扔去；然后，他们转身离开了。

K留下来了。越过那个放满平装书的架子，穿过放在玻璃柜台里的各种甜食，他还能看见老太太那身黑衣服的边缘，他用双手罩在眼睛旁边，遮住身后的光线，等待着。除掉大风穿过草原的呼呼声和头上吱吱嘎嘎作响的广告的声音，他什么也听不见。过了一会儿，那个小老太太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正碰上他专注的目光。她带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她银白色的头发向后梳着，别得紧紧的。在她身后的那些架子上，K能够看到一些罐头食品，几包加糖的玉米粉，还有洗衣粉。在柜台前面的地上，是一篮子柠檬。他把那张钞票平按在玻璃上，高度比他的胡子略高。但那个老太太毫不动摇。

他试了试紧挨着一个汽油泵的一个水龙头，但它没有水。他在这家商店后面的一个水龙头喝了水。在那片无树的草原上，在加油站后面，停着几十辆废弃的汽车。他挨个地试着一扇扇车门，直到发现有

一扇能够打开为止。这辆汽车的后座被人拿走了，但是他实在太疲倦了，没心再找了。太阳正在落入群山背后，团团云彩正在变成橙黄色。他拉上车门，就在落满尘土的凹形地板上躺下，他头枕着那个盒子，很快便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商店开门了。在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咔叽布衣服的高个男人，从这个男人那里，K没有遇到一点儿麻烦，就买到三个茄汁豆子罐头，一包奶粉和一些火柴。他回到加油站后面，生起了一堆火；在热一个罐头的同时，他把奶粉倒在掌心里，用舌头舔着。吃完了东西，他出发了。他沿着高速公路脚步沉重地走着，太阳在他的右方。他镇定地走了一整天。在这片由岩石和矮小的灌木丛构成的平坦地貌上，无处可以藏身。一支支车队从他身边经过，朝相反的两个方向开去，但是他对它们都毫不理会。当暮色降临，他便离开大路，越过一道栅栏，在一条干涸的河床上，找个地方过夜。他生起一堆篝火，吃掉了第二个茄汁豆子罐头。他紧挨着余火睡去，毫不在意夜晚的各种声音，小动物穿过鹅卵石的细小而急匆匆的脚步声，夜鸟在树丛间翅膀发出的沙沙声。

一旦越过栅栏走进草原，他发现在乡间穿行更加安静、悠闲。他整天走着。在逐渐黯淡下去的天光下，他很幸运，居然用一块石头打下来一只斑鸠，当时那只鸟正落在一棵刺荆丛上。他扭断了斑鸠的脖子，收拾了它的内脏和羽毛，在一根铁丝做的签子上把它烤熟了，就着最后一听豆子罐头吃下去。

第二天早晨，他被一个上了年纪的乡下人粗暴地弄醒了，那人穿

着破烂的棕色军上衣。那个老头用一种非常激烈的神情警告他，要他离开这个地方。弄得他莫名其妙。“我只是在这儿睡个觉，没别的。”K反驳道。“你别来找麻烦！”那个老头说道。“要是他们发现你在他们的草原上，就会开枪打死你！你就是在找麻烦！现在给我滚！”K向他打听方向，但是那个老头只是朝他挥手要他走人，并且开始用脚踢泥土，把余烬盖住。于是他撤退了，整整一个小时，他都脚步沉重地沿着高速公路走着；随后，他感到安全了，于是又越过了公路旁的栅栏。

他从一个水坝旁的饲料槽子里舀了半罐头盒碎玉米和骨粉，加上水把它煮开了，他把这粗粝的玉米粥吃下肚去。然后，他又舀了更多的饲料，把贝雷帽装得满满的，这时他心中想到：我终于活着离开了这个地方。

有时候，他能够听到的惟一声音，就是自己的两个裤腿彼此摩擦的声音。从一面的地平线到另一面的地平线，满眼看到的就是空空荡荡的大地貌。他爬上一座小山，仰面躺下，谛听着茫茫的沉寂，感觉着和煦的太阳的温暖一直渗透到他的骨髓里。

三个陌生的动物，有着一双大耳朵的小狗，从一个灌木丛后面注视着他，然后跑开了。

我能够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他想到，也许直到我死去。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每一天总是和前一天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事情可说。那种走在大道上时才有的焦虑，开始离他而去。有时候，当他走着路，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醒着还是睡着。他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人们会撤退到这里来，把自己隔绝在方圆多少英里的沉默、静谧之中；他能够

理解了，人们为什么会想要把拥有如此之多的沉默与静谧的特权永远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虽然他们靠着什么权利这样做他并没有把握）；他不知道在这些栅栏之间，还有没有尚未被人们遗忘的边缘、角落和走廊，还有没有尚未属于任何人的土地。他想，也许只要一个人能够飞得足够高，就能够看见。

两架飞机从南到北划过天空，留下了两道长长的蒸汽轨迹，那轨迹在慢慢变得越来越淡，飞机后面也留下一阵阵波浪似的轰鸣声。

当他在攀登兰斯堡郊外最后几座丘陵的时候，太阳正在下山；当他穿过那座大桥，来到这个城镇宽阔的中心大道的时候，灿烂的天光已经变成一种模糊的紫红。他走过了一些加油站、商店、路边的旅店，它们统统关门了。一条狗开始汪汪吠叫，一旦开始，就没个停。别的狗也纷纷加入进来。大街上没有街灯。

他正站在一家昏暗的商店橱窗前面，看里面展示的儿童服装，这时有人从他背后走过，那人停住，又折了回来。"钟声一响就是宵禁时间，"一个声音说道，"你最好离开这条大街。"

K转过身去。他看见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穿着一身带金色条纹的绿西服，拿着一个木头工具箱。他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看到了什么。

"你没事吧？"那个年轻男人说道。

"我并不想停留，"K说道，"我要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路很长呢。"

但是最后他跟那个陌生人回了家，并且在吃了一顿汤和烙饼之

后，睡在他家。他家里有三个孩子。在K吃东西的自始至终，那个最小的孩子，那个小姑娘，都坐在她母亲的大腿上，盯着他，虽然她母亲在她耳边悄声说了什么，也无法使她的目光离开他。那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始终严肃地盯着自己的盘子。在一番犹豫之后，K讲起了自己的旅程。“有那么一天我遇见一个男人，”他说道，“他告诉我，他们如果发现有人在他们土地上，就向那人开枪。”他的朋友摇了摇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他说，“人们必须互相帮助，我相信这一点。”

K让这声音沉入自己的心底。我相信助人为乐么？他感到怀疑。他可能帮助人，他也可能不帮助人，他无法预先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他看来没有信仰，或者说，看来没有助人为乐的信仰。也许我就是冷冰冰硬邦邦的石头地，他想到。

灯关掉以后，K躺了很长时间，听着孩子们翻身的声音，他就睡在他们的床上，而他们现在睡在放在地板上的一个大床垫子上。夜里，他醒来过一次，觉得自己一直在睡梦中说话；但是看来没有人听见。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一盏灯开着，那对父母正在催孩子们起床准备上学，他们向孩子们发出嘘声，要他们声音轻一些，不要打搅了客人。他感到十分羞愧，于是悄悄在被子下面穿好裤子，走出门去。群星依然在天空中闪耀；东方地平线上已经露出了粉红色的曙光。

那个男孩来叫他去吃早饭。在饭桌前，那种要说话的冲动又出现在他的身上。他紧握住桌边，身体僵硬地坐得笔直。他感到自己的心涨得满满的，他想要说出自己的感谢之情，但是直到最后也找不到恰当的词儿。孩子们注视着他；出现了一阵沉默；他们的父母看向旁边。

那对父母嘱咐两个大点的孩子陪他，一直走到通往塞维维克斯珀特的那个岔道。在那个岔道口，在分手之前，那个男孩说话了。“那些是骨灰吗？”他问道。K点了点头。“你们想看看吗？”他主动说道。他打开了那个盒子，解开了那个塑料袋。那个男孩先闻了闻那些骨灰，然后他妹妹也闻了闻。“你要拿它干什么呢？”那个男孩问道。“我要把它带回到很久以前我母亲出生的地方，”K说，“这是她希望我做的事儿。”“他们把她烧掉了吗？”那个男孩问道。K眼前看到了那燃烧的光环。“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他说，“她那会儿已经成了灵魂。”

走完从兰斯堡到艾尔伯特王子城的这段路，花了他三天时间。他朝着那条尘土飞扬的大道的方向，围着沿路的那些农舍兜了一些大圈子，努力要活着走出这片大草原，但是大部分路程都是在饥饿中走过来的。有一次，由于白日的炎热，他扒光了身上的衣服，尽情地投身在一个偏僻水坝的清水之中。还有一次，他被一个开着一辆轻型卡车的农场主叫到路边。那个农场主想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到艾尔伯特王子城，”他说，“去看我的家人。”但是他的口音很陌生，很显然那个农场主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跳到车上来吧，”他说道。K摇了摇头。“跳到车上来吧，”那个农场主又重复了一遍，“我愿意让你搭一段车。”“我很好，”K说道，一边继续向前走。那辆卡车在一团烟尘之中开走了；而K则马上离开了公路，抄近路走到一条河床里，藏在那里，直到夜幕降临。

日后他想起这个农场主，他只能回忆起那人的华达呢宽边帽子和那向他打招呼的短粗的手指。在每根手指的手指背上都有一些棕

红色的毛。他的记忆看来都是局部的,不完全的。

第四天的早晨,他正蹲在一座小山上,看着太阳正在照临到这个他终于认为是艾尔伯特王子城的地方。远远近近一些雄鸡在喔喔报晓;阳光在千家万户的窗玻璃上闪耀;一个孩子正赶着两头毛驴走上长长的主要大街。空气完全是静止的。当他走下小山朝这个城镇走去的时候,他开始觉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正在升起来迎接他,那是一种平静而没完没了的独白,从看不见的地方发出来。他感到迷惑,于是停下脚步倾听。这难道是艾尔伯特王子的声音?他感到奇怪。我过去以为艾尔伯特王子死了。他努力要分辨出那话语说的是什么,但是虽然那声音好像雾气或芳香弥漫在空气里,但是那些言语(如果说有言语,如果说那声音不仅仅是一种催眠或一种吟诵)太模糊微弱太柔和了,让人无法听清。然后那声音停止了,让位给一种遥远的铜管乐队的奏鸣声。

K踏上从南面进入这个城镇的那条路。他走过一个古老磨坊的水轮;走过一些有篱笆的花园。两条绛红色的狗在一道栅栏里跑来跑去,汪汪吠叫着,急于要扑到他的身上来。他沿着那条街道又走过了几户人家,一个年轻女人正跪在院子外面的一个水龙头前面洗一个碗。她越过自己的肩膀看着他;他用手碰了碰头上的贝雷帽算作打招呼;她却掉眼看着别处。

现在,在这条街道的两边有了一些商店:一个面包店,一个咖啡馆,一个绸布店,一个银行代理处,一个电焊铺子,一个杂货店,几个汽车修理部。那家杂货店前面的铁栅栏格子上了锁。K在杂货店门廊

的台阶上坐下来，背靠着那个铁栅栏格子，闭上了眼睛，以抵抗阳光。他想到，现在我算是到了这儿了，终于到了。

一个小时以后，K依然坐在那里，睡着了，他的嘴张着。一群孩子，说着悄悄话，咯咯笑着，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把他的贝雷帽从他头上摘下来，自己戴上，滑稽地模仿他，扭了扭嘴。他的朋友们轻蔑地高声大笑。他把贝雷帽歪戴在K的头上，又试图把那个盒子慢慢地从K那里弄走；但是K的两只手交叉捂着那个盒子。

杂货店的老板拿着钥匙来了；孩子们纷纷向后退去；就在那个老板挪动栅栏格子的时候，K醒了过来。

杂货店的内部光线昏暗，杂乱不堪。镀锌铁板做的浴盆和自行车轱辘从天花板上一直垂挂下来，并排挂着的是风扇三角皮带和汽车水箱软管；那儿有成箱的钉子和码成金字塔形的一堆堆塑料桶，摆满一个个架子的罐装货物、成药、糖果甜食、婴儿服装、各种冷饮。

K走到柜台前面。"沃斯卢先生或者维瑟先生，"他说道，"我要找一位叫沃斯卢的先生，或者维瑟先生，他是个农场主。"这两个名字是他母亲记得的那些名字中的两个，来自遥远的过去。

"沃斯卢太太，"那个老板说道，"你说的是她么？旅馆的那个沃斯卢太太？可没有什么沃斯卢先生。"

"沃斯卢先生或者维瑟先生，他很久以前是个农场主，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人。我不知道确切的名字，但是如果我找到那个农场，我会认出来的。"

"这儿根本没有开农场的沃斯卢或维瑟。维萨基——你说的是不

是他呀?你想找维萨基家干什么?"

"我必须把一些东西带到那儿。"他拿起那个盒子。

"那么你大老远的算是白来了。在维萨基他们家那块地方没人了,那儿已经空了好多年了。你有把握你要找的是维萨基吗?维萨基一家子好久以前就离开这儿了。"

K要了一包姜味薄脆饼干。

"谁派你到这儿来的?"店老板问道。K看上去傻乎乎的。"他们应该派个明白人来。你看见他们的时候把我这个话儿告诉他们。"K嗫嚅了几句,离开了。

他走到街上,正在不知道下一步该到哪儿问人,这时一个孩子跑过来追着他。"先生,我可以告诉你维萨基一家在哪儿,"那个孩子说。照他讲的方位,K应该朝北,沿着这条到克雷德方丹的路走,然后沿着莫尔德纳尔斯河河谷走农场大道向东。"那个农场离大路有多远?"K问道。"是走远路还是抄近路?"这个男孩有些含糊,他的伙伴们也不知道。"你在那个手指指着的标志拐弯,"他说道,"维萨基家在那片大山前面,要是你走着去,那可是老长的路呢。"K给了他们一点钱买糖果。

直到中午,他才走到那个手指指着的标志,然后拐上了一条小径。这条小径通向一些荒凉的灰色平滩;当他爬上一个山头,远远看到一座白粉墙的低矮农舍时,太阳正在下山。在这农舍后面,那起伏的平地升高起来,成为山脚,然后成为大山本身的陡峭的黑色山坡。他走近那栋房子,围着它绕了一圈。百叶窗都关着,一只野鸽子飞来,

从一个洞钻进去，那里的人字形山墙已经崩溃了，使里面的木材暴露出来，屋顶的镀锌铁皮也支棱起来。一块松动的镀锌铁板在风中拍动着，发出咣唧咣唧的声音，有如一个人在独语。在这栋房子后面有一个有假山的花园，里面什么也没有长。那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一个旧的大车库，而是一个用木头和铁板搭成的棚子，在它旁边是一个空荡荡的养鸡场，在那鸡场的铁丝网里面，一些黄色塑料飘带在风中扑打。在房后的斜坡上竖立着一个水泵，它的头已经不见了。在远处的草原上，第二个水泵上的叶轮在微微发亮。

前门和后门都上了锁。他使劲拉一个百叶窗，挂钩松动了。他用双手罩在眉毛上挡住来自周围的强光，透过窗户向里面窥视，但是什么也看不清。

当他走进那个棚子的时候，两只受惊的燕子飞了出来。一架落满尘土和蛛网的犁耙把地面的大部分空间都占满了。在昏暗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能够嗅出煤油、羊毛和柏油的气味。他沿着墙壁摸索着，在那些铁镐、铁锹、零碎的铁管、成盘的铁丝、成箱的空瓶子之间摸索着，直到踩上一堆装饲料的空麻袋为止。他把这些麻袋拖到露天地里，抖搂干净，然后把那些麻袋铺在门廊上，给自己当床。

他吃掉先前买来的最后一块饼干。他自己的钱还剩下一半，但是此刻没有更多的用处。天光正在黯淡下去。房檐下一些蝙蝠躁动不安。他躺在床上谛听着夜空中的杂乱声音，空气显得比白天的空气密度更大了。他想，现在我到这里了。或者至少，我已经到了某个地方了。他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他发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许多山羊在这个农场上跑来跑去。一群山羊，大概有十二只或者十四只，从这栋房子的后面跑出来，缓步穿过院子，领头的是一只长着盘曲的犄角的老公羊。K在床上站起来看，因此那些山羊受了惊，分散地跑上了那条通往河床的小径。片刻之后，它们从视野中消失了。他坐了下来，懒洋洋地系鞋带。随后他得出结论，如果他想要活命，就得把这些喷着响鼻的长毛畜生，或者像它们一样的畜生，抓住，杀掉，切开，吃掉。他没有别的武器，只有一把小小的铅笔刀，但是他出发投入了追逐羊群的战斗。他把整个白天的时间都花在穷追它们上面。最初，那些羊一见到他就狂跑，后来它们开始习惯于这个人跟着它们小跑；当太阳变得更炎热的时候，它们有时候完全停下脚步，允许他走近到离它们只有几步远的地方，然后又偶尔向他展示一下它们的后蹄。每当这种时刻，当他偷偷接近它们的时候，K就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开始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他已经变成了这个手拿屠刀的野蛮人；而且他也无法摆脱这样的担心，在他把刀子猛扎进小羊的有着棕白相间花纹的脖子的时候，那把铅笔刀的刃也许会折回来，切到自己的手。每当它们跑开了，为了要打起精神，他就得对自己说：虽然它们有许多个脑袋，我只有一个脑袋，但是我这一个脑袋的思想最终要强过它们那么多个脑袋。他试图把那些山羊赶到一道栅栏前面去，但是它们总是溜开了。

他发现，它们正在领着他兜一个大圈子，就绕着他前一天从那个农舍看到的那个水泵和那个水坝。从更近的地方，他能看到那个方形

的水泥水坝事实上装满了水就要漾出来了;环绕着它,有几米宽的泥水和茂盛的湿地杂草,当他走近的时候,能够听见几只青蛙跳到水里的扑通声。他到水坝前喝足了水,这时候他才对这里有这么多的水产生了疑问,他自问,这个水坝注满了以后谁看着它呢。这天下午更晚些时候,正当他顽强地进行着这场追踪,当那些山羊在他前面,不断从一片树阴慢步走向另一片树阴,这时候他得到了问题的答案:一阵轻风吹起,那个巨大的轮子开始咯咯作响并且开始转动起来,从那个水泵那儿传来一阵发干的克朗克朗声,接着从水管里流出了断断续续的潺潺水流。

他饥肠辘辘,完全筋疲力尽了,他对这场追猎实在太投入,现在已经无法放弃了,他担心在这方圆好几英里的陌生草原上,夜里会失去追捕的对象,于是拿来几条麻袋,就在光光的土地上,在一轮满月之下,在他敢于最靠近那些山羊的地方,铺起床来,并且沉入了梦乡,但时睡时醒。午夜,他被山羊们饮水时发出的响鼻声和水的泼溅声弄醒了。尽管由于筋疲力尽而依然有些头晕眼花,他还是爬起来,磕磕绊绊地向它们走去。有一瞬间,它们聚拢在一起,转身面对着他,站在到它们跗部的水中;然后,当他跳入水中追它们的时候,它们在突如其来的惊恐中向四面八方分散逃窜。几乎就在他脚底下,一只羊一个打滑,滑倒了,它像一条泥汤子中的鱼一样扑腾着,想要再站起来。K奋然一跃,猛地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一下子压在它的身上。我一定要用劲,他的心里冒出这个念头,我必须坚持到底,我决不能心慈手软。他能感觉到那只羊的两条后腿在他身下起伏;它在惊恐中再三地咩

咩直叫,它的身体一阵阵地抽搐。K跨骑在它的身上,用双手捏紧它的脖子,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下压,把羊头按到水里,按到水下黏稠的淤泥里。羊的两只后腿猛烈摆动着,但是他的一双膝盖好像一台老虎钳一样紧紧夹住了羊的身体。有那么一瞬间,当那羊的扑腾开始减弱下去的时候,他几乎要松手了。但是这一闪念马上过去了。这样,当那头羊的最后的喷鼻和颤栗过去之后很久, 他继续把羊头按在淤泥下面。直到那冰凉的坝水开始把他的四肢冻僵了,他才站起来,从水里慢腾腾地走出来。

这一夜剩下的时间,他都没有睡,而是穿着那身湿淋淋的衣服踱来踱去,他的牙关打战,这时,月亮划过朗朗的夜空。当黎明降临,熹微的曙光足以使人看清周围的景物,他回到那所农舍,连想都不想就用胳膊肘撞碎了一块窗玻璃。最后一片碎玻璃落地的当啷声消失之后,周围又像刚才一样恢复了深深的寂静。他松开插销,把那扇窗户打了个大开。他走遍了一个个房间。但是房间里除了一些大件家具——橱柜、床、衣橱之外,什么也没有。他的双脚在落满尘土的地板上留下了脚印。他走进厨房的时候,发出一阵翅膀扇动的扑棱棱的声音,几只小鸟穿过屋顶上的一个洞,飞了出去。一摊摊的鸟粪拉得到处都是;贴着远处那面墙,有一堆砖石,那里的山墙崩溃了,从那儿甚至长出了一株小小的草原植物。

厨房的背面通往一个小小的食品储藏室。K打开那扇窗户,推开护窗板。沿着一面墙摆着一排木箱,都是空空的,只有一个木箱里面装着一些东西,好像是沙子和老鼠屎。在一个搁架上放着一些厨房用

具，一些零星的器皿，塑料杯，玻璃罐，上面都盖满了尘土和蛛网。在另一个架子上，则是一些半空的油瓶、醋瓶，一些冰糖、奶粉罐和三瓶果酱。K打开一瓶，扣掉蜡封，狼吞虎咽地大吃那种味道像杏子的东西。他嘴里果子的甜丝丝的味道，混合着从他身上的湿衣服发出来的陈腐的泥水味儿，使他作呕。他把瓶子拿到外面，站在阳光之中，更慢地吃着剩下的东西。

他穿越草原，走了一英里的路，回到那个水坝。虽然空气相当温暖，但是他依然在瑟瑟发抖。

那只羊的肋腹部呈现出泥水的棕褐色，露在水面上。他蹚水走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死羊的两条后腿，把它的尸体拖出来。羊的牙齿露在外面，它那两只黄黄的眼睛大睁着；水滴滴答答地从它的嘴里流出来。是一只母羊。昨天主宰着他的那种紧迫强烈的饥饿感消失了。那羊身上覆盖着湿淋淋的纠结的毛皮，一想到要把这个难看的东西切开并且吃下去，就让他一阵阵地反胃。其余的羊站在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它们的耳朵都支棱着朝着他。他觉得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竟然会像个疯子一样手里拿着一把刀，追了它们一整天。他脑海里闪现出这样的景象，在皎洁的月光下，自己骑在这只母羊的身上，一直到它闷死在泥水之下，不由得一阵颤栗掠过他全身。他宁愿把这只母羊埋在什么地方，忘掉这段插曲；或者，最好是，在这头畜生的肋腹上猛击一掌，看见它挣扎着站起来，奔驰而去。他拖着这只死羊，穿过草原，回到那栋房子，这花了他几个小时的时间。没办法打开那些门锁，他只好抬着它穿过一扇窗户，把它弄进厨房。这时他突然想到，在屋

子里屠宰这头羊未免太蠢了，虽然厨房里长出了一些野草，还有一些小鸟，但是也得算是屋子里的一部分。于是他又把它拖了出去。他觉得自己已经搞不清为什么大老远的跑了千百里路到这儿来，他不得不把双手在脸上捋了几回，才觉得心里好过一些了。

过去他从来没有收拾过任何动物。在这儿除了一把铅笔刀，没有可用的家伙。他切开羊的肚子，把一只胳膊伸进那个切口；他本以为会摸到温热的内脏，但是碰到的依然是沼泽淤泥般的冷冰冰湿淋淋的黏滑感觉。他用手猛地一拧，羊的内脏就从腹腔中滚落下来，掉在他的脚下，那些脏器有蓝色的、紫色的和粉红色的，他不得不把这具尸体又拖开了一段距离，才能继续进行下去。他尽可能地剥开羊皮，但是却不能把四只羊脚和羊头割下来。直到他在棚子里寻找了一番，找到一把弓锯，才算解决了问题。最后，他把那具剥了皮的尸体挂在了食品储藏室的天花板上。这尸体与剩下的那堆东西一比，显得那么小。他把那堆剩下的羊头羊脚、肠子肚子，用一条麻袋一卷，埋在了假山的顶上。他的双手和袖子上满是血污；附近没有水；他就用沙土把自己洗刷了一遍，但是他回那栋房子的时候，身后仍然追着一群苍蝇。

他把炉子扫干净，生起火来。没有煮东西的家伙。他切下一条后腿，就拿着它在明火上烤起来，直到后腿的表面都烤焦了，开始往下滴油汁为止。他吃着羊腿毫无快感，只是在想着：等这只羊吃完了，我该怎么办呢？

他确信自己已经感冒着凉了。他的皮肤感到又热又干，头发疼，

吞咽困难。他拿了几个玻璃罐到水坝那儿去打水。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感到体力不支，不得不坐了下来。坐在光秃秃的草原上，脑袋耷拉在两个膝盖之间，他却让自己想象躺在一个很干净的床上，躺在新鲜、洁白的被褥之间。他咳嗽着，发出像猫头鹰似的呼呼声，并且听到那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声音，可那又并非是回声。虽然他的嗓子挺疼，但是他还是又发了一下声。这是他自从离开艾尔伯特王子城以来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想：在这里，只要我喜欢，我就可以发出任何声音。

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发烧了。他把那个麻袋做的床拖到前屋里，并且就睡在那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当他伸出手的时候，却碰到了铁床架的床头，从那个棕绳床垫上发出一股陈尿臊味。因为担心自己动一动会惊醒睡在自己周围的男孩们，所以他一直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这样他就不会跌入睡着的危险之中。现在是四点了，他对自己说，到六点天就亮了。无论他怎么睁大眼睛，也无法分辨出窗户的位置。他的眼皮变得越来越重。我正在下落，他想到。

早晨，他感到强壮有力多了。他穿上鞋，在这栋房子里走来走去。在一个衣柜顶上，他发现了一个手提箱，但是里面只装着几个破娃娃和几块七巧板。这栋房子里没有任何对他有用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提供一点线索，住在这里的维萨基一家为什么在他到来之前就离开了。

厨房和食品储藏室里一片嗡嗡的苍蝇吵闹声。虽然没有一点胃

口，但他还是用果酱罐头盒盛水煮了一点羊肉。他在食品储藏室的一个罐子里发现了茶叶；他泡上茶，又回到床上。他已经开始咳嗽了。

骨灰盒在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等待着他。他希望母亲正在得到解脱（在某种意义上，她就在这个盒子里，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在其中），一个灵魂得到了解脱进入空气之中，她现在更平静了，因为她更靠近了故乡的土地。

不采取任何措施，让自己听任疾病的摆布、处置，在这之中，有一种快感。他打开所有的窗户，躺下倾听着圣灵的声音，或者倾听着死寂和宁静。整个白天里，他时睡时醒。当下午的太阳直射进屋里，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关上了百叶窗。

傍晚，他又有些精神错乱了。他正在试图穿过一片荒凉的土地，这块土地倾斜着，威胁着要把他扔出去。他平躺着，把自己的手指扣进泥土之中，觉得自己正在猛然一下划过黑暗。

两天后，这种阵发的时冷时热结束了；又过了一天之后，他开始复原了。食物储藏室里的那只羊正在发臭。这个教训(如果说有什么教训，如果说在这些事件中有什么令他难忘的教训)，看来就是不要杀害这么大的动物。他自己削了一个Y形的树枝，用一个旧鞋的鞋舌头，和从一条自行车内胎上剪下来的两条橡皮条，给自己做了一个弹弓。他用这个弹弓打树上的鸟。他把那只羊的尸体埋葬了。

在这个农舍后面的山脚下，他发现了一些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这些房子是用砖和灰泥盖的，有水泥地面和铁皮屋顶。它们不可能有半个世纪之久。但是几米开外，就在光土地上，耸立着一个用饱经风

霜的土坯围成的小小长方形废墟。难道这就是母亲出生的地方，在一个刺梨园里?他从自己住的那栋房子里取来骨灰盒，放在那个长方形的房屋废墟当中，坐下来，等待着。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什么；不过无论他期待的是什么，那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只甲虫急匆匆地从地面上爬过。风儿在吹着。那里是一个纸板盒子，放在阳光下一块曾经烟熏火燎过的泥地上，仅此而已。显然，还有他必须迈出的下一步，但是眼下他还无法想象。

他沿着周围的围栏绕着这个农场走了一圈，没有遇到有任何邻居生活的迹象。在一个上面盖有铁皮的木槽子里，他发现了一些正在朽坏的羊饲料；他从中挑出一把玉米，放在自己的兜里。他回到那个水泵那里，摆弄着它，直到他发现制动结构是如何工作的为止。他把断了的钢丝绳接上，制止住那个轮子疯狂地干转。

虽然他继续在那栋房子里睡觉，但是他在那儿却并不自在。他从一个空房间漫步到另一个房间，感到像空气一样虚幻。他自哼自唱，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墙壁和天花板发出回响。他把床移到厨房，在那儿他至少能够穿过房顶上的窟窿看到群星闪耀。

他的许多白天都在水坝那儿度过。一天早晨，他脱掉了身上的所有衣服，把它们洗干净，他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把湿衣服向坝壁上猛甩；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在晾干衣服的时候，他就在树阴下打盹。

让母亲重归大地的时候到了。他打算在水坝西面的小山顶上挖一个坑，但是在浮土表面一英寸以下，铁锹就碰上了坚固的岩石。于是，他转移到水坝下面那块耕作过的土地边上，挖了一个一肘深的

坑。他把那袋骨灰放到坑里，并且在那上面撒下了第一锹土。这时他感到一阵阵的疑惑不安。他合上双眼，全神贯注，希望有一个声音使他的心安定下来，告诉他正在做的事情完全对——他母亲的声音，假若她还有声音的话，或者是一个并不特别属于某个人的声音，或者甚至是他自己的声音，就像它有时候会自说自话，告诉他该怎么办那样。但是，没有任何声音传来。于是他从那个坑里拿出那袋骨灰，自己负起责任来，他开始着手在那块地的中央清理出一块几米见方的地方。那里因为地势比较低，所以骨灰不会被风吹走，他把那些细小的灰色薄片撒在地上，然后再把土一锹一锹重新恢复原位，盖在骨灰上。

这是他耕耘者生活的开始。在那个棚子里的一个架子上，他发现了一袋南瓜籽，其中有一些他已经漫不经心地放在火上烤了，吃掉了；他还有一些玉米粒儿；在食品储藏室的地上他甚至捡到了一粒孤零零的青豆。在一周的时间里，他清理出水坝附近的那块地，恢复起灌溉这块地的垄沟系统。随后，他种了一小块地的南瓜，一小块地的玉米；在河边不远的地方，他种下了青豆，这样他就可以打水浇灌这棵青豆，而且，如果它长起来，就能爬到刺荆棵子上去。

绝大部分时间，他都靠吃用弹弓射杀的小鸟活着。他的日子，一部分用来进行这种狩猎活动，一部分用在耕作土地上面，狩猎活动通常在更靠近那栋房子的地方进行。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在日落的时候，打开水坝壁上的开关，看着那清清的水流，汩汩地沿着水渠流淌，滋润着那干旱的土地，把它从黄褐色变成深棕色。他想到，这是因为我

是一个园丁，因为这是我的天性。他在一块石头上磨快了铁锹的锹刃，这样用它铲土的时候，那种瞬间感觉就更妙。那种栽种东西的冲动已经在他的心中重新苏醒；现在，从这几周的时间来看，他发现自己的这种苏醒的生活是和他开垦出来的这块土地以及种在上面的那些种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有时候，特别是在早晨，当他想到，自己单枪匹马，默默无闻，却正在使这个荒芜的农场欣欣向荣，这时一阵狂喜就会掠过他的心头。但是随着这种狂喜，有时候也会有一种痛苦的意识到来，这种痛苦隐隐地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时它就成了惟一一种能防止他陷入沮丧的轻快工作了。

那个井眼，被抽干了，只能产生断断续续的微弱水流。把从大地中流出的水储存起来，成了K的最大愿望。他只用水泵抽取他的园子需要的水，让水坝里的水面降低了几英寸，而毫不动情地看着那块沼泽干掉，稀泥板结成硬块，绿草枯萎了，那些青蛙肚子朝天地躺在那里，干死了。他不知道地下水如何自我循环重新变得盈满，但是他知道挥霍和浪费绝无好处。他无法想象什么潜伏在他的脚下，是一个湖泊还是一股流泉，是一个辽阔的地下海还是深得无底的池塘。每一次他松开制动器，那个风车的轮子转起来，水就流出来了，这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奇迹；他趴在坝壁上，闭上双眼，把手指伸到那潺潺的流水之中。

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超然于时代之外。开普敦，战争，和他来到这个农场的过程，都变得越来越远，正在被淡忘。

然后，有一天，他在中午的时候回到那所房子，看见前门大敞开着；正当他还在惊惶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一个人从房子里出来，走到了阳光下，是一个面色苍白的肥胖年轻人，穿着一身咔叽布军服。“你在这儿干活吗？”这是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句话。他站在台阶最上面，倒好像他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对K来说，除了点头之外别无选择。“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你，”那个陌生人说道，“你在照看这个农场吗？”K点了点头。“什么时候厨房塌成那个样子？”他问道。K想要挤出点儿话来，却结巴起来。那个陌生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K的那张有毛病的嘴巴。然后，他又开口说话了。“你不知道我是谁吧？”他说，“我是这儿的老板维萨基的孙子。”

K把他的那些麻袋从厨房搬到靠山根的一间房子里，把那栋房子腾给这位新来的维萨基家的人。他感到旧日的那种毫无办法的愚笨麻木正在侵袭着自己，他努力要回击它。他想，那家伙也许只呆上一两天，那时候他就会看到对他来说这儿没有什么好东西；也许，走人的将是他，而留下的将是我。

但是，情况表明，那位维萨基的孙子并不会走掉。那天傍晚，当K在山脚下生起一堆篝火，正在烤着两只作为晚饭的野鸽子的时候，那个维萨基的孙子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并且在周围转悠了很长时间，以致K感到不得不主动提出和他分享晚餐。那人吃起东西来像个饥饿的男孩。结果他们俩都不够吃。然后他的事儿就来了。“你去艾尔伯特王子城的时候，我希望你留心，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在这里，”他开始说道。原来，他是一个逃兵。他在前一天将近黄昏的时候，从克雷德方

丹的一个军队训练营里逃出来，在乡间走了一整夜，终于抵达这个他从上小学的时候就记得的农场。“我们家曾经每年都在这里过圣诞节，”他说，“我们家一直来这儿，直到这房子裂了好多口子为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吃东西的。成天的，我奶奶总是在桌子上堆满了吃的，都是乡下的好吃东西，而我们总是把它吃得一干二净。那种卡鲁草原羊羔肉那个香，是再也尝不到了。”K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用棍子拨着火，听着，一言不发，他想到：我让自己相信这是一块无主的土地。可现在我知道了事实。现在我正在吸取教训。

而那位维萨基的孙子，可是越说越来劲。他说，他有贫血症，心脏也有毛病，这是有证明的，对此毫无争议，可是，他们却要派他上前线。他们对学者、职员进行再分配，把他们送上前线。他们以为没有学者、职员，他们能干得成事情？他们以为没有军需官办公室，他们能进行这场战争？如果他们来找他，那些正规的警察或者宪兵把他抓回去，就会拿他杀鸡给猴看。K必须装哑巴。他必须装傻充愣，一点口风都不露。而他，那位维萨基的孙子本人，则要给自己弄一个藏身之所。他熟悉这个农场，他会找到一个他们做梦都找不到的地方。要是K不知道那个藏身的地方，那就再好不过了。K能够给他找到一把锯么？他需要一把锯，他想要这天上午就开始工作，这是首要的事情。K答应去找找看。接下来便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这就是你吃的所有东西？”维萨基的孙子问道。K点了点头。“你应该种些土豆，”维萨基的孙子说道，“土豆、葱头、玉米——只要你给它足够的水，这儿什么东西都会长出来。这块地肥沃得很。我很惊讶，你怎么没在水坝旁边给

你自己种一些东西。"一阵绝望的剧痛从K的心头划过:他连那个水坝都知道。"我的爷爷奶奶找到你真幸运," 维萨基的孙子继续说道,"现在人们要找好的农场用人可费劲了。你叫什么名字?""迈克尔,"K回答到。这时天黑下来了。维萨基的孙子犹豫不决地站起来。"你没有手电筒吗?"他问道。"没有,"K说道;然后看着他在月光中择路而行,走下山脚。

早晨来临了,在那儿他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无法到水坝那里去而不暴露他的那个园子。他靠着房间的墙壁,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他感觉到太阳温暖着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时间流逝,直到维萨基的孙子又爬上小山来为止。他比我要小十岁,K想到。爬山使得他的皮肤有些发红。

"迈克尔,那儿没有东西可吃!"维萨基的孙子抱怨道,"你没有去过商店么?"接着,也没等K回答,他就推开房门向里面窥视。有一瞬间他似乎要擦门而过,但是接着自己站住了。

"他们付给你多少工钱,迈克尔?"他问道。

K想到,他认为我真的是个傻瓜呢。他认为我是个像动物一样睡在地板上的傻瓜,靠吃小鸟和蜥蜴为生,不知道有钱这种东西。他看着我贝雷帽上的徽章就暗自问自己,是哪个小孩摸彩中奖,自己不要却把这东西送给了我。

"两个兰特,"K说道,"一周两个兰特。"

"那么,你有我爷爷奶奶的什么消息吗?他们没来看看吗?"

K沉默了。

“你从哪儿来?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吧?”

“我曾经四海为家,”K说道,“我也到过开普敦。”

“这个农场上没有绵羊吗?”维萨基的孙子问道,“没有山羊吗?昨天我不是看见在水坝那边有十一二只山羊吗?”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来,咱们俩去找找那些山羊。”

K回忆起那只躺在泥水里的山羊。“那些山羊都变野了,”他说,“你根本别想抓住它们。”

“咱们会在水坝那儿抓住它们的。咱们俩会办到的。”

“它们晚上到水坝这儿来,”K说,“整个白天它们都在草原上。”而在心里,他自己想到:一个没有枪的当兵的。一个来探险的小伙子。对他来说这个农场不过是个探险的地方。但他口里说的却是:“留着那些山羊吧,我会给你搞到一些东西吃的。”

所以,当锯声从那所房子里传出来的时候,K拿起弹弓,走到河边。一个小时后,他已经射杀了三只麻雀和一只野鸽子。他带着那些死鸟来到前门,敲了敲门。维萨基的孙子光着膀子,满身是汗,来给他开门。“很好,”他说,“你能够很快把它们收拾出来吗?我将不胜感激。”

K举起那四只死鸟,它们的脚凑在一起成了一堆乱糟糟的爪子。在一只麻雀的喙上,凝着一个血珠。“东西都打回来了,你再不自己体会体会,就太不带劲儿了,”他说,“你不会把你自己弄脏的,就连你的一个小手指头也不会。”

“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维萨基的孙子问道,“你他妈的是什么

意思?你要说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你把那些东西放下,我会处置它们的!"于是K把那四只鸟放在前门的门廊上,扬长而去。

最初的南瓜叶,又短又粗,正在这里一棵那里一棵地拱出地面。K最后一次打开截门,看着水缓缓地流过这块田地,把泥土变成深棕色。他想,现在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抛下了我的孩子们。他关上截门,扳下球形把手,直到开关被关死了,截断了通向那个水槽的水流,山羊们一向是在那儿饮水的。

他带回四罐子水,把它们放在台阶上。维萨基的孙子,又穿上了衬衫,站在那里,双手放在裤兜里,凝视着远处。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沉默后,他说话了。"迈克尔,"他说道,"我不是付工钱给你的人,我不能就这样让你离开农场。但是我们必须一起干活,否则的话——"他把目光转到K的身上。

这些话,无论意味着什么,是责备,威胁,还是申斥,在K看来都似乎是要使他窒息。那没有什么,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他告诉自己:要镇静。然而,这时他又一次感觉到那种愚蠢的感觉正在像雾一样爬遍他的全身。他再也不知道拿自己的脸怎么办。他揉了揉自己的嘴,盯着维萨基的孙子的棕色靴子,心想:你再也不能在商店里买这样的靴子了。他努力要控制住这个念头,好使自己镇定下来。

"我需要你为我跑一趟艾尔伯特王子城,迈克尔,"维萨基的孙子说道,"我会给你一个我需要的东西的清单,还有钱。我也会给你一些你本人需要的东西。不过,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不要说你看见过我,不要说你给谁买东西。不要说你买东西是为了任何人。不要在一家商店

买所有的东西。一半在范·雷恩那家铺子买,另一半在咖啡馆买。不要停步,不要聊天——假装你很匆忙。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让我不要迷路呢,K想到。他点了点头。维萨基的孙子继续说下去。

"迈克尔,我正在对你说话,正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话那样。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之中,一些人正在死亡。好了,我现在没有和任何人打仗。我已经缔造出我的和平。你明白吗?我缔造出了我与所有人之间的和平。在这个农场上没有战争。你和我能够悄悄地生活在这里,直到他们在所有地方缔造出和平为止。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和平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迈克尔,我过去在军需官办公室工作过,我知道会发什么事情。我知道每个月会有多少人要归入十一-63类目:下落不清,工资停止支付,案件悬而未决。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能够告诉你一些数字,会令你震惊。我不是仅有的一个。很快他们就会没有足够的人手了,我告诉你,他们很快就会没有足够的人手去追捕逃亡的人了!这是一个大国!你只要向你周围看看就明白了!有很多地方可去!很多地方可藏!

"我只需要有一小段时间让人看不见。他们很快就会放弃的。我只是大洋中的一条小鱼。但是我需要你的合作,迈克尔。你必须帮助我。否则,对我们俩来说都没有任何出路。你明白么?"

于是,K拿着维萨基的孙子所需物品的清单和五十兰特的钞票离开了农场。在路边他捡了一个旧罐头盒,在农场大门口,他把钱放在那个罐头盒里,把它埋在一块石头下面。然后横穿过这片乡下,他

让太阳一直在自己的左面,并且避开所有的居民点。下午,他开始爬山,直到艾尔伯特王子城的那些整齐的白房子出现在他脚下的西方。他继续向那些山坡前进,从艾尔伯特王子城旁边经过,走上了那条通往斯瓦特贝赫的路。在黑暗的阴影中,他脚步沉重地上山,身穿着母亲的短大衣,抵御着夜晚的寒冷。

置身在凌然高于那个城镇很多的山上,他在周围寻找一个睡觉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显然以前被一些露营者利用过。这儿有一个石头堆成的火塘,和一个用干枯的麝香草在地上铺成的散发着香气的床铺。他生起一堆火,烤着一只他用石头打死的蜥蜴。群山之间,头上那漏斗形的天空变成了更暗的深蓝色,群星闪闪地出现了。他蜷起身子,把双手缩进袖口,渐渐地要睡着了。那一切已经变得难以令人相信,他曾经认识一个叫做维萨基的孙子的人,那人还想把他变成一个贴身的仆人。他告诉自己,一两天后,他就会忘掉那个小伙子,只记得那个农场了。

他想起那正在拱出地面的南瓜叶子。明天就是它们的末日了,他想到:我走后一天它们就会枯萎,再过一天,它们就会干死了。而这时,我却在这里,在莽莽的群山之间。也许,如果我日出动身,跑上一整天,我还不至于太迟,能够挽救它们,它们和其他就要在地下死去的种子。虽然,它们并不知道,它们永远不会看到白昼的光明了。有一条温情的线,从他这里一直延伸到那块水坝旁边的土地,这根线必须斩断。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经过很多次的努力,才能斩断这样一根线,使它不会再生。

他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了一天，他坐在那个山洞口上，凝视着更远处的座座山峰，那些山峰顶上依然有一片片皑皑积雪。他感到饥饿，却并没有因此而做什么事情。他没有去谛听自己肉体的叫喊，而是努力去谛听那笼罩在他周围的巨大的沉寂。他很容易地就睡着了，并且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沿着一条宽敞的大路像风一样快地跑着，在他后面飘浮着一辆马车，车轮几乎不沾地。

这条峡谷的峭壁如此陡峭，太阳直到中午才露面，到下午三四点钟，又隐没到西方的群峰之后去了。他始终感到很冷。就这样，他爬上更高的山峰，那条路蜿蜒伸展，爬上山坡，直到越过山口看不到了为止。此刻，他正俯瞰着辽阔宽广的卡鲁平原，而艾尔伯特王子城本身则在山下几英里之外。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山洞，砍了一些灌木铺在地上。他想：现在我肯定已经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肯定没有人会发疯到这种地步，要穿过这些平原，攀登这些群山，翻遍这些岩石来找我；肯定，现在整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我的下落，我可以认为我失踪了。

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身后。当他早晨醒来时，面对的只有一整块漫长的白天，每次一个白天。他把自己想作是一只在岩石中挖出自己前进之路的白蚁。看来除了生存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在那里坐得如此安稳，即使鸟儿们飞下来，落在他的肩头，也不会使他吃惊。

他张大眼睛，吸气凝神，有时候能够分辨出在下面平原上那个玩具般的微型城市里，一辆缩成了一个小点的汽车正在爬上主要街道；但是即使在最静止无风的日子里，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到他这里，除掉

一些虫子急急忙忙从地面上爬过的声音，除掉那些没有忘记他的苍蝇发出的嘤嘤嗡嗡声，和他双耳中血管的脉搏声。

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生活的故事从来不让人感兴趣；以往通常总是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干什么；现在却一个人也没有，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

他的思绪回到了温伯格公园，一个从前他工作过的地方。他记得那些年轻的母亲带着她们的孩子来荡秋千，成双成对的情人或夫妻一起躺在树阴下，绿色和棕色的野鸭鸳鸯在池塘里戏水。大概，在温伯格公园里，不会因为有一场战争，绿草就停止生长，树叶就停止飘落了吧。对于人们来说，永远需要割草和清扫落叶。但是他再也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还会选择生活在绿草坪和橡树林当中了。当他想到温伯格公园，他就会想到一块充满了植物而非矿物的土地，它由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甚至更早时候的腐叶构成，这些腐叶甚至可以追溯到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那是一块如此松软的土地，人们永远不会挖到那松软之地的尽头；人们能够从温伯格公园一直挖到地球的中心，在通往地心的一路上，都是那么凉爽，乌黑，潮湿而松软。他想，我已经失去了对那种泥土的爱，对于那种泥土在我的手指之间的感觉我已经不再在意。我想要的，不再是绿色和棕色，而是黄色和红色；不再是潮湿，而是干燥；不再是黑暗而是光明；不再是松软，而是坚硬。他想到，如果说世上有两种人，那么我正在变成另一类人。如果我被刀割了，他想到，一边伸出自己的手腕，看着那手腕，那么鲜血不会从我的身体中喷出，而是慢慢地渗流，在渗流了一些之后，就会干结，

就会痊愈。我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小，更硬，更干。如果我注定死在这里，坐在我的洞口，下巴放在膝盖上，眺望着那片平原，一天之内我就会被山风吹干，我将会完整地保存下来，就像那些困死在荒漠沙海中的人一样。

进入群山中的最初几天里，他出去散步，翻动一些石头，啃嚼各种草根和植物的鳞茎。有一次，他弄开了一个蚂蚁窝，他把挖出的蛴螬一个接一个地都吃掉了。它们的滋味有些像鱼。但是现在，他停止了在吃喝上的冒险。他不再探索这个新世界。他不再努力把那个山洞变成自己的家，也不再去记录过去的每一天。每天早晨，除了那一番壮丽风景，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盼望。只见那大山轮廓的阴影，越来越快地朝他奔来，直到突然之间，他沐浴在阳光之中。他常常精神恍惚地坐在或躺在山洞口，他太疲倦了，甚至不肯动一动，或者是太无精打采了。他常常整个下午都在睡觉中度过。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就生活在人们所谓的极乐之中。有一天，乌云滚滚，大雨倾盆，然后是雨过天晴，山腰上漫山冒出了无数粉红色的小小花朵，无尽的花朵，却没有能看到的叶子。他吃了一捧捧的鲜花，肚子阵阵发疼。随着一个个白天变得越来越热，溪流流得更快了，他却不搞明白为什么。站在这凉爽清冽的山间溪水之中，使他怀念起从地下流出的井水的苦味。他的牙龈流血；他把那血咽下去。

K在童年时代总是饥肠辘辘，就像所有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的孩子们一样。饥饿已经把他们变成了动物，他们相互偷别人的菜，他们爬过厨房的围墙，翻遍垃圾桶寻找骨头和土豆皮。那时他就已经变

得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已经不再有欲望。无论那在他身体里嚎叫着的动物天性是什么,它都被饥饿变成了宁静。他在休伊斯·诺雷牛斯的最后几年是最好的日子,那时没有大孩子来欺负他,那时他能够溜到那个车棚子后面属于他的地方,自己一个人,没人来干扰。有一个老师习惯于让全班学生坐着,双手放在头上,嘴唇紧紧闭上,眼睛也统统闭上,这时候他却手中拿着一把长戒尺,在一行行学生中巡视。对于K来说,这种姿势很快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惩罚的意义,而变成了一种通往遐想和沉思的途径;他记得坐着,双手放在头上,度过的那些炎热下午,这时鸽子在橡胶树上咕咕地叫着,从别的教室里传来桌子乒乓乱响的单调声音,而他在那美妙的昏昏欲睡中挣扎。现在,在他的山洞前面,他有时候也把双手的手指在脑后扣紧,闭上双眼,让脑海中空空荡荡,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

另外一些时候,他的心思会回到那个姓维萨基的小伙子身上,无论他藏身的地方是在地板下的黑暗之中、在老鼠粪当中,还是在顶楼的柜橱里,还是在他爷爷的草原上一片灌木丛后面。他想起了那双漂亮考究的皮靴:那双鞋穿在一个住在地洞里的人脚上,似乎是一种浪费。

面对闪灼刺目的阳光不闭眼,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一种突突的颤动总是离不开他;一束束光的长矛把他的脑袋切成了碎片。这时他无法咽下任何东西,就连喝水也使他干呕。有一天,他太疲倦了,无法从山洞中的床上爬起来;那件黑色短大衣失去了它的温暖,他持续地颤抖个不停。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会死掉,他或者他

的身体，反正这是一回事，他会躺在这里，直到山洞顶上的青苔在他眼前变成黑色，随着他的骨头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发白了，他的故事就结束了。

从半山腰爬下来，花去了他整整一天的时间。他的双腿虚弱无力，他的头好像有锤子在敲打，每次他朝下看，就会头晕目眩，不得不紧紧抓住地面，直到天旋地转停止。当他爬到那条大路的岔口时，山谷已沉入深深的阴影之中；当他走进城镇的时候，最后的天光正在消逝。桃花盛开的香气包围在他周围。又有一个人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平和安静的声音，在他看到艾尔伯特王子城的第一天里就曾听到过。他站在城镇中心大街街头，置身在绿树葱茏的花园之间，虽然他在努力谛听，却无法从那远处传来的单调的语声中分辨出一个词儿来，那人声时而和树上鸟儿们的鸣啭声混合在一起，时而又让位给悠扬的音乐声。

街上没有什么人。K在民事办公室的门口搭起了床铺，头底下枕着一块橡胶门垫。当他的身体凉下来的时候，他开始打寒战。他一阵儿一阵儿地睡，紧咬牙关以抵抗头脑中的疼痛。一道手电筒的灯光把他弄醒了，但是他分不清自己是在梦中还是醒着。对于警察提出的问题，他的回答含混不清，他喊着，气喘吁吁的。“不！……不！……不！……”他说道，这个词儿从他嘴里蹦出来，好像是从他的肺腔发出的咳嗽。警察们什么也没听懂，他身上的气味使他们厌恶。他们把他推进警车，带回警察局，关进一个已经关着五个人的牢房。在这个牢房里，他的寒战又开始了，然后他又沉入了香甜的梦乡。

第二天早晨，他们领犯人们出去洗浴和吃早饭的时候，K头脑很清楚，但是却站不起来。他向站在门口的警官表示歉意。"我的腿抽筋了，一会儿会过去的。"那个警官报告了值班军官。他们把这个骨瘦如柴的男人观察了一会儿，看着他背靠墙坐着，揉搓着自己暴露在外面的小腿；然后他们一起把K抬到院子里，这里的灿烂阳光使他战战兢兢，他们示意另一个犯人给他吃的东西。K领到了一碗黏稠的玉米粥，但是第一勺粥还没有送到嘴里，他又开始干呕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人。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甚至绿卡也没有。在管理名单上关于他的情况这样写道："迈克尔·维萨基——监控——四十岁——无家庭——失业"，并且指控他未经许可就离开原地方行政管理区，没有身份证件，违反宵禁令，酗酒和妨害治安。鉴于他身体虚弱和酒精中毒语无伦次，在别的犯人回牢房的时候他们允许他仍呆在院子里。然后，中午时，他们把他放在警车后面送到医院。在那儿，他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躺在一个橡胶垫子上，一个年轻护士给他擦洗身体，刮胡子，并且给他穿上一身白色的病号服。他一点羞耻的感觉也没有。"告诉我，我一直想知道，艾尔伯特王子是个什么人？"他问那个护士。她毫不理睬。"那么艾尔弗雷德王子是个什么人？难道艾尔弗雷德王子也不存在？"他等待着那柔软温暖的抹布来接触他的脸，他闭上了双眼，对它的到来心甘情愿。

于是，他再次躺在了干净的被褥之间，不是在主病房，而是在这个医院的后面，在一个长长的用木头和铁皮盖成的楼房的扩建部分，就他能看到的部分来说，这里只住着一些孩子和老人。一行灯泡挂在

从光光的椽子上垂下来的长电线上，彼此不合拍地晃来晃去。一根管子从他的胳膊上通向一个挂在架子上的瓶子；从一个眼角他能（如果他想看的话）看到瓶子里的液面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向下降。

一次，他醒来的时候，在门口有一个护士和一个警察正朝他这个方向看着，在一起嘀嘀咕咕。那个警察把帽子夹在胳膊底下。

下午，太阳穿过窗户耀眼地闪耀。一只苍蝇落在他的嘴上。他挥手把它赶开。苍蝇转了几个圈儿，又落了下来。他屈服了；他的嘴唇体验着它的喙小小的凉凉的搜索。

一个护工推着一辆轮车走了进来。除了K以外，发给每个人一盘子吃的东西。闻到食物的香味，他感到唾液从嘴里渗出来。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感到饥饿。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要再次变成饥饿的奴仆；但是看来，医院是一个为了身体而存在的地方，在这里身体总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黄昏降临了，然后是黑暗。有人打开了电灯，只开了三组电灯中的两组。K合上眼睛，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那些灯依然亮着。然后，正当他观察着的时候，那些灯变暗了，熄灭了。月光透过四扇窗户在房间里铺下四块银片。附近什么地方一台柴油发动机暴响着熄灭掉了。月光模糊地照过来。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早饭时他吃下了一份给婴儿吃的牛奶麦片粥，没有反胃。他感到身体强壮得足以起床，但是他太害臊了，没有那么做，直到他看见一个老头穿着一条宽大的裤子、裹着一件长袍离开了这个房间。然后他在自己的床边来回走了一会儿，感到穿着这件病人的长

罩衫有些怪怪的。

在隔壁的床上，是一个小男孩，他的一只胳膊只剩下半截，打着绷带。“发生了什么事情？”K问道。那个男孩掉过头去，没有回答。

K想到，如果我能找到自己的衣裳，我就离开这里。但是他床旁边的柜橱是空空的。

中午，他又吃了东西。“你能吃就吃吧，”那个拿给他食物的护工说道，“大饥大饿的日子还在后面呢。”然后他继续向前走，身前推着那辆放食物的小车。说话好像是一件怪事儿。当他继续给下面的病人发吃的东西时，K一直斜眼观察着他。从病房的最远的一端，那个护工觉察到K的凝视，向他发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但是，他回来收盘子的时候，却再也没有说什么话。

太阳光打在铁皮屋顶上，把这个病房变成了一个蒸笼。K双腿叉开躺着，打着瞌睡。当他从一段小睡中醒来的时候，看见昨天的那个警察和护士正俯身站在他的身旁。他闭上眼睛；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不见了。夜降临了。

早晨，一个护士来找他，领着他到主楼的一条长椅上坐下，在那里他等了一个小时，才轮到他。“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医生问道。K犹豫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位医生停止说话，听着。他告诉K呼吸，听了听他的胸部。他检查了K是否感染了性病。两分钟后，检查结束。他在那个放在书桌上的棕色文件夹里写了些东西。“你过去为你的嘴看过医生吗？”他一边写一边问道。“没有，”K说。“你可以把它矫正过来，你知道吗，”医生说道，但是并没有主动提出要矫正它。

K回到床上等待着，把双手垫在脑袋底下，直到护士把衣服给他拿来；衬裤、一件咔叽布衬衫和短裤，都熨得整整齐齐。“把这些穿上，”她说，然后就到别处去忙自己的事儿了。K坐在床上，把那些衣裳穿上。那件短裤太大了。他站起来的时候，不得不提着裤腰，免得短裤脱落下来。这时，他看见了那个站在门口的警察。“这些衣服都太大了，”他对那个护士说，“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衣服给我？”“你在服务台会拿到自己的衣服，”她告诉他。那个警察领着他到走廊的服务台，在那儿拿到一个棕色的纸包。彼此什么话也没有说。在停车场有一辆蓝色的警车。K等着警察开后门的锁。在他的赤脚下，沥青非常灼热，他站在那儿，不得不像跳舞似的不断倒脚。

他以为要被带回警察局，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做，而是驱车穿过城镇的道路，然后开了五公里的路程，开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大路，开到一片光秃秃的草原上的一座营房。K在他山中的栖身之处，曾经看到加卡尔斯德里夫的这个黄褐色长方形，但是那时以为它是一个建筑工地。他从来没有想到它会是一个重新安置难民的营地，那些帐篷和用没有上油漆的木头和铁皮搭成的房子可以住人，他也没有想到这个营地的周围会是一道三米高的围栏，上面覆盖着一层蒺藜铁丝网。当他爬出警车，提着短裤，他是在一百多个好奇的营房住户的众目睽睽下这么做的。他们有成年人，也有孩子，在那道大门的两边，他们沿着那道围栏站成了行。

在那道大门旁边耸立着一个有回廊的小屋。在回廊上，从两个装满泥土的木桶里长出两棵一模一样的灰绿色多汁植物。在回廊上，一

个穿着军装的矮壮结实的男人正等着。K认识那种自由军的蓝色贝雷帽。警察和那人打招呼，然后两人一起走进那座小屋。K胳膊底下夹着他的那包东西，被留下经受人群的打量。他最初凝视着远处，然后盯着自己的双脚；他不知道该作出什么表情。“你从哪儿偷来的这条短裤？”什么人喊道。“从军士队伍里滚出去！”又有一个声音喊道，那里爆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这时从那个小屋里走出另一个自由军军人。他打开营房大门的锁，领着K穿过人群，穿过集合场的光秃秃的地面，朝一座木头和铁皮搭成的房子走去。房子里很黑，一个窗户也没有。他指着一个空铺位，“从现在起，那儿就是你的家，”他说道，“这是你拥有的惟一的家，保持清洁。”K爬上去，在那个光光的泡沫橡皮垫上伸开四肢，他距离铁皮屋顶不过一臂远。在模糊的光线下，在令人窒息的炎热中，他等着那个看守离去。

整个下午，他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倾听着外面营地生活的各种声音。一度，一群孩子冲进这间房子，吵闹地在床铺上下互相追逐；然后他们离开了，他们把门砰的一声撞上了。他试图睡觉，但是无法入睡。他的喉咙干燥难忍。他想起了山间自己那个凉爽的山洞，想起了那里奔腾不息的溪流。他想，这儿就像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我第二次回到了休伊斯·诺雷牛斯，只不过我现在太老了，忍受不了这一套了。他脱掉咔叽布衬衫和短裤，打开那个纸包；但是那些原来只是散发着他自己气味的衣服，在几天之间已经变得霉臭、难闻而又陌生。他穿着衬裤，四仰八叉地躺在热烘烘的垫子上，等待着下午过去。

有人打开房门，踮着脚尖走过来。K假装睡着了。什么人的手指触摸着他赤裸的手臂。他在这触摸下畏缩着。“你还好吗？”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迎着从门口那儿射来的耀眼光亮，他无法看清那张脸。“我很好，”他说道，这声音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那个陌生人又踮着脚尖离开了。K想到：我需要更多的警告，应该早就有人告诉我迟早我会被送回到人们中间来。

而后，他穿上咔叽布衣服，走到外面。太阳热烘烘地烤着，没有一丝微风。一个帐篷的阴影里，两个女人在一条毯子上躺在一起。一个睡着了，另一个胸前躺着一个睡着的孩子。她冲K一笑；他点了点头，从她身旁走过。他发现了蓄水池，于是痛饮一番。在他回来的路上，他对那女人说话了。“这儿有地方我可以洗点儿衣裳吗？”他问道。她指给他洗衣房的位置。“你有肥皂吗？”她问道。“有，”他撒了谎。

洗衣房有两个大盆和两个洗澡的喷头。他想要洗个淋浴，但是试了试淋浴的龙头，却没有水。他洗了那件白色的圣约翰救护站的夹克、黑裤子、黄衬衫和那条有松弛的松紧口的短裤；他在把衣服泡进水里又拧干的过程中发现了快乐，他站着，闭上双眼，把两只胳膊直插到齐肘深的凉水里。他穿上自己的鞋。后来，当他去把自己的衣服晾晒到晾衣绳上的时候，他看到用油漆写在墙上的告示：加卡尔斯德里夫安置营/洗澡时间/男早六点－七点/女早七点三十－八点三十/遵守制度/节约用水/注意节约。沿着从蓄水池延伸过来的自来水管看去，他看见那条水管从营地的围栏下面穿过，然后通向一个耸立在远处高地上的水泵。

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他从身边经过的时候叫住他。“你把你的衣服留在那儿，”她警告道，“那到明天早上就全丢了。”于是，他把湿衣服都拿回来，晾在自己的铺位上面。

太阳正在下山；现在周围有了更多的人，到处都是孩子。三个老头正在隔壁的小屋外面打扑克。他站着看了一会儿。

他数了数，有三十个帐篷平摊分布在营地的地面上，还有七座小屋紧挨着浴室和厕所。第二排小屋的地基已经打好了，水泥地面上突出着一些生锈的桩子。

他漫步向大门走去。在警卫室的走廊里，一个自由军的看守正坐在帆布椅上打瞌睡，他的衬衣一直敞开到腰部。K把头靠在铁网上，但愿那个看守醒过来。他想要问问：“为什么要把我送到这儿来？我得在这儿呆多久？”但是那个看守继续睡着，而K缺少喊醒他的勇气。

他又漫步走回小屋，又从小屋走到蓄水池。他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一个小姑娘拿着一个桶来打水，但是，当她看见他时，就站住，然后走开了。他走到营地后面的围栏那里，从那儿凝视着空荡荡的草原。

在那些帐篷中间，有一两个石头堆成的火塘里现在生着火；奔忙的人群走来走去；营地里现在有了生气。

一辆蓝色警车伴着滚滚尘埃开来，一直开到大门前，后面跟着一辆敞篷卡车，车后厢站着挤在一起的许多男人。营地里的所有孩子都跑到大门口。警卫让汽车通过大门，它缓慢地向第四个小屋开去，就是那个有火炉烟囱的小屋。两个女人出来，打开了小屋的门锁；在她

们后面跟着警察司机，手里拿着一个硬纸板箱。从后面的围栏那儿，K能够模糊地听到警车里面无线电广播发出的噼啪声。很快，就从火炉烟囱中冒出第一团黑烟。

那些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正在把一捆捆柴火卸下，堆到大门内。

那个警察回到警车里，坐在驾驶室里，梳着自己的头发。一个女人，那个穿着宽松衣服的大个子女人，从那间小屋里出来，敲打着一块三角铁。那当当的声音还没有落，就有一大群孩子已经挤在了门前，手里拿着杯子、盘子或者空罐头盒，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母亲。那个女人清理出一块地方，开始让孩子们两个人一对进去。K漫步走过来，站在了人群后面。孩子们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他们手里拿着汤和面包片。

一个小男孩出来的时候和人撞了一下，把汤都泼在了腿上。他小心翼翼地走着，好像自己尿了裤子，他又加入到队伍里。有些孩子就坐在小屋外面的空地上吃起来，别的孩子则把晚饭拿回到帐篷里。

K走近那个站在门口的女人。"对不起，"他说道，"可以给我点什么吃的吗？我没有盘子。我从医院来。"

"这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那个女人说道，然后看向别处。

他走回自己的小屋，穿上黑裤子，它还潮乎乎的。他把那件咔叽布短裤扔到床铺底下。

他和那个坐在汽车里的警察搭话。"我在哪儿能搞到吃的东西？"他问道，"我并没有要求到这儿来。现在我得在哪儿弄吃的？"

“这儿不是监狱，”那个警察说，“这儿是个营地，你得像营地里的所有人一样为了获得吃的而干活。”

“我被关起来怎么干活？我得干的活儿在哪儿？”

“滚开，”那个警察说，“去问你的朋友去。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我应该给你免费的吃食？”

还是在山里好啊，K想到。还是在农场的时候好啊，还是在路上的时候好啊。在开普敦的时候强多了。他想到那闷热黑暗的小屋，那些拥挤地躺在他周围铺位上的陌生人，那充满嘲笑的浓重空气。这就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他想：这就好像是一个噩梦。

现在，那里生起了更多的火堆，空气中弥漫着做饭的气味，甚至有烤肉的香味。那个穿着宽松衣裳的女人招呼他到厨房去，并且递给他一个塑料桶。“把这个洗洗，”她说道，“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锁上门。你知道怎么用挂锁吧？”K点了点头。在这个桶底有一层汤糊糊。那两个女人和那个警察一起上了警车，他们坐在车上开走的时候，K注意到，他们都直盯盯地看着前面，好像这个营地没有什么可好奇的东西。

黑暗降临了。围绕着一个个火堆，是一群群正在吃饭和聊天的人们；然后有人开始弹奏起一把吉他，有人开始翩翩起舞。最初，K只是在暗处转来转去，看着；然后，觉得自己这样很蠢，于是回到那座空荡荡的小屋里，在自己的床铺上躺下。

有人走进屋里：当一个黑影走近身旁的时候，他转过身去。“想来根香烟吗？”一个声音问道。K接受了递过来的香烟，坐起来，蜷着身

子靠着墙。借着火柴的光亮,他看见一个比自己年长的男人。

“你是哪儿的人呀?”那个人问道。

“今天下午,我绕着后面的围栏走了一圈,”K说,“谁都能爬过去。小孩都能在一分钟之内爬过去。可是为什么人们要呆在这里呢?”

“这儿不是监狱,” 那个男人说,“你不是听见那个警察告诉你这儿不是监狱了吗?这儿是加卡尔斯德里夫。这儿是一个营地。你不知道什么是营地吗?营地就是为没有工作的人准备的。是为所有那些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乞求工作的人们准备的,因为他们上无片瓦,肚子里没有食物。他们把所有这样的人都一起放到营地里面,这样他们就再也用不着到处讨饭了。你问我为什么不逃跑。但是那些没地方可去的人们, 为什么要从我们在这里已经得到的好生活逃跑呢?为什么要抛下这样松软的床铺和免费的柴火,还有那个带枪把门的人,他防止有贼三更半夜来偷你的钱。你从哪儿来,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

K沉默无语。他无法理解正在责怪他的人。

“你爬围栏,”那个人说道,“你已经离开了你居住的地方。加卡尔斯德里夫就是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欢迎你。你离开了你居住的地方,他们抓住了你,你是一个流浪者。没有居住的地方。第一次,送你到加卡尔斯德里夫。第二次,送你到布兰德弗莱。你想到布兰德弗莱去?那儿有徒刑,艰苦的劳动,砖厂,拿着鞭子的看守。你要是爬围栏,他们把你抓住,那就是第二次犯法,你就得去布兰德弗莱。记住了吧。这是你的选择。你到底想要到哪儿去?”他放低了声音:“你想要到山里去

吗?”

K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那个男人在他腿上拍了一下,“出来参加晚会吧,”他说,“你没看见他们在大门口搜人?那是正在找酒呢。按照命令,在营地里禁酒。来吧,出来喝点儿吧。”

于是K跟着那个人走出小屋,来到聚集在那个吉他手周围的人群里。音乐停止了。“这是迈克尔,”那个人介绍说,“他一路走到加卡尔斯德里夫来度假。咱们大家欢迎欢迎他。”有人强按K坐了下来,并且从一个用棕色纸张包着的瓶子里给他倒酒,他马上被一连串的问话包围了:他从哪儿来?他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干什么?他在哪儿被收容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离开那个大城市,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偏僻角落,这里没有工作,这里很多家庭都被赶出了那些他们世代居住过的农场。

“我当时要带我母亲到艾尔伯特王子城来居住,”K试图解释清楚,“她病了,她的两条腿给她带来了麻烦。她想要生活在乡下,避开没完没了的雨天。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老是在下雨。但是她在半路上去世了,在斯泰伦博斯,在那儿的医院里。所以她根本没有看见艾尔伯特王子城。她当年就出生在这儿。”

“老太太真可怜,”一个女人说道,“但是你们在开普敦没有福利吗?”她没等K回答,又说下去,“这里什么福利也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福利。”她挥了一下胳膊,把这个营地包括在内。

K继续说下去。“我在铁路上干活的时候,”他说道,“当时发生了一次塌方,我帮助清理铁轨来着。然后,我就到这里来了。”

出现了一阵沉默。K想到，现在我必须讲讲关于骨灰的事儿，这样才算完整，这样才是讲了整个故事。但是他发现他没法讲，或者暂时还没法讲。那个拿着吉他的人已经开始弹起一段新的曲调。K感觉到人群的注意力已经从他身上转移到音乐上去了。“在开普敦也没有任何福利，”他说，“福利已经停止了。”隔壁的帐篷门闪闪发光，被帐篷里的一枝蜡烛照亮；人们移动的身影投射在墙上比真人还要大。他躺下来，凝视着天上的闪闪群星。

“我们进来有五个月了，”他旁边的一个声音说道。这是那个从小屋出来的男人。他的名字叫罗伯特。“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三个姑娘，一个小子，还有我妹妹和她的孩子。我过去在克拉斯特鲁姆工作，在一个农场里。我在那儿呆了很长时间，十二年。然后，突然之间，羊毛没有市场了，卖不掉了。然后他们开始实行限额制度——每个农场主只允许生产那么多羊毛。然后，他们关闭了一条通往奥茨胡恩的路，接着，他们关闭了另一条路，然后他们把两条路都开放了，接下来，又把两条路永久关闭了。于是一天他来找我，那个农场主，他说：‘我不得不让你走了，这么多个月都是只吃饭没有活儿，我供不起了。’‘我该上哪儿去呢？’我说，‘您知道哪儿都没有工作。’‘对不起，’他说，‘不是对你个人的，我实在是供不起了。’就这么着，他让我走人了，我和我一家子，而他留下一个人，那人到那儿只有很短时间，是个年轻人，单身汉。只要喂一张嘴——这他供得起。我对他说：‘我现在没工作了，我能供得起什么？’最终，我们收拾了全部家当，开路走人；就在路上，我不撒谎的，就在路上，警察把我们抓了，他给他们打了电

话，他们就把我们抓了，就在当天晚上我们就到了这儿，被关到加卡尔斯德里夫的铁丝网里面来了。‘没有固定住处，’我告诉他们，‘昨天晚上我还有一个固定住处呢，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晚上就没有固定住处了呢？’他们说：‘你看看你是愿意在哪种地方睡觉，是在大草原上，在一个灌木丛底下像头畜生那样，还是在一个有正常的床铺和自来水的营地里？’我说：‘要我选择吗？’他们说：‘你做出了选择，你选择了加卡尔斯德里夫。因为我们不会允许有人在这周围转悠惹麻烦。’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这么快就把我们抓了。他们想要制止人们跑到大山里不见了踪影，然后有一天夜里回来，剪断他们的围栏，把他们的牲畜赶走。你知道在这个营地里有多少男人——年轻的男人？”他向K俯下身子，降低声音：“三十个。你是第三十一个。有多少女人、孩子和老人？向周围看看，你自己数。所以我问你，那些不在这里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的男人们在哪儿？”

“我过去是在山里面，”K说，“可我没有看见任何人。”

“但是你问这些女人里的任何一个：她的男人在哪儿？她们都会说：‘他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他每个月给我寄钱来，’再不就是‘他跑了，离开我了。’所以，谁知道呢？”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一道小小的光亮闪亮着划过天空。K指点着。“一颗流星，”他说道。

第二天早晨，K出去工作了。铁路管理局首先来招加卡尔斯德里夫的男人们，然后是艾尔伯特王子城市政委员会，再后面是当地的一

些农场主。卡车六点三十分来接他们，到七点三十分他们已经在利乌哈姆卡北面干上活儿了。他们清理一座铁路桥上下游河床上的低矮灌木丛，挖坑，搅拌做安全围栏用的水泥。工作十分累人；到九十点钟，K已经站不稳在打晃了。山里的那段日子已经把我变成一个老头了，他想到。

罗伯特在他旁边停下来。"我的朋友，乘着你还没有累折了腰，"他说道，"你先想清楚他们会付给你什么。你拿的是标准工资，一天一个兰特。我拿一个半兰特，因为我有靠我养活的人。所以你不要那么卖命。去撒泡尿去吧。你住过医院，你还没好利落呢。"

后来，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三明治分给K一块，并且在一片树阴底下在他旁边四仰八叉地躺下来。"靠着你一个星期的这五六个兰特，"他告诉他，"你得买自己的吃食。营地只是个睡觉的地方。那些ACVV女士——你昨天看见她们了——她们一个星期来三次，但是那只是为孩子们的慈善事业。我妻子在城里有一个一星期三个半天的工作，做家务。她带着还在吃奶的孩子，把其他孩子留给我妹妹。所以我们一个星期大概能挣十二个兰特。靠着这点钱我们得养九个人，三个大人，六个孩子。别的人日子更苦。没有工作的时候，那可是太差劲了，我们就坐在铁丝网后面，勒紧了裤腰带。

"现在你挣了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花了它，那就是艾尔伯特王子城。而且，当你走进艾尔伯特王子城的一家商店的时候，所有的价格都突然上涨。为什么？因为你是从一个安置营来。他们不想要一个安置营离他们的镇子这么近。他们根本不想要。在一开始，他们就发

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反对这个安置营。他们说,我们引起疾病,不讲卫生,没有道德。是罪恶的渊薮,连男带女都包括在内。照他们的说法,在这个营地中间应该再竖一道围栏,男人在一边,女人在另一边,让狗在晚上巡逻把守。实际上他们是希望——我是这么看——这个营地离他们远远的,在卡普草原中间才好呢,连看都看不见。这样我们就能在半夜的时候像神话中的那些仙女一样踮着脚尖来,给他们干活,替他们给公园翻土,给他们冲洗坛坛罐罐,并且在早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干干净净。

“所以我听见你问谁赞成办这个安置营?我要告诉你。第一个,是铁路当局。铁路当局喜欢在自己的沿线每十英里就有一个加卡尔斯德里夫。第二个,是那些农场主。因为从这些加卡尔斯德里夫来的人身上,农场主能够用便宜到家的价钱雇人给他干白天的活儿,到晚上那辆卡车就把他们接走,他们一走,他就用不着为他们或他们的家庭发愁了,他们可能挨饥受饿,他们可能熬冷熬寒,他统统不知道,那就不关他的事儿了。”

在不远处,在听不见他们耳语的地方,在一个小折叠凳上坐着这帮人的监工。K看见他从他的保温瓶里倒咖啡。他那又长又扁的手指头在杯子把上根本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他跷着兰花指拿着杯子,喝着咖啡。越过杯子边,他的目光遇到了K的目光。他看到了什么?K想到,对于他来说,我是个什么人?那个监工放下杯子,把哨子放到嘴唇上,然后,照旧坐着,吹响了长长的一阵哨音。

这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正在砍一棵刺荆丛的根,这个监工来了,

站在他的身后。从自己的胳膊底下,K看见两只黑色的鞋子,和一根咯咯作响的棍子懒洋洋地在尘土里面敲击着,他觉得自己带着从前的那种紧张在哆嗦着。他继续砍着,但是他的两条胳膊上却没有半点力量。直到那个监工走开了,他才开始回过神来。

这天傍晚,他实在太疲倦了,吃不下东西。他把自己的垫子挪到外面来,躺着看着星星一颗接一颗地出现在紫色的天宇上。这时,有人在去厕所的路上绊倒在他身上。那儿出现了一阵骚动,他从那儿撤身出来。他把垫子搬回小屋,在黑暗中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置身在屋顶的瓦楞铁皮之下。

星期六,他们发了工资,日用物资供销站的运货车来了。星期天一个牧师来到这个营地,进行了一次祈祷礼拜仪式,然后所有的大门都开放了,直到宵禁的时候。K去参加了祈祷仪式。他站在妇女和孩子们当中,并且参加了唱赞美诗。然后牧师低下头去,进行祈祷。"让和平重新进入我们的心,哦,上帝,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园,决不对任何人怀有怨恨,下决心生活在一起,追随你的名,服从你的诫令。"后来,他对一些老人讲了一番话,然后,爬上那辆一直在门口等着他的蓝色汽车,扬长而去。

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地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或者去看望朋友,或者只是到草原上走走。K看见一家八口人,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穿着他们最好的素净的黑衣服,女孩子穿着粉红色和白色相间的衣服,带着白色的凉帽,男孩子穿着灰色的西服打着领带,双脚穿着亮闪闪的黑皮鞋,动身走上进城的漫漫长路。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一

群姑娘,笑着,手挽着手;那个弹吉他的男子和他的妹妹和女朋友走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不去呢?"K向罗伯特建议说。"那些年轻人愿意去就让他们去吧,"罗伯特回答道,"艾尔伯特王子城在星期天有什么特殊的?我以前就见识过了,在我看来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想去,就和他们一起去吧。你给自己买上一瓶冷饮,坐在咖啡馆外面,抓抓你身上被跳蚤咬的包。在那儿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我说,如果咱们注定要进监狱,就让咱们进监狱吧,不要让咱们装样儿了。"

但是K还是离开了营地。他漫步走下加卡尔斯河,直到那铁丝网、那些小屋和那个水泵都看不见了为止。然后他在温暖的灰色沙地上躺下来,把贝雷帽扣在脸上,他睡着了。他醒来时一身大汗。他拿起贝雷帽,眯缝着眼睛看着太阳。从他的眼睫毛缝里射进来彩虹的七色光,这七色光布满了天空。我就好像一只不知道自己的洞在哪里的蚂蚁,他想到。他把自己的双手插进沙子,让沙土一次次地穿过手指流淌。

在医院里刮光了的胡子,正开始再次盖住他的嘴唇。他发现,现在依然很难十分放松地和罗伯特及其围坐火边的家人呆在一起,那些孩子的眼睛总是目不转睛盯在他的身上。特别是一个小男孩,无论他坐到哪儿都追着他,要抓他的脸。那个孩子的母亲,很难堪,要把他带走,然而他却扭动挣扎着,哭叫着让放开他,直弄得K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该冲哪儿看。他怀疑那些大一点的姑娘在背地里笑话他。他以往从来不知道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该举止如何。那些慈善救济会的女士,也许是因为他瘦得可怜,也许是因为断定他是个头脑简

单的人,所以经常让他清洗粥桶:一个星期三次,这使他有顿饭吃。他把一半工资交给罗伯特,把另外一半放在自己兜里。没有他要买的东西,他根本不进城。罗伯特依然在以各种方式照顾他,但是不再对他发表关于这个营地的讲话。"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像你那样睡觉,"罗伯特说。"是的,"K回答说,他对罗伯特也看到这一点感到震惊。

在铁路桥周围的活儿干完了。有两天工夫,这些人都被临时解雇了,然后市政委员会又插进来接他们去做公路平整地面的工作。K和其他男人在大门口排队,但是在临出发前的最后一刻,他却拒绝上那辆卡车。"我病了,我不能干活儿,"他告诉那个看守。"随你的便,不过不会给你发工资,"那个看守说。

就这样,K把他的垫子从屋里拿出来,躺在小屋旁边的阴影里,用一只胳膊挡住脸,而这时营地的生活就在他周围展开。他就这么躺着,一些比较小的孩子最初和他保持着距离,然后试图把他叫起来,当他还是不愿意起来时,他们就把他的身体编排到他们的游戏里。他们爬到他的身体上,倒在他的身上,好像他就是大地的一部分。他还是藏起他的脸,翻过身来,他发现即是有那些小小的身体骑在他的后背上,他也能打瞌睡。他发现在这种游戏之中有一种出人预料的快乐。这使他感觉到,从那些孩子的触摸中他正在吸取到健康;当那些从市政委员会来的男人们在厕所的坑里撒石灰的时候,孩子们都跑过去看,这时他反倒很难过。

透过围栏,K对那个看守说:"我可以出去吗?"

"我还以为你病了呢。今天早上你告诉我你病了。"

“我不想去干活。我为什么必须去干活?这儿又不是一所监狱。”

“你不想去干活儿,可是你想别人给你饭吃。”

“我不需要什么时候都吃饭。当我需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会去工作的。”

在那个小警卫室的走廊里,那个看守坐在帆布躺椅上,步枪斜靠在他旁边的墙上。他笑嘻嘻地看着远处。

“那么你能打开大门么?”K问道。

“离开这儿的惟一办法是和干活的人一起走。”看守说。

“那么,如果我爬围栏会怎么样?如果我爬围栏你会怎么办?”

“你爬围栏我就会向你开枪,我对上帝发誓,我会想都不想就开枪,所以你不要尝试。”

K抚摸着那道铁丝网似乎在心里掂量这种冒险。

“让我告诉你点儿事情吧, 朋友,” 那个看守说道,“为了你自己好,因为你是新来这儿的。如果我现在让你出去,三天之内你就会回来,请求让你进来。我知道。在三天之内。你会站在这个大门口,满眼的眼泪,恳求我让你回来。你为什么要逃跑呢?在这里你有了一个家,你有了饭吃,你有了一张床。你有了工作。外面的世界上人们正在受苦,你已经看到了,我不需要告诉你。你为什么要加入到那帮人里面去呢?”

“我不想要呆在营地里,这就是全部原因,”K说道,“让我爬围栏走吧。你就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没有人会注意我不见了。你们甚至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

"你爬围栏我就会开枪打死你，先生。决不会手软。我只告诉你这个话。"

第二天早晨K躺在床上，这时别的男人都去干活了。稍后，他又走到大门口。还是那个警卫在值班。他和K聊起了足球。"我有糖尿病，"那个警卫说，"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根本不派我到北方去。到现在有三年了，我一直就干点儿文字工作、仓库工作，执行点儿看守勤务。你认为在营地里很不好，你试试在外面这儿，一天坐上十二个小时无事可做，只能看着那些荆棘丛。还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朋友，这可是实话：一旦哪天我得到命令到北方去，我就开溜。他们再也别想看见我了。那不是我的战争。让他们去打吧，那是他们的战争。"

他想要知道K的嘴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有点好奇，"他说），K原原本本地讲给他听。他点了点头。"我认为是这么回事。但是过去我还以为可能是什么人用刀刺的呢。"

在警卫室里，他有一个用煤油当燃料的小冰箱。他拿出一份冷鸡和面包做的中饭，与K共享，他把吃的东西通过铁丝网递过来。"我觉得，咱们过得很不错了，"他说，"你得想到现在打着仗呢。"他狡猾地微笑着。

他谈起这个营地里的那些女人，谈起夜里那些女人对他和他的同事的探访。"她们在性欲上饥渴得要命呢，"他说，然后打着哈欠，回到他的帆布躺椅上。

第二天早晨，K被罗伯特摇醒。"快穿衣服，你必须去工作了，"罗伯特说。K推开他的胳膊。"来呀，"罗伯特说道，"今天他们需要所有

的人,不许找借口,不许争辩,你必须来。"十分钟后,K站在营地大门外,置身在拂晓的寒风中,正在报数,等着那辆卡车。他们乘车穿过艾尔伯特王子城的街道,然后驶出市区,开向克拉斯特鲁姆;他们沿着一条农场的道路,经过一片爬满树阴的住宅,在一块郁郁葱葱的苜蓿地边上停下车来,在那儿,两个系着武装带、拿着步枪的警察预备役军人正站着等着。他们刚一爬下卡车,一个农场工人就把一把把镰刀递到他们的手上,那人连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和他们交换一下眼神。一个高个男人,穿着新熨的咔叽布裤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举起一把镰刀。"你们都知道怎么用镰刀," 他高声说道,"你们有两摩肯[①]的地要割呢。那么,下地去割吧!"

男人们一字排开,彼此隔开三步远,开始在田野上一边干一边向前走。他们弯着腰,把苜蓿拢在一起,割着,然后向前迈上半步,动作很有韵律,K很快就汗流浃背,头晕目眩了。"割干净,割干净!"一个声音就在他身后喊着。K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个穿咔叽布衣服的农场主;他能够闻到他用的那种除臭剂的甜丝丝的气味。"你是在哪儿长大的,瘦猴?"那个农场主喊着,"割得低一点,割干净!"他从K手里拿过镰刀,把他推到一边,农场主把下一丛苜蓿拢在一起,割得又低又干净。"看见没有?"他喊道。K点了点头。"那么割吧,伙计,割吧!"他喊着。K弯下腰去,像用锯那样用着镰刀,贴着地面把下一丛苜蓿割下来。"他们从哪儿抓来这么个垃圾?"他听见那个农场主冲一个预备

① 摩肯,南非土地面积单位,一摩肯大约相当于两英亩。

役军人喊着。“他都半死不活的了！下一次他们能挖起一些尸首来应付我们!”

“我干不下去了!”在第一次休息的时候,K气喘吁吁地对罗伯特说,“我的腰都要断了,每次我一站直了,都天旋地转的。”

“你就干得慢点儿吧,” 罗伯特说,“他们没法让你干你干不了的事儿。”

K回头看着自己刚才割的乱糟糟的那垄苜蓿茬子。

“你想知道这人是谁吗?” 罗伯特悄声说道,“这家伙是警长乌斯图森的小舅子。他的收割机坏了,于是出了什么情况?他拿起了电话,打给警察局,今天早上的首要事情是要三十个人手来给他割苜蓿。这就是这儿行事的规矩,是制度。”

到天擦黑的时候，他们割完了那块地，把打包的活儿留给明天干。K精疲力竭,累得直打晃。他坐在卡车里紧闭双眼,觉得自己好像嗖的一下被抛出去,穿行在无穷无尽的空间之中。一回到小屋,他就像死了一样睡过去。午夜时分,他被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吵醒。从他四周传来不满意的嘀咕声:所有的人似乎都醒着。在这些帐篷中的什么地方,那个婴儿发出一轮轮的啜泣、大哭和尖叫,接下来的就是一阵阵的被憋得透不过气来的喘息。在好像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们都躺着谛听着。K困得心里难受,他感到自己身体里一股怒火正在越来越大。他躺着,两只握得紧紧的拳头紧挨着胸口,真希望那个孩子被人掐死。

上班的路上,在卡车的后厢里,向后的气流在他们身上咆哮,K

提起昨天夜里那孩子的哭喊声。“你想知道最后他们是怎么让那个孩子闭嘴的吗?”罗伯特说,“白兰地。白兰地和阿司匹林。那是惟一的药品。在营地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他停顿了一下。“让我告诉你他们开办这个营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他们开办这个新家是为了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为那些来自本特杰斯克拉尔和翁德多普的非法侵占空房者,大街上的乞丐、失业者,在山上睡觉的流浪者,被农场驱逐的人。可是他们开门不到一个月,所有的人都病了。先是痢疾,然后是麻疹,再然后是流感,一个接一个。因为人像畜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本区的护士来了,你知道她干了什么?问问所有这里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她站在营区的中间,在所有人都能看见的地方,她哭了。她看着这些皮包骨头的孩子,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只是站着痛哭。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一个本区护士。”

“然而不管怎么说,”罗伯特说道,“他们大吃一惊。从那以后,他们开始在水里撒药片,挖厕所,喷药水灭苍蝇,并且送来一桶桶的汤。但是你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爱我们吗?根本别想。他们情愿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生病和死去的时候看上去太可怕了。如果我们只是变得越来越瘦,变成了纸,然后再变成了灰,被水漂走被风吹走,他们就会连一个小钱儿也不给我们。他们只是不想让自己心里不舒服。他们想要睡得感觉良好安稳舒服。”

“我不懂,”K说道,“我不懂。”

“你看得不够深,”罗伯特说,“好好看看他们的心,你就会明白了。”

K耸了耸肩膀。

"你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 罗伯特说，"你过去全部生活就是睡觉。是该醒来的时候了。你认为他们为什么对你，对你和孩子们很仁慈，因为他们认为你是无害的，你的双眼没有睁开，你没有看到你周围的现实。"

两天后，那个在夜里哭叫的孩子死了。因为这是一个来自上面的铁定原则，无论哪种营地都不允许在营地内或者附近设立一个坟场，所以这个孩子被埋葬在这个城市墓地的后面。孩子的母亲，是个十八岁的少女，在参加完孩子的葬礼回来之后，就拒绝吃任何东西。她并不哭泣，而只是坐在她的帐篷旁边，直盯盯地凝视着艾尔伯特王子城的方向。朋友们安慰她的话她都充耳不闻；当她们抚摸她的时候，她把她们的手推到一边。迈克尔·K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站着，靠着围栏，观察了她几个小时。这就是对我的教育吗？他不知道。难道我最终要在一个营地里学习了解生活么？在他看来似乎一幕幕生活场景正在他面前展示着自己，所有这些场景都是前后一致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有一种预感，这些场景正在凝聚成或者就要凝聚成一种意义，虽然他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那个姑娘就这么守了一夜，又守了一个白天，然后回到帐篷里面去了。她依然既不哭泣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K每天早晨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今天会看见她吗？她的个子又矮又胖；没有人确切知道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虽然有人谣传说他在山里。K不知道自己是否终于跌入了情网。三天以后，那个姑娘又露面了，她恢复了她的生活。

看见她在其他人当中，K看不出任何她与别人不同的迹象。他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

十二月的一天夜里，这个营地的人们被激动的叫喊声吵醒，他们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着艾尔伯特王子城方向的地平线，一束巨大而美丽的橘黄色花朵正在黑暗的天宇上展开。人们发出惊讶的喘息声和口哨声。"我打赌那是警察局，信不信！"有人喊道。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就站在那里观察着，大火汹涌而出，有如奔泻的喷泉，在消耗着自己，在渐渐烧尽。有时候，他们确信自己能够穿过几英里的空旷草原听见喊声、哭声和熊熊火焰发出的呼啸声。然后逐渐地，那花朵变得更红，更暗了，那火的喷泉失去了它的力量，直到终于，一些孩子在大人的怀抱里睡着了，别的人也在揉眼睛了，这时，除掉远处发亮的浓烟，什么也看不见了，是回去上床睡觉的时候了。

警察在黎明时分发动了袭击。二十人的一个小队，有正规警察也有学生预备役军人，带着警犬和步枪，一个军官站在一辆车顶上，通过麦克风喊叫着发出一道道命令。他们下了卡车来到一排排的帐篷中间，拔出起固定作用的木桩，于是一顶顶帐篷轰然倒地，他们又向那些被裹在倒了的帐篷里、正在挣扎着的人们打去。他们闯进一栋栋小屋，向那些躺在床上睡觉的人大打出手。一个年轻人为了躲避他们，逃跑了，结果被他们追到厕所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被踢得失去了知觉；一个小男孩被一条警犬扑倒了，被大人救起来，被吓得尖叫不已，他的头皮划破了，淌着鲜血。营地里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被轰到那些小屋前面的一个露天空场上，并且被喝令坐下，他们衣服都没

有穿全，有些人在号啕大哭，有些人在祈祷，有些人被吓得目瞪口呆。在那些警犬和拿着上了顶门火的步枪的警察注视之下，营地里的人们从那个空场上观察着，这时其余的警察像一群蝗虫穿过一行行帐篷，把帐篷翻个底朝天，把帐篷里的东西扔到一些打开的空手提箱和盒子里面，直到那个地方看上去像个垃圾堆，衣服、床单被褥、吃的东西、炊具、陶瓷餐具、化妆品，扔得到处都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向那些小屋走去，并且也把那些小屋变得一团糟。

在这整个过程中，K都坐在那里，把贝雷帽拉得盖住耳朵，以抵御凌晨的寒风。他旁边的那个女人有一个哭叫着的光屁股婴儿，还有两个小姑娘，一边一个，紧紧地依偎着她的胳膊。“来，坐到我这儿来，”K悄声对那个小点的姑娘说。她的眼睛并没有离开这场降临在他们身上的大破坏，但是，她迈过他的腿，站到了他的两条胳膊形成的保护圈里，她嘬着自己的大拇指。她的姐姐也走了过来。这两个小姑娘紧挨着站在一起；K闭上了眼睛；那个婴儿继续在踢踹着，呜咽啜泣着。

警察让他们在营地大门口排队，然后一个一个地鱼贯而出。他们随身带着的所有东西都被迫留在了身后，甚至有些人裹在睡衣外面的毯子也包括在内。一个牵着狗的家伙从K前面的一个女人手里夺过一个小收音机：他把它扔在地上，然后狠踩上一脚。“禁止听收音机，”这就是他的解释。

在大门外面，男人们被轰到左面，女人和孩子在右面。大门统统上了锁，营房空荡荡地耸立在那里。然后那个上尉，就是刚才发出命

令的那个金发碧眼的大个子，他带着那两个自由军看守，来到站在围栏前面、排成一行的男人们面前。那两个看守被解除了武装，头发和身上的衣服都乱糟糟的：K很奇怪，不知道在警卫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上尉说道，“告诉我们什么人失踪了。”

有三个人失踪了，三个在另一个小屋里睡觉的男人，K和他们彼此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上尉在对那两个看守喊叫着，他们在他面前赔着小心，必恭必敬。最初K以为他大喊大叫是因为他习惯了用麦克风讲话；但是那隐藏在叫喊声后面的愤怒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让人决不会对它的存在有半点误解了。“我们在我们的后院都养了些什么！”他喊道，“一窝子罪犯！罪犯、怠工者和懒汉！还有你们！你们两个！你们整天就是吃呀，睡呀，长膘呀，人家都以为你们俩在看守着这帮人，可人到哪儿去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以为你们在这儿是干什么呢——管理一个度假夏令营吗？这是一个营地，伙计！这是一个教懒汉们怎么干活的营地！如果他们不干活，我们就关闭这个营地！我们把它关闭了，把所有这些无赖流氓统统赶走！滚蛋了就别回来！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他转身朝着那群男人。“是的，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无赖，你们，我正在说你们！”他喊道，“你们什么都不感谢！在你们没处住的时候，谁给你们盖了房子？在你们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谁给了你们帐篷和毯子？谁护理你们，谁照顾你们，谁每天带着吃的到这儿来？可你们是怎么报答我们的？好啊，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饿肚子！”

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在他的一个肩膀上，太阳闪耀着，样子好像

一个火球。“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吗?”他叫喊着,“我要求每一个人都听我说!你们要求战争,你们就得到战争!我要放我自己的人看守这里——滚他妈的自由军!——我要放我自己的人看守,我要锁起各个大门。如果我的人看见你们任何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在铁丝网外面,他们已经得到了开枪射击的命令,格杀勿论!除掉有招呼去干活儿,不许任何人离开营地。禁止探望,禁止外出,禁止郊游野餐。早晚点名报到,每个在场的人都要答到。我们过去对你们讲慈悲的日子够长了。

“我要把这两只猴子和你们一起关起来!”他抬起一只胳膊夸张地指着那两个看守,他们还站在那里必恭必敬地听着。“我要把他们关起来,教他们知道谁在这里管事儿!你们!你们以为我没有留心你们两个,对不对?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过的好日子,对不对?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在你们该警卫上岗的时候干的所有那些操蛋的事儿?”这个念头看来使他更是怒火中烧,他突然一转身,冲进了警卫室,片刻之后,他又出现在门口,双手抓着、肚子顶着一个刷着白瓷漆的小冰箱。他的脸因为用劲儿憋得通红;头上的帽子在门楣上一碰,掉了下来。他走到门廊边上,用尽全身力气把那个小冰箱往高处举,然后猛地往地上一摔。冰箱着地发出轰隆一响;煤油开始从发动机里渗出来。“你们看见吧?”他气喘吁吁地说。他把冰箱推倒在地。冰箱门哗啦一声敞开了,接着从里面滚出一瓶一升装的姜啤酒,一桶人造黄油,一串香肠,零星几个桃子和葱头,一个塑料水瓶和五瓶啤酒。“你们看见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说道,瞪着眼睛。

整个上午他们都坐在太阳地里等着，这时两个年轻的警察和一个帮忙的人公事公办地慢腾腾翻着那些破坏物的碎片。那个帮忙的人穿着一件蓝色T恤衫，胸前背后都写着圣何塞州的字样。在小屋里，他们找到了一些密藏的葡萄酒，他们把酒都倒在了地上。他们把发现的所有武器堆成一堆：一根狼牙棒[1]，一根铁棍，一根长铁管，一把大羊毛剪子，几把折刀。到中午的时候，这次搜查宣布结束。警察把营地的住户们又轰回营地，锁起各个大门。几分钟后这些警察都走了，留下他们两个人，整个下午这两个家伙就坐在凉篷底下，看着加卡尔斯德里夫营地的人们在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寻找着自己的物品。

后来，他们从一个新来的看守那里才了解到，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乌斯图森把那么大的火气发在他们身上。昨天半夜，高街上的那家焊接铺子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接着发生了一场无法控制的大火，火势蔓延到隔壁的楼房，然后蔓延到本城的文化史博物馆。这家有着茅草屋顶，美洲香槐木天花板和地板的博物馆，在一个小时之内便化为灰烬，虽然在院子里展览的一些古代农业工具被抢救出来了。警察们打着手电在焊接铺子的瓦砾中搜寻，发现了有人用暴力撬门而入的证据；而且他们自己的一个司机回忆起来，在前一天傍晚，他在靠近加卡尔斯德里夫的拐弯处，拦住骑着两辆自行车的三个陌生人（他警告他们，说他们违反了宵禁令；他们辩解说他们正在尽快赶回翁德多普

---

① 狼牙棒，指一种头部有疙瘩的大棒。

去，他们住在那儿；当时他也没有再多想这件事情），看来事情很清楚，营地的人牵连到与这个城市作对的纵火行动之中。

K在收集他那为数不多的东西时，并没有付出多少麻烦；但是住在小屋里的其他人有皮箱或手提箱，他们闷闷不乐地在那些破坏物的碎片中走来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仅仅为了一把塑料梳子也会爆发一场打斗。K退到一边。

虽然这天是星期三，但是那些送汤的女士并没有来。女人们的一个代表到大门口要求使用营地厨房的炉子；但是看守们声称没有钥匙。有人，也许是个孩子，用一块石头砸破了厨房的窗户。

第二天也没有卡车来接去干活的人们。上午九十点钟，有两个新来的男人替换了警察看守。“他们要饿死我们，”罗伯特说，那声音大得足以让别人听见。“那场大火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借口。现在他们要干他们总是想干的事情了——把我们关起来，等着我们都死掉。”

K靠着铁丝网，眺望着外面的草原，心里琢磨着罗伯特的话。他发现把这个营地看成是一个安置被遗忘的人的地方，这种想法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感到奇怪。这个营地坐落在城市看不见的地方，坐落在一条除了这里不通向任何别的地方的大路上，看来也不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种蓄意的行为。然而他还是无法相信，警卫室走廊上的那两个年轻男人（他们总是平静地坐着，看着，打着哈欠，抽烟，不时走到屋子里小睡一会儿），他们会眼睁睁看着这些人正在死去。人们死去的时候，就会留下尸体。甚至饿死的人也会留下尸体。死尸能够像活的肉体一样惹他们生气，如果活的肉体会惹他们生气是真的

话。他想，如果这些人真的想要摆脱我们（他好奇地观察着这个想法在头脑中自己展开开来，好像一棵植物在生长），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永远忘掉我们，他们就应该给我们镐和铁锹，命令我们挖坑，在这个营地中间挖一个大坑，当我们都挖得筋疲力尽，他们就应该命令我们爬到大坑里，自己躺下，当我们躺在那儿了，我们所有人都躺下了，他们就会拆掉那些小屋和帐篷，撕下那些铁丝网，然后把那些小屋、铁丝网、帐篷和所有我们拥有的最后一点东西都扔到我们身上，用土把我们掩埋起来，并且把土踏平。然后，也许，他们就开始忘记我们了。但是谁能够挖一个那么大的坑呢？靠三十个男人根本办不到，即使有女人、孩子和老人帮忙也办不到，以我们现在的状态，除了镐和铁锹一无所有，在这里这么个像石头一样坚硬的草原上，根本办不到。

这种想法更像是罗伯特的想法，而不像他的想法，因为他了解自己。他会说，这种思想是罗伯特的思想，它仅仅是在他的内心中找到了一个归宿，或者他可以说，虽然这种思想的种子来自罗伯特，但是它已经在他内心里长大了，现在已经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他不知道。

然后，星期一的早晨，地区委员会的卡车像往常一样来接他们去干活。他们上车前，警卫检查了名单上他们的名字；别的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按照司机手里的一份花名册，他们在几个不同的农场分别下车。K发现自己和两个同伴被安排干一件修理围栏的工作。这个活儿干得很慢，因为他们用的不是新铁丝而是一段段不同长度的旧铁丝，把它接起来以后，它就卷向不一致的方向。K很喜欢这项工作的不慌不忙和重复性。他们早上来，傍晚回去，在这个农场呆了有一个

星期,在有些天,干的不过是修理几百米的围栏。有一次,那位农场主把K领到一旁,给了他一枝香烟,并且对他十分赞赏。“你对铁丝网很有感觉,”他说,“你应该干修围栏这一行。不管怎么说,在南非永远需要好的修围栏工人。如果你干家畜买卖,你就需要围栏: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继续说道,他也喜欢铁丝网。不得不用一些污七八糟的材料,这让他心里很痛苦,但是哪儿有什么别的材料呢?在周末,他付给这三个人正常的工资作为他们干活的报酬,此外还给了他们一包水果、青玉米和穿过的衣服。他送给K一件旧毛衣,而给另外两个人一纸盒不用的东西,带给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在回来的路上,在卡车上,K的一个伙伴在那个盒子里翻着,拿出一条很大的棉布女裤。他伸直了胳膊用手指尖提拎着它,皱了皱鼻子,把它扔下了。呼呼作响的向后的强大气流挟带着它旋转而去。然后他把整个盒子扔到了车厢外面。

这天晚上在营地里有人喝酒,并且爆发了一场打斗。当K再看的时候,一个自由军的士兵,就是那个声称有糖尿病的人,正站在火光里,紧按住自己的臀部,呼叫救命。他的双手因为沾满了血而在火光中发亮,他的裤腿都湿了。“我要出什么事儿了?”他一遍遍地喊着。人们甚至能够看见血在他的手指之间渗流,黏稠得像油一样。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看。

K冲到大门口,在那儿,两个警察看守正在朝发生骚动的方向窥视。“那个人被人用刀扎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他正在流血,你们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

那两个看守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把他带过来，”一个说道，“然后我们会看看。”

K跑了回去。那个受伤的人正坐在地上，他的裤子褪到脚脖子上，不停地说着话，紧按着自己的臀部，血从那里继续在向外冒。“我们必须把他抬到大门那里去！”K喊道。这是他第一次在营地里提高了声音说话，人们好奇地看着他。“抬他到大门口去，那他们就会带他到医院去！”那个坐在地上的人用劲点着头。“带我到医院去，看我的血都流成什么样子了！”他喊着。

他的同事，另一个自由军士兵，挤到他的身旁，带来一条毛巾，他试图用它系住那个伤口。有人用胳膊肘捅了捅K：这是来自另一个小屋的男人。“离开他们，让他们互相照顾吧，”他说。人群开始散开了。很快那里只留下一些孩子，还有K，看着那个年轻点儿的男人在摇曳的火光中给那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包扎受伤的臀部。

K永远没有发现是谁用刀子扎伤了那个看守，也不知道他的伤口是否痊愈了，因为这是他在这个营地的最后一夜。当别人都上床睡觉的时候，K悄悄地把自己的东西包在那件黑色短大衣里面，溜了出去。他在蓄水槽后面藏了起来，直等到火堆的最后余烬熄灭了，直等到除了穿过草原的呼呼风声之外周围再没有任何声响。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很长时间，他不由得浑身打哆嗦。然后，他脱掉鞋子，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踮着脚尖朝厕所后面的围栏走去。他先把自己的包裹扔过去，然后爬上围栏。有一瞬间，正当他骑跨在围栏上的时候，他的裤子被铁丝网上的一个蒺藜钩住了，在那

银蓝色的夜空衬托下，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容易射击的目标；但是他随后自己挣脱了，他依然踮着脚尖走路，外面的地面和围栏里的地面惊人地相像。

他走了一整夜，没有感到丝毫的疲倦，他有时因为重获自由的激动而颤栗着。天蒙蒙亮的时候，他离开了大路，在开阔的乡间穿行。他一个人也没有看到，然而却不止一次被从藏身之处突然跳出来的羚羊吓了一跳，那些羚羊飞奔而去，跑进丘陵之间不见了。干枯的白草在风中摇动；天空幽深湛蓝；他的身体洋溢着无穷的精力。他绕着一个个大圈走着，他避开第一栋农舍，然后又避开第二栋。周围的景色是如此空旷，使他有时不难相信自己是第一个踏上这里不同寻常的土地，打扰这里的不同寻常的鹅卵石的人。但是每隔一两英里就会有一道围栏，这提醒他自己是一个非法入侵者和逃犯。当他从围栏下钻过的时候，他能从那绷得紧邦邦的铁丝网上感到一种手艺人的快感，你只要一碰它，它就会发出嗡嗡的声响。然而，他却无法想象自己把生命都花在把一根根木桩钉进地里，竖起一道道围栏，把大地分割成一块块的土面。他认为自己并不是那种能在身后留下痕迹的沉重、有分量的东西，而只好像大地表面的一块斑点那样的小东西，睡得太深沉了，注意不到蚂蚁脚的抓弄，蝴蝶牙齿的摩擦，也注意不到尘埃的翻滚。

他爬上最后一道斜坡，他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当他到达坡顶时，下面的那栋房子映入了眼帘，首先是那屋顶和破裂的山墙，然后是那刷白的墙壁，一切都像当初一样。肯定，他想到，现在我肯定比那个维

萨基家的末代子孙活得长；肯定我在山里靠空气度过的每一天或者在那个营地里被消耗的每一天的时间都和那个小伙子要忍受的每一天一样长，无论他吃东西还是挨饿，无论他在那个藏身的小洞里睡觉还是醒着。

后门没有上锁。当K推开上顶板的时候，有个东西跳了出来，几乎撞到他的脸上，接着绕过墙角跑掉了：一只猫，一只长着黄色带黑斑毛皮的大猫。在这个农场上，他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猫。

这所房子散发着热气和尘土的气味，但是还有陈年油脂的哈喇味和没有鞣制过的皮子的气味，当他走近厨房的时候，那气味变得更为强烈。在厨房门口他犹豫了。他想，现在还有时间，可以扫掉我的脚印，踮着脚退出去。因为无论我回来是为什么，但决不是为了要像维萨基家的人那样生活，睡在他们睡觉的地方，坐在他们的门廊上眺望他们的土地。即使这栋房子注定要被人抛弃，成为留给世代维萨基家族鬼魂的家园，那也不关我的事。当初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这栋房子。

厨房空荡荡的，一道阳光从屋顶上的一个窟窿照射进来，气味是从食物储藏室飘出来的，K向那里的阴影中一看，发现半只绵羊或山羊肉挂在一个钩子上。虽然那里没有留下什么尸体，但是那些骨头用一张干燥的灰色羊皮纸收集在一起，绿豆蝇依然围绕着那堆骨头嗡嗡地打转。

他离开厨房，走过这栋房子的其余房间，在昏暗中寻找着那个姓维萨基的小伙子的踪影或他藏身之地的线索。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地板上落着一层新的尘土。顶楼的门从外面上了锁。各种家具都放在原

来的位置上，没有任何能够说明情况的痕迹。他站在餐厅中间，屏住呼吸，谛听着来自上面或下面的最轻微的响动；但是那个维萨基孙子的心脏（如果说那儿有这么个孙子并且还活着），总是和他自己的心脏同时跳动。

他走出屋子，来到阳光下，走上穿过草原通向那道水坝和田野的小径，当初他在那里撒下了母亲的骨灰。沿路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树丛他都熟悉。在水坝前他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自然亲切，这是在那栋房子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躺下来休息，把那件黑色短大衣卷起来枕在脑袋下面，看着上面如盘的天空。我要住在这里，他想到：我要永远住在这里，这是我母亲和姥姥生活过的地方。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真可怜呀，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人必须准备像个畜生一样地活着。一个人想要活命，就不能住在一栋窗户洒满阳光的房子里。他必须白天住在一个洞洞里隐姓埋名。一个人必须这么活着，不留一点儿自己活着的痕迹。事情已经闹到这样的地步。

水坝本身完全干涸了，昔日它周围的茵茵绿草都枯萎变脆，成了白色，枯死了。在那里丝毫不见他当初种下的南瓜和玉米的踪迹。草原的野草已经覆盖住他翻挖出的地块，正长得欣欣向荣。

他松开了水泵的制动装置。风车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摇摆着，颤抖着，开始转动起来。活塞插进去又抽上来。水涌出来，最初是赤褐色的稀泥浆，然后变得清凌凌的。一切都像当初一样，都像他在山里时回忆的一样。他把手伸进水流，感觉到那水冲击着他的手指向后的力量；他爬到水坝里面，站在那水流下面，他扬起脸来像一朵花，他喝

着，让水冲洗着；对那水他总也弄不够。

他在露天地里睡着了，又从一个梦中醒来。在梦中，那个姓维萨基的小伙子，在地板下的黑暗中，身子蜷成一个球，一些蜘蛛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橱柜的巨大重量就压在他的头上，他的嘴里在说着一些什么话，是请求，叫喊还是命令，他搞不清楚，听不见或者听不明白。他坐起来，感到身体僵硬精疲力竭。可不能让他从我这里偷走我的第一天！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我可不是回来当使唤丫头的！他已经照顾自己这么多个月了，那就让他再照顾自己更长的时间吧！他把身子裹在黑色短大衣里，咬紧牙关，等待着黎明。他已经对自己许愿要盖一个住所，并且对于按部就班地做这件事有些急不可耐，在体验过挖坑、布置的快乐之后，他感到身上发痛。

整个早晨，他都迈着沉重的脚步在草原上走着，沿着通向山脚的浅浅溪谷，沿着岩石断裂成陡峭的线条的断层，寻找着。距离那个水坝三百米，有两个低矮的小山，好像女人丰满的乳峰，曲线彼此相对。在两座小山的汇合处，小山的山脚构成了一道倾斜的裂缝，有人的腰部那么深，三四码长。这道裂缝的底部是一块深蓝色的沙砾层；从裂缝的四壁可以刮下同样的沙砾。这就是K安身的地方。从那栋农舍旁边的棚子里他拿到了工具：一把铁锹和一把凿子。从羊圈的屋顶上他拆下来一块五英尺长的瓦楞铁。从山下那个荒芜果园的破败的围栏上，他费了好大力气卸下来三根围栏桩子。他把所有这些东西运回水坝旁边，然后开始工作。

他的第一步是掏空那道裂缝的四壁，直到它的底部比上面更宽

为止，然后把沙砾层弄平整。他把裂缝的较窄的一端用一堆石头堵住。然后他把那三根围栏桩子横铺在那道裂缝上，再在那三根桩子上放上那张瓦楞铁板，用一些石板把它压住。现在他有了一个五英尺深的地洞或避难所。但是他向水坝方向倒退一段距离，再审视这个洞穴的时候，他的目光马上就发现了入口的黑洞。于是他把下午的其余时间都用在寻找各种方法来伪装它。当暮色降临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什么也没吃就过了第二天。

第二天上午，他拖来几袋河沙铺在自己洞穴的地上。他从山脚处的岩层凿下来一些平石板，垒起一道洞口前面的墙，只给自己留下一条不规则的窄缝，供自己勉强出入。他用泥和干草和成泥膏，把屋顶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都抹上了。在屋顶上他还撒上了沙砾。一整天他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感到有任何吃东西的需要；但是他发现自己干活变得更缓慢了，并且当他只是站着或者跪在自己的这个工程前面的时候，他的心思一阵阵地飘往别处。

当他把泥巴塞到缝隙里并且把它抹平的时候，他想到下一场大雨就会把他精心完成的泥灰工程都冲掉；的确，雨水会穿过他的房子流下溪谷。我当初应该在这层沙子下面铺一层石头，他想到；我应该考虑到给自己弄个屋檐。但是他随后想到：我又不是要离开这儿在水坝边上盖一座传给子孙后代的房子。我要盖的是个随随便便、能凑合一时遮身避雨的地方，将来放弃了也一点儿不心疼。这样，即使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或者它的废墟，也只会互相摇摇头，说：盖房的是些多不中用的家伙呀，他们的活儿真没有半点可自豪的地方！不过那也

无关紧要。

在那个棚子里，还剩下最后一把南瓜和西瓜籽。在归来的第四天，K开始着手种下这些种子。在如海的草原野草丛中，他为每一颗种子清理出一块地来。那些野草在他从前种下的庄稼的墓地上随风摇摆。他再也不敢浇灌整英亩的土地，因为新生野草的一片翠绿会暴露他的存在。所以他总是给那些种子一个一个地浇水，而从水坝那儿打水的工具则是一个旧油漆桶。在这种辛苦劳作之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有眼巴巴地等着种子发芽，如果它们会发芽的话。他躺在自己的洞穴里，想象着他的这些可怜的第二批孩子，正在开始它们的斗争，向上穿过黑色的土壤，朝着太阳。他心中的一个忧虑是，他是在夏末的最后几天里播种下这些种子的，他实在无法为它们提供更适宜生长的时间了。

在他照看这些种子的时候，当他守望着等待着土壤长出食物的时候，他自己对食物的需要却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饥饿成了一种他并没有感觉到而只是还记得的感觉。如果说他在吃东西，吃他能够找到的东西，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摆脱这样的信念，人不吃东西就会饿死。他吃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那些食物毫无滋味，或者味如尘土。

他告诉自己，当这块土地长出食物的时候，我就会恢复胃口，因为那食物会有滋有味。

在经过了在深山和那个营地的艰苦生活之后，他的身上除了骨头和肌肉之外什么也没有剩下。他的衣服已经变得褴褛不堪，挂在他

的身上毫无形状可言。然而，当他在自己的田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却感受到深深的肉体的快乐。他的脚步如此轻捷，简直像没有接触土地，似乎可以飞起来；似乎肉体和精神都可以飞起来。

他又开始吃各种昆虫了。由于时间像无穷的溪流流淌在他的身上，他会整个上午都趴在一个蚂蚁窝前面；挖出蚂蚁的幼虫，再用一根草棍把它们一个个粘起来，放进自己的嘴里。要么，他会扒开枯死的树皮，寻找甲虫的蛴螬；或者用夹克衫扇下在空中飞着的蚂蚱，撕下它们的头、腿和翅膀，把它们的身体拍成块，在太阳下晒干。

他也吃各种植物的根。他丝毫不怕中毒，因为他好像知道有益的苦与有害的苦之间的区别，好像他曾是一个动物，那种对于好坏植物的了解还没有在他的灵魂中泯灭。

一条小径穿过这个农场，然后兜个圈子与通向莫尔德纳尔斯河谷更远处的二级公路相连。他干脆退避到离那条小径一英里以外的地方。虽然这条小路很少有人走，但是依然有理由要小心谨慎。有几次，K听见远处有一辆汽车发动的嗡嗡声，不得不急忙弯腰隐蔽起来。有一次，他正懒洋洋地在那条河床上散步，偶然抬起头来，却看见一辆驴车从近到可以打招呼的地方经过，赶车的是一个老头，还有一个什么人，一个女人或者孩子，坐在他的身旁。他们是否已经看见他了？他害怕一动反而会引起对自己的注意，于是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完全是谁愿意看谁看，他看着那辆驴车不慌不忙地沿着那条小径走着，直到消失在下一座小山后面。

和这种经常不断的小心提防同样讨厌的是在用水上的限制。必

须决不能让人看见水泵的叶轮在转动，水坝必须总是让人看见好像是空空的；因此只能借着月光或者乘着暮色，他才敢松开制动器，抽上几英寸深的水，然后把水运到他种的东西那里去。

有一两次，他在潮湿的泥土上无意中发现了羊群的蹄印，但是他并没有多想。而后一天夜里，他被羊群喷响鼻的声音和杂沓的蹄声吵醒了。他从自己的小屋中爬出来，先是闻到它们的气味，然后才看见它们：那些山羊，在水坝干涸的时候，他以为它们逃跑了就永远不回来了呢。他磕磕绊绊地追着它们，高声咒骂着，扔着石头，他困得迷迷糊糊的，但是还是被想要挽救自己菜园子的欲望驱使着，他跌倒了，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他的掌心。他整夜都在那块地上巡逻。那些山羊显现在早晨的光线里，它们三三两两地散布在山脚下，等待着他走开；他整个白天都不得不留下来看守着；一次次地用石头在它们后面发动袭击。

这些野山羊不仅威胁到他的庄稼，而且它们的出现使得这块地显得很显眼，于是他决定：从此以后他白天休息，而晚上不睡觉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并且耕作这块土地。最初他只能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干活：在没有月光的深深黑暗之中，他总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伸出双手，对那些他想象出来的正在他周围逼近的黑影心中充满了恐惧。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他开始获得了一个盲人所具有的信心：他拿着一根树枝子探路，沿着他开出的他的家和那块地之间的小路走着，松开水泵的制动器，打开龙头，装满水罐，端着水从一棵瓜蔓走到另一棵瓜蔓，把野草扒开找到自己种下的东西。渐渐地他完全不怕黑夜了。实际

上，有时候他在白天醒来，向外面窥视的时候，那强烈的阳光常常使他畏缩，他回到自己的床上闭上眼睛，眼前依然有一片奇怪的绿色光晕。

已是夏末时节，自从他离开加卡尔斯德里夫营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他没有去找那个姓维萨基的小伙子，看来他永远不会去找他了。他努力不去想他，但是他发现自己很想知道那个小伙子是否并没有给自己在草原上挖一个洞穴，是否在这个农场的另外某个地方，正生活着一个和他自己差不多的人，吃蜥蜴，喝露水，等待着军队忘记他。但这情况似乎不太可能。

他尽量避开那栋农舍，好像那是一个死亡之地，除非他不得不去那里寻找各种必需品。他需要生火用的工具。在一个装破玩具的手提箱里，他有幸找到了一个红色塑料望远镜，它的一个镜片能够把阳光聚焦起来，足以把成把的干草烤得冒出青烟来。在棚子里他找到一块鹿皮，他把它割成一条条的，做成了一个弹弓，取代丢了的那个。

那儿有很多别的东西他可以拿回去，使自己的生活更容易更舒服：一个烤面包的铁篦子，一个烹调小锅，一个折叠椅，一些泡沫橡胶板，更多的装饲料的麻袋。他搜罗尽那个棚子的犄角旮旯，那儿没有一件东西是他觉得没用的。但是他很小心，不轻易把维萨基家的那些垃圾运送到自己那个地洞中的家里去，免得让自己重蹈他们的不幸。他告诫自己，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试图在水坝旁边开始做的那些事情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新家，开展一场与维萨基家族的竞争。就连他的工具也应该是木头、皮子和肠线一类材料做成的，这样，有朝一日他不

再需要它们的时候,各种虫子就会把它们吃掉。

他倚靠着水泵站着,感觉着每一次活塞达到它的动程底部时整个水泵发出的震动,谛听着黑暗中头上那个巨大的轮子在它上了油的轴承上转动的声音。多么幸运呀,我没有孩子,他想到,多么幸运呀,我没有要成为父亲的欲望。要是有个孩子,在这儿,在这内陆深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会需要牛奶、衣服,朋友和学校。我会失职,我会成为最差劲的父亲。其实,过一种仅仅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并不难。我是一个幸运的人,逃避开了被征召入伍的命运。他想起加卡尔斯德里夫的那个营地,想起了那些在铁丝网后面养大孩子的父母,他们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表兄妹及远房表兄妹的孩子,在那片土地上,那里的土壤被他们日复一日的脚步踏得紧邦邦的,被太阳晒得发硬,在那地面上寸草不生。我的母亲就是我把她的骨灰带回来的那个人,他想到,而我的父亲就是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我父亲就是宿舍门上贴着的那些规定。那二十一条规定的第一条就是"任何时候在宿舍里都要保持安静"。当刨的线不直的时候,教木工课的老师就用他残了的手指拧我的耳朵,还有,星期天的早上,我们穿着咔叽布衬衫、咔叽布短裤和黑袜子、黑鞋,肩并肩两人一排,列队到帕佩盖街的教堂去,以求得上帝的宽恕。他们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已经被埋葬还没有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没什么东西可传给别人的人,在这个自己的生活失去常规的地方度日月,倒是件好事的原因。

自从K回来一个月以来,没有任何他认识的客人来访。在那个农

舍地板的尘土上留下的新鲜脚印,是他自己的和那只猫的,那只猫来去全看它自己高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随后,有一天在他黎明时散步走过那所房子的时候,他看见房子的前门(它一向是关着的)敞开着一道门缝,他当下好像被雷击了一下。他站住的地方离开那道像眼睛一样张开的门缝不到三十步,他觉得自己好像一只突然赤条条暴露在阳光下的鼹鼠。他踮着脚尖退回到河床的掩护之下,然后偷偷溜回自己的洞穴。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没有走近那栋农舍,只是在黑夜里爬着去照料他的那块地,他担心鹅卵石碰撞发出的最轻微声响,会在草原上回荡,暴露出他的行动。那些南瓜的嫩叶现在好像一些生机勃勃的绿色旗帜,昭告着他对那个水坝的占领:他煞费苦心地用野草盖住那些瓜蔓,他甚至考虑要修剪那些瓜蔓。他睡不着觉,只能在那像蒸锅一样热的屋顶下面,躺在野草铺成的床上,伸长耳朵,谛听着各种声音,这每每使他会有所发现。

然而有很多次,当事实证明他的担心荒唐可笑,这时一阵阵的,他就会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脱离了人类社会,他正处在一种变得比老鼠更胆小的危险之中。他有什么根据认为那道开着的门就意味着维萨基家的人回来了,或者是警察来抓他到臭名昭著的布兰德弗莱去?在这么广大的国家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像蟑螂一样跑来跑去,行进在人生旅途上,逃避着战争,要是有这个那个难民藏在这个乡下的偏僻角落里,藏在一个空空的农舍里,他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肯定的,他或者他们(K仿佛看见一个男人推着一辆装满家什的手推

车，一个女人步履沉重地跟在他后面，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拉着那女人的手，另一个坐在手推车上面那堆东西的顶上，紧抱着一只喵喵叫的小猫，他们都累得要死，大风把尘土吹到他们脸上，并且吹着灰蒙蒙的云在天空中飞跑）——肯定的，这些人有更多的理由害怕他（这么一个完全是皮包骨头的野人，破衣褴衫的，在蝙蝠飞来飞去的时刻，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不是他怕他们，难道不是吗？

但是随后，他又会想到：如果他们是另一类人，是开小差的士兵或者不当班的警察，出来打山羊作为运动，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些体壮力大的人会对我的可怜诡计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们会笑话我的藏在野草里的南瓜秧，我的用污泥伪装的洞穴，并且踢着我的屁股告诉我打起精神来，把我变成他们的仆人，给他们砍树开路，给他们打水，为他们把山羊追赶得朝他们的枪口跑过来，这样他们就能吃上烤羊肉，而这时候我却蹲在一个树丛后面，端着一盘赏给我的下水。比起给他们当奴才来，难道说我白天黑夜地藏起来，隐身在地洞里，不是更好吗？（他们会不会想到要把我变成他们的奴仆呢？也许他们看见一个野人正在穿过草原向他们走来的时候，就开始打赌看谁能用一颗子弹打穿他帽子上的那个铜帽徽？）

一天天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艳阳高照，小鸟从一个树丛飞向另一个树丛，寰宇之间笼罩在一片深深的宁静之中，K的信心又恢复了。他整个白天的时间都躺在隐蔽的地方，观察着那栋农舍，而这时太阳在天宇上沿着巨大的拱形从左面移动到右面，大地上那座农舍的阴影则横过门廊，从右面移动到左面。在房子中间那条更深

的黑暗，是敞开的门道还是那扇门本身？距离太远了，看不清。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来了，他向那栋房子靠近，直到那座荒废的果园。那栋房子里没有一点灯光，也没有一丝声音。他踮着脚尖走进那片开阔地，穿过院子，走到台阶脚下，从那里他终于能够看清那扇门是开着的，它这么长时间里肯定一直就是这么开着的。他走上台阶，走进这所房子。在门厅的黑暗中他站住谛听着。全是一片沉寂。

这一夜的其余时间，他都是躺在棚子里的一条麻袋上度过的，他等待着。他甚至睡着了，虽然他不习惯于在夜晚睡觉。早晨，他重新走进这栋房子。地板新近被人扫过，壁炉也新近被人扫过。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还飘着淡淡的烟味。在棚子后面的那堆垃圾顶上，他发现了六个新的闪闪发亮的咸牛肉罐头盒，没有商标。

他回到自己的地洞，整个白天都在隐蔽中度过，他由于确信军人们来过这个农场，而且是走着来的，他感到震惊。如果他们是在追剿山中的叛匪，或者在追捕逃兵，或者只是进行一次巡视，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坐吉普车或卡车来呢？会有很多种解释，会有一千种解释，他无法猜透他们的心思；他所知道的就是，纯粹是幸运保护了他。

那天夜里他没有用水泵抽水，他希望太阳和草原上的风会吹干水坝的底部。他拔了更多的野草，成抱成抱的野草，把它撒在会暴露目标的南瓜蔓上。他躺下，静静地呼吸着。

一个白天过去了，接着是另一个白天。然后，当太阳正在下山的时候，K从自己的家里爬出来，舒活一下筋骨，这时，一些正在移动着穿过底湿平地的人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赶紧扑倒在地上。他已经看

见一个男人骑在马背上，正在向水坝走去，另一个男人步行走在他的旁边；他还看见那个骑马人的肩头竖着步枪的枪筒。他像一条蠕虫一样开始向自己的地洞蠕动，他一心想的就是：让黑暗赶快降临吧，让大地把我吞下去，保护我吧。

从离那个地洞口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后面，他抬起头来最后看上一眼。

那并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头驴，一头很小的驴，驴背上骑手的双脚几乎要触到地面了。在后面有另一头驴，驴背上没有骑手，而是有两个庞大的灰色驮子用皮带捆在它的两肋上；他数了数，在两头驴之间有八个人，第九个人跟在这支队伍的末尾。所有人都带着枪；有些人看来还带着行李。一个人穿着蓝裤子，另一个穿着黄裤子，但是他们都穿着迷彩军服。

K尽可能悄无声息地退回到地洞里。从地洞口那里，他再也看不见那些人了，但是通过没有一丝小风的空气，他能听到他们在水坝那里卸下行装，听见他们松开水泵制动器时铁链发出的格啦啦的声响，甚至听到嘟嘟囔囔的话语声。有人爬着梯子上了那个高出地面的平台，然后又爬了下来。

天色变得更黑了，四下变得安静下来，只有驴子喷的响鼻声才显示出那些陌生人就在多么近的地方。K听见河床里传来一把斧头砍柴的砰砰声；稍后，在他们的篝火发出的淡淡的橘黄色火光映照下，他上面山脊的轮廓线变得依稀可见了。吹来了一阵风；那土红色的火光在摇曳着，金属发出低沉的响声，水泵的风车转动了一下，停住了。

“怎么没水？”这句话他听得很清楚。然后是更多的交谈，他听不清楚，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声。这时风又吹起来了，水泵呻吟着，转动起来，K通过自己的掌心和后脚跟，听见活塞在地下发出的最初的隆隆声。那儿发出一阵柔和的欢呼声。随风飘来一阵烤肉的香味。

K合上双眼，把脸靠在自己的双手上。现在对他来说这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在水坝前宿营的，并不是那些早些时候曾经在那栋房子里驻扎过的士兵，现在宿营的是一些来自山里的人们，就是那些炸毁铁路、在公路上埋设地雷、袭击农舍、赶走牛羊、隔断城市之间的联系的人们。广播中报道这些人被大批大批地消灭掉了，报纸上刊登的漫画中，他们张着大嘴，在自己的血泊中爬行。他的客人就是这样一些人。然而在他看来，他们无非好像一支足球队：十一个小伙子在一场艰苦的比赛之后走出赛场：疲倦不堪，高高兴兴，饥肠辘辘。

他的心在怦怦直跳。他自己想到，他们明天早晨离开的时候，我可以从藏身的地方出来，就好像一个小孩跟着一个铜管乐队一样，紧跟在他们后面。一会儿之后，他们就会注意到我，停下来问我想要什么。我可以说：给我一个行李让我扛吧，在晚上我可以砍柴，生火。或者我可以说：请相信下次到这个水坝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们吃的。到那时候，我就会有南瓜、西葫芦和西瓜，我会有桃子、无花果和刺梨，你们就会什么也不缺。而他们就会在下次回山里的路上，或无论夜里到什么地方去的路上，到这里来，我就会给他们吃的，然后和他们一起围坐在火旁，如饥似渴地听他们讲话。他们讲的故事和我在营地听的故事肯定截然不同，因为营地是为那些留下的人准备的，为那些女

人和孩子，老人和瞎子，残疾人和傻瓜，那些人除了自己怎么受苦受难之外没有任何故事可讲。而这些年轻人，他们经历了冒险、胜利、失败和逃亡。他们在战争结束很久以后还会有故事可讲，人生的故事，那些讲给他们儿孙的故事，让他们听得目瞪口呆。

然而，就在他伸手检查自己的鞋带是否系好了的一瞬间，K意识到，他不会爬出去，站起来穿过黑暗，走到火光中向他们介绍自己。他甚至知道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走向战争，这就说明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的时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因此必须有人留在后方，使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继续存在，或者至少使关于种瓜种菜培植花草的想法继续存在；因为一旦这根绳索断裂了，大地就会变得坚硬，就会忘掉它的孩子们。这就是原因。

他从来没有向自己说透，在这个原因和事实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裂缝，这裂缝远比他与那火光之间的距离更大。当他试图向自己解释的时候，那里永远存在着一个裂缝，一个窟窿，一片黑暗，在它面前，他的理解力被卡住了，要进入其中，滔滔不绝的言语是无用的。言语被吃掉了，裂缝依然存在。他的故事永远是一个有窟窿的故事：一个错误的故事，永远错误的故事。

他还记得休伊斯·诺雷牛斯学校和那个教室。他盯着面前的问题，恐怖得麻木了，而这时老师则一边在一行行学生中间大步走着，一边报出每一分钟流逝的时间，直到他们应该放下手中的铅笔的时候，然后分出优劣。十二个人吃六袋土豆，每袋里面有六公斤土豆，每份应该是多少？他看见自己写下12，又看见自己写下6。他不知道把这

两个数字怎么办。他把两个数字都划掉了。他盯着那个词儿“每份”。它并没有变化，也没有消失，它不肯交出它的奥秘。我就是死了，他想到，也还是不知道每份是多少。

这一夜，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醒着躺在那里，听见那个水坝慢慢地注满了水，他偶然借着星光向外窥视一下，看那两头驴是安顿下来了还是依然在吃他的南瓜秧。然后，他肯定是打了个盹儿，因为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情是，有人正在脚步沉重地蹚过他下面山坡上的草丛，并且拍着巴掌，赶着那两头驴，而群山已经在粉红色的天宇下显现出蓝色的轮廓。风住了，空气中传来各种细微的声音：一个搭钩发出的丁当声，一把勺子与水杯碰撞的哐啷声，水的泼溅声。

现在他完全醒过来了，想到，现在是我的最后机会：现在。他溜出那个地洞，来到露天地，手膝并用地朝前爬去，他越过山脊窥视着。

有一个人正在从水坝里爬出来。他从夜晚的凉水中爬出来，双臂一撑，爬到那道墙上面，他就站在那儿，用一条白毛巾擦干自己的身上，白日最初的柔和光亮在他湿淋淋的裸体上闪耀。

两个男人正在往一头驴背上装载东西，一个人拉着笼头，另一个正在把两个庞大的帆布袋放到驴背上，并且用皮带系紧，一个长长的管状包裹也捆在帆布里。

那群人中的其余人都在那道水坝墙后面：有时候K能看见一个人头在晃动。

那个先前站在墙头上的人又露面了，现在穿好了衣服。他弯下腰，打开了开关。坝水沿着K上次逗留时挖的水渠奔涌而出，流进了

田里。

那是一个错误,K想到,那是一个信号。

那个人又拧紧了水泵上的制动器。

他们排成七零八落的很长的一队,开始向东穿越草原,向群山进发,一头驴在队头,一头驴在队尾。太阳现在跃出了地平线,迎面照耀在他们身上。K从山脊后面看去,直到他们成为黄色草地上的几个跳动的小点为止,他想到:追赶他们还不算太迟,现在还不算太迟。然后,当他们终于最后消失不见了,他出来去巡视一下被水淹了的那块地,去看看那两头驴造成的破坏。

它们的蹄印到处都是。它们不仅吃掉了瓜秧,而且在好多地方把瓜秧都踩烂了。有一些被弄断的长长的瓜蔓蜿蜒在草丛之间,它们的叶子已经卷起来,耷拉下来;有几颗种子已经发了芽,小小的绿色芽瓣比小孩玩的弹球大不了多少,也被舔吃掉了。他失去了一半庄稼。另一方面,这些陌生人并没有留下他们曾在这里经过的痕迹。在他们生过火的地方,他们都撒上了泥土和鹅卵石,真是煞费苦心,他全靠着那地方残留的热度才能找出生火的地方。那个水坝本身已经放空了好长时间了;他关上了那个开关。

他爬到他的地洞上面的山坡上,躺在坡顶上,向太阳的方向看去。那里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已经消失在一座座小山背后。

我就像这样一个女人——孩子们已经离开家,他想到:所剩下来的一切都要去收拾,就是去倾听那寂静。我本来想给他们食物,但是我的东西都喂了他们的驴,它们本来能吃草的。他爬进地洞,茫然地

伸直四肢,合上了双眼。

上午十一二点钟,他被一架直升机发出的哒哒声吵醒了。那直升机从头顶上飞过,沿着那条河飞去。十五分钟后它又飞了回来,低低地朝北飞去。

他们会看见这块地被水淹了,他想到。他们会看出这里的草比别处更绿。他们会看见南瓜的绿色。那些叶子就好像旗帜向他们招手。他们能从空中看见一切,看见由于天性没有掩藏在地下的一切。我应该种葱头的。

还有时间逃跑到山里去,他想到,哪怕我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藏到一个山洞里。但是这种无目的性不会离开他。让他们来吧,他想到,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走回去睡觉。

整整一个星期,K比以往更为小心谨慎。在整个白天的时间,他都不离开那个地洞在外面露面。他给那些幸存的瓜秧浇的水很少,以致叶子都开始耷拉了,瓜秧的卷须开始枯萎了。他把那些被驴子吃过的瓜蔓扯下来。他看着剩下来的东西,自言自语道,如果每一朵花都变成果实,我拥有的南瓜也到不了四十个;如果他们带着驴子这样再来一次,我就会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已经不再是长出一个大丰收的问题了,只要能够长出足够的种子,不统统死掉就好。还会有明年呢,他安慰自己,明年夏天再试试吧。

这是夏末。在接连几天的闷热和漫天浓云之后,一场雷鸣电闪的暴风雨来了。山间的积水汇成溪流冲击而下,K被洪水从他家里撵出来。他蜷缩在坝墙形成的背风处,浑身淋得透湿,感觉好像一只没有

壳的蜗牛。一个小时后,雨住了,小鸟们又开始啁啾鸣啭,一道明丽的彩虹出现在西方。他把湿透了的草垫子从地洞里拖出来,等待着从山上来的溪水不再流淌。然后他又和泥,着手修抹屋顶和墙壁。

那两头驴没有回来,那十一个男人和那架直升机也都没有回来。那些南瓜在生长。在夜里,K常常到处爬来爬去,轻轻地触摸那些光滑的南瓜。每天晚上它们都明显地变得更大一些。随着时间流逝,他又开始让心中的希望成长起来,他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他在白天里醒来,向外面窥视着那块地;在野草的伪装下面,这里那里的,一个个南瓜发着光亮,无声地回应着他的关切。

在他撒下的种子里有一颗西瓜种子。现在在这块地的远端,两个淡绿色的西瓜正在一天天长大。在他看来,他喜爱这两个西瓜超过了那些南瓜,他把它们看成是两姐妹,而把那些南瓜看成一帮亲兄弟。在那两个西瓜下面他铺上了草垫,这样它们的皮就不会受伤。

随后那个傍晚来到了,这时第一个南瓜成熟到足以把它从瓜秧上割下来了。它比别的瓜长得更早长得更快,而且在那块地的正中央;K曾经给它作出记号是第一个果实,头生子。瓜身挺软,刀子插进去没有怎么费劲。瓜肉,虽然边缘还带着青,却已经成了深深的橘黄色。在他早已做好的一个铁丝烤架上,他放了几条切好的南瓜,烤架下面是一堆燃烧的煤火,随着黑暗降临,那煤火变得越来越亮。烤南瓜肉的香气飘到空中。他说着过去学会的一套词儿,命令那香气不要再向上飘了,而是飘到他现在跪着的泥土里去,他祈祷着:"为了我们要得到的东西让我们真诚地感恩戴德。"他用两根铁丝烤钎翻动着那

些南瓜条，在这行动中，他感到自己的心中突然充满了感激之情。那的确像人们形容的，就好像一股温暖的水流。现在大功告成了，他自言自语道。剩下的一切，就是在这里静静地度过我的余生，吃着我用自己的劳动使大地生产出来的食物。剩下来的一切，就是成为这块土地的照看者。他把第一条南瓜拿起来送到自己的嘴边。在烤得发脆的瓜皮底下，瓜肉柔软而多汁。他眼中带着快乐的泪水咀嚼着。最好的，他想到，这真是我尝到过的最好的南瓜呀。自从他来到这块乡间的土地上以来，他第一次发现了吃东西的快乐。对第一条南瓜的回味，在他的嘴里留下了带着肉体快感的疼痛。他把烤架从炭火上端下来，又拿起了第二片烤南瓜。他的牙齿咬过硬壳深入到柔软发烫的瓜肉。这样的南瓜，他想到，这样的南瓜我能够这辈子天天吃它，别的什么也不要。要是有一撮盐那就太完美了——有一撮盐，一小块奶油，再加上一丁点糖，一小点肉桂，撒在上面，可真盖了帽了！吃了第三片，第四片，第五片，直到半个南瓜都干掉了，他的肚子都圆了，K的心沉醉在对盐、奶油、糖和肉桂的滋味的回忆里，把南瓜一片接一片地咽下肚。

但是南瓜的成熟带来了一种新的焦虑。因为虽然有可能隐藏起瓜秧瓜蔓，但是那些南瓜本身在草地上造成了一个个凹陷的地方，即使从远处看，那块地看上去样子也是怪怪的，好像一群羊正在没膝深的草丛中睡觉。K尽可能地把草窝回去盖住那些南瓜，但是也不敢把它们完全盖住，因为正是宝贵的夏末阳光正在使它们成熟。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早地把它们收回来，在瓜蔓枯萎之前，有时候甚至在南

瓜皮上还有一块块绿的时候，就把它们收回来。

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夜晚变得越来越寒冷。有时候他不得不穿上那件黑色短大衣在地里干活；他睡觉时双脚裹在一条麻袋里，双手夹在大腿之间。他的觉睡得越来越多。他的任务完成以后，便不再坐在外面，观看星星，谛听夜晚的各种声音，或者在草原上散步，而是爬进他的地洞，沉入深深的梦乡。他常常整个上午都在睡觉。中午，沐浴在屋顶辐射下来的柔和温暖之中，他开始陷入一阵阵倦怠和醒着的白日梦之中；然后，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会出来，舒活一下筋骨，走到河床上去砍柴，直到他再也看不清自己的目标为止。

他给自己挖了一个生火的坑，这样不会被远处的人看见，他还修了一条烟道。他在吃完饭以后，总是用两块石板把这个坑盖上，并且在上面撒上土。这时火堆的余烬会继续慢慢燃着，直到下一个夜晚。在这个火坑周围的土里，生活着形形色色的虫子，它们是被这柔和而持续的温暖吸引来的。

他不知道现在是几月，虽然他猜也许是四月[1]。他没有坚持在大树上留下计算日子的划痕，也没有记录月亮的圆缺变化。他既不是囚徒也不是流浪汉，他在水坝边的生活，并不是因为有罪而不得不服的刑期。

他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于在晨昏暗影和黑夜中活动

[1] 南非在南半球，所以那里的季节与中国不同，在月份上几乎是相反的。南非的四月不是初春而是夏末。

的动物，白日的光明每每刺痛他的眼睛。在水坝周围活动的时候，他不再需要沿着小径行走。主要是靠一种触觉而不是视觉，一种存在物对他的眼球和脸上的皮肤的压力，警告他面前出现的任何障碍物。他的双眼连续几个小时不集中在目标上，就好像盲人的眼睛一样。他也学会了依赖嗅觉。他把来自泥土中的清爽甘甜的水味吸进自己的肺叶。它使他陶醉，这气味他永远也吸不够。虽然他不知道各种灌木的名字，但是他却能够根据叶子的气味分辨出它们的不同。他能够从空气中嗅出即将到来的雨天。

但是当夏天走向结束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他正在学会爱上懒惰悠闲，这种懒惰悠闲不再作为自由的延伸要靠偷窃从这里、那里的不甘心情愿的劳动中去获得，也不是暗中窃取的能享有在花坛前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让一把叉子挂在自己的手指头上荡来荡去的快乐，而是一种把他自己交给时间，交给一种像油一样在寰宇间、在世界的表面缓缓流动的时间，它冲刷着他的身体，在他的腋窝和腹股沟间旋转着，搅动着他的眼帘。在有活儿要去干的时候，他既不快乐也不烦恼；对他来说完全一样。他能够整个下午睁着双眼躺着，盯着屋顶瓦楞铁起伏的波纹和斑斑的锈迹；他的心灵并未四处漫游，他会除了那铁板什么也看不见，那些线条本身并未转化成图案或遐想；他就是他自己，躺在自己的家里，铁锈仅仅是铁锈，所移动的一切就是时间，载着他在它的水流中向前流去。而后，有一两次，当一些喷气式战斗机尖啸着从头上的高空飞过，战争才使他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是其余的时候，他生活在日历和钟表达不到的一个有幸被人遗忘的角落，半睡

半醒的。他想到，好像一个在香肠中打瞌睡的寄生虫；好像一只伏在石头下的蜥蜴。

寄生虫是那个警察上尉用过的词儿：加卡尔斯德里夫的营地，是一窝寄生虫，悬挂在阳光照耀整齐干净的城市身上，吃着城市的东西，却不回报给城市任何营养。然而，当K懒洋洋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漫不经心地想着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到底，它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想），事情就变得不再一目了然，谁是主人谁是寄生虫，是营地还是城市?如果是虫子毁灭了绵羊，为什么绵羊会吞咽下虫子?如果有千百万人，比任何人所知道的还要更多上千百万人，住在营地里，靠施舍生活，生活失去了土地，靠着狡猾生活，爬到犄角旮旯去逃避这个时代，狡猾到不愿意打出旗帜引起别人对它们自己的注意，不愿意被人统计数字，那又是怎么回事?如果主人的人数被寄生虫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些公开的懒惰寄生虫和躲在军队、警察、学校、工场和办公室里的秘密的寄生虫，那些心灵的寄生虫，那又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些寄生虫还能被称作是寄生虫吗?寄生虫也有血肉和财产；寄生虫也会被人掠夺捕食。也许事实上，究竟是营地被人宣布是城市身上的寄生虫还是城市是营地身上的寄生虫，仅仅取决于谁能够使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谁的声音最响亮。

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要求他把她带回自己的出生地，他已经这样做了，虽然这也许只是一个语言的恶作剧。但是，如果这个农场并不是她真正的出生地，那该怎么办?她曾经说过的大车棚的那些石墙在哪里？他决定自己在白天去探访一下那个农家庭院和山坡上的

那些小屋,以及小屋旁那块长方形的光秃秃的土地。如果我的母亲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我肯定会知道的,他告诉自己说。他合上双眼,想要在自己的想象中恢复她的故事中讲到的那些土坯墙和芦苇盖的屋顶,那长满刺梨的花园,那些为了那个赤脚小姑娘撒下的鸡食匆忙奔来的小鸡。还有在那个孩子背后,在门道里,他寻找着第二个女人,那女人的脸被阴影遮住了,正是这个女人把他的母亲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当我的母亲在医院里处于弥留之际的时候,他想,当她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的时候,她凝望的人不是我,而是站在我身后的那个人:她的母亲,或者她母亲的灵魂。对于我来说,她是一个女人,但是对于她自己,她依然是一个招呼母亲拉住自己的小手帮助自己的孩子。而她自己的母亲,由于生命的秘密,我们看不见她,但她也是一个孩子。我是来自于一个孩子的行列,它漫长得没有尽头。

他努力想象着站在这漫长行列最前面的一个孤独的人影,一个穿着无形的灰色衣服的女人,她不是来自任何母亲;但是当他不得不想到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片宁静,那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时间的宁静时候,他的头脑逡巡不前了。

现在他的觉睡得多到这种地步,以致一些动物又开始回来劫掠他地里的果实了,一些野兔和灰色小羚羊。如果它们只是咬吃一点瓜蔓的尖端,他是不会在意的,但是当他发现它们咬遍了整条瓜蔓,让上面的果实都枯萎了,他可是真的生大气了。他不知道如果失去了那两个心爱的西瓜他会干出什么事情。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想要用铁丝做一个诱捕动物的套子,却无法使它起作用。一天夜里,他把

床铺在那块地的地中间,明亮的月光使他一直醒着,周围的每一阵沙沙声都使他警醒,寒冷使他双脚麻木。他想,如果有一道围栏环绕着这个水坝,一道蒺藜铁丝网,它的底部扎到地下一英尺,那么要制止这些打地洞的家伙就要容易多了。

他的嘴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血味。他的内脏翻腾,他站起来的时候,一阵阵地头晕目眩。有时候他的胃部感到好像有一个拳头猛打到他的身体正中间。他迫使自己吃下比胃口要求的更多的南瓜;这缓解了胃部的紧张感,却并不使他感到更舒服。他想要用弹弓打一些鸟儿吃,但是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技巧和耐心。他弄死了一只蜥蜴,并且把它吃掉了。

所有的南瓜都熟了,瓜蔓正在变黄和枯萎。K过去没有想过怎么能够把它们储存起来。他试着把瓜肉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太阳底下晾干,但是那些瓜肉却腐烂了,并且招来了蚂蚁。他把这三十个南瓜在他的地洞附近堆成了金字塔形的一堆;那样子看上去好像一个灯塔。不能把它们埋起来,它们需要温暖和干燥,它们是太阳的产物。最后他把它们储存在河床上下相距五十步的低矮灌木丛之中;为了要把它们伪装起来,他和了一些稠泥巴膏,把每个南瓜都涂得斑斑驳驳的。

随后,那两个西瓜也熟了。在随后的几天里他把这两个孩子吃掉了,他但愿这两个西瓜使自己好起来。后来他觉得好多了,虽然他的身体依然很虚弱。这两个西瓜的瓜瓤是河沙般的橘黄色,但是更深一些。他过去从来没有尝到过这么甜的水果。这种甘甜有多少是来自种

子,又有多少是来自这土地?他把这些种子积蓄在一起,摊开晾干。从一颗种子到一满把种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地的恩惠。

K一整天根本没有出那个地洞,这样第一天过去了。他在下午醒来,根本不感到饥饿。外面一阵冷风吹来,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去照料,他今年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能听见小鸟啁啾。

他没有了时间的概念。有时候,他憋闷地在那件黑色短大衣下醒来,双腿紧裹在麻袋里,这时他意识到是白天。一次次他长时间近乎麻痹地躺在灰暗之中,感到疲乏已极,无法把自己从睡魔的铁掌中挣脱出来。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节奏正在变得缓慢下来。你正在忘掉呼吸,他想对自己说,然而依然没有呼吸地躺着。他抬起一只手,像铅一样沉重,他把手放在心口上:是那么遥远,好像是在另一个国家,他感到一股疲倦在扩张,在合拢。

他在睡眠中穿过一重重的天空,神游八极。有一次他梦见自己正在被一个老头摇醒。那个老头衣衫褴褛,肮脏不堪,身上散发着烟草味儿。他俯身对着K,抓紧K的肩膀。"你必须从这块地上滚出去!"他说道。K试图甩脱他,但是老头的爪子抓得更紧了。"你会惹麻烦的!"老头说道,声音活像嘶嘶的蛇发出来的。

他也梦见了自己的母亲。他和她正行走在群山之中。虽然她双腿沉重,但是她年轻而美丽。他环视天地,指点江山:他胸中充满欢乐与激动。一条条碧带似的河流凸现在淡褐色的大地上;到处都既没有道路也没有房屋;空气是静止的。在他疯狂指点江山的兴奋中,在他双

臂如大风车般的旋转中，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带到悬崖边上，有失脚落入天地间一片浩浩虚空的危险；但是他没有一丝胆怯，他知道自己会凌空飞翔。

有时候，他会骤然醒来，也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一天，一周，还是一个月。他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他可能不完全拥有自己。他会说，你必须吃东西，挣扎起来去找个南瓜。但是，随后他又放松了，在一种肉体的快感中伸展着双腿，打着哈欠，那感觉是那么甜美，他毫无所欲毫无所求，只希望躺着，让那快感如波浪一般掠过全身。他没有任何胃口；吃饭，就是拿起东西，迫使它们下到他的食道里，进入他的身体，这似乎是一种陌生的活动。

随后，一步步的，他的睡眠变得越来越轻，而醒着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频繁了。他头脑中开始出现一连串的形象，它们闪现得速度那么快，毫无联系，他简直跟不上。他辗转反侧，睡眠使他感到无法满足，但是又极度精疲力竭无法起来。他开始出现一次次的头疼；他咬紧牙关，随着脑袋里血管的每一次跳动而惊悸。

一场电闪雷鸣的暴风雨来临了。直到隆隆的雷声在远天滚过，K才注意到它。但是随后是一声霹雳就在他头上炸响，倾盆大雨开始哗哗而下。水从地洞的四壁渗进来；水流下溪谷，冲走了溜缝的干泥巴，把他睡觉的地方都淹了。他坐起来，在屋顶的铁皮下屈着脑袋和肩膀。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在哗哗的流水中，他靠在一个角落里，用湿透了的短大衣紧裹住身体，时睡时醒。

他从地洞里出来，来到天光下，由于寒冷而瑟瑟发抖。天空阴云

密布，他没办法生火。人不能这样生活，他想。他在那块地周围漫步，走过那个水泵。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然而他感到自己好像一个陌生人或一个鬼魂。这块土地上有了一摊摊的水，那条河里也第一次有了水，一股几码宽的湍急棕色溪流。在远处，一个苍白的东西凸现在蓝灰色的砾石前面。那是什么，他十分惊奇，难道是由于这场雨生出来的一个大白蘑菇?接着他惊讶地认出来，那竟然是一个南瓜。

寒战总是止不住。他四肢没有一点力气；当他把一只脚迈到另一只脚的前面时，总是踌躇不决的，好像一个老头。突然之间他觉得必须坐下来，他就坐在了湿淋淋的泥地上。等着他去干的任务似乎太多太艰巨了。我醒得太早了，他想，我的觉还没有睡醒呢。他想自己应该吃些东西，制止住这种眼前看东西总是飘飘忽忽的情况，但是他的胃没有准备。他迫使自己想象一杯茶，一杯放了糖的热乎乎的浓茶；他双手双膝着地，从一个水坑里喝起水来。

当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依然坐在那里。当他们在很远处的时候，他听见了汽车的轰鸣声，但他以为那是遥远的雷声。直到他们到达了下面农舍的那道大门时，他才看见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什么人。他站起来，不由得一阵头晕眼花，又坐下了。一辆汽车停在了那栋房子前面；另一辆，是一辆吉普车轰响着穿过草原向他开来。车上坐着四个人；他看着他们开过来；绝望感笼罩在他的心头。

最初，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流浪汉，一个警察经常收容的迷路者，可以安置在加卡尔斯德里夫。“我就住在这个草原上，”他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说，“我不住在别处。”然后，他不得不把头靠在自己的

膝盖上休息休息:在他的脑袋里好像有一个锤子在咚咚地敲击,嘴里有一股胆汁的苦味。一个士兵用两个指头拿起他的一条胳膊,晃了晃。K并没有要挣脱。那条胳膊就好像是别人的什么东西,一根从他身体上突出来的棍。"你们认为他靠吃什么活着?"那个士兵问道,"苍蝇?蚂蚁?蚂蚱?"K除了他们的靴子什么也看不见。他闭上了眼睛;有一会儿他似乎从这儿消失了。这时有人给了他肩膀一巴掌,并且把什么东西推到他眼前:一个三明治,两片厚厚的白面包,中间夹着半熟的干香肠。他向后缩着身子,摇了摇头。"吃吧,伙计!"那个恩赐者说道,"让你自己长点力气!"他接过那个三明治,并且咬起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咀嚼,他的胃便开始干呕起来。他的头夹在双膝之间,吐出了满嘴的面包和肉,他把那个三明治递回去。"他病了,"一个声音说道,"他一直在喝酒,"另一个说道。

但是随后他们发现了他的家,在大雨之后,这个石头建筑的前墙被雨水冲得赤裸可见了。最初他们轮流双手双膝着地,朝里面窥视。然后,他们掀掉了屋顶,发现了那个地洞整洁的内部,铁锹和斧子,刀、勺子、盘子和缸子,都放在在沙砾层上凿出的一个架子上,还有放大镜和用湿草铺成的床。他们把K带到他的这个杰作面前,扶他站直了,不再有意显得那么宽厚。眼泪在他的脸上奔流。"这是你做的吗?"他们问道。他点了点头。"你独自一个人在这儿吗?"他又点了点头。那个扶着他的士兵猛地把他的手臂扳到他身后。K痛得发出嘘声。"讲实话!"那个士兵说道。"我说的是实话,"K说道。

那辆卡车也到达了;空气中充满了响亮的人声和无线电对讲机

的吱吱嘎嘎声；军人们拥过来围着看K和他盖的房子。“队伍铺开！”一个军人喊道，“我要求对这整个地区进行搜索！我们要搜索各个小路，要搜索各个洞穴和坑道，我们要搜索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他降低了声音。他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迷彩服军服；虽然他的军服上没有任何军阶，但是K能够看出他是负责的。“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是哪种人，”他说道。他的目光在不停地转来转去，他似乎不是在专门对任何一个人说话。“你们认为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你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从来就只有一些破烂发臭的坑道。环顾这样一个地方，你们总是发誓多少英里之内不会有一个活人。可是你们刚一转背他们就从地底下爬出来了。问问他他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他转身对着K，提高了嗓音。“你！到这儿有多长时间了？”

“自从去年就在这儿，”K说道，他心里也不知道这个谎话的结果是好是坏。

“那么你的朋友们什么时候来？你的朋友们什么时候会再来？”

K耸了耸肩膀。

“再问他，”那个军官说道，然后转过身去。“继续问他。问他他的朋友们什么时候来。问他他们上次是什么时候到的这儿。看看他有没有舌头。看看他是不是像表面上看去那么傻。”

那个扶着K的士兵用拇指和食指捏紧了他的脖子，迫使他屈下身子直到跪在地上，直到他的脸碰到泥土。“你听见那位长官说的话了，”他说道，“那么告诉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他打掉了K戴的贝雷帽，把他的脸更用力地往土里按。K的鼻子和嘴唇都被按平了，尝

到了潮湿的泥土味。他叹了口气。他们把他提拎起来，扶他站直。他没有睁开眼睛。“那么把你的朋友的事情告诉我们，” 那个士兵说道。K摇了摇头。他的胃凹处遭到猛烈的一击，他昏了过去。

他们把下午的时间花在搜索食品和武器储备上，他们确信这些东西就藏在这里。最初他们搜索了水坝周围的地区，然后他们扩大搜索到那条河上上下下的地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使用了一种设备，有耳机和一个黑匣子：K看着他沿着河岸边上缓慢地走着，在土壤松软的地方就把探杆插进土壤。很多南瓜，也许是所有南瓜，都被发现了：那些年轻人不断抱着起获的南瓜走回来，他们把南瓜扔在那块地边堆成一堆。那些南瓜只是使他们更加确定有隐藏的储备（“否则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瘦猴留在这里呢？”K听见他们议论道）。

他们想要再次盘问他，但是他显然太虚弱了。他们给他茶，他把它喝了，他们试图说服他。“你病了，伙计，”他们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的朋友们是怎么对待你的。他们根本不关心你发生了什么情况。你想要回家去吗？我们会带你回家，并且使你的生活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让他靠着吉普车的轮子坐着。其中一个捡起那个贝雷帽，把它扔在他的大腿上。他们递给他一片松软的白面包。他咽了一大口，身子向两边直晃，又把它吐出来，连同刚才喝下去的茶。“让他一个人呆着吧，他快完蛋了，”有人说道。K用袖子擦了擦嘴。他们在他周围站了一圈；他有一种感觉他们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他说话了。“我不是你们认为的那种人，” 他说道，“我正在睡觉，你们弄醒了我，就是这么回事。”他们看上去一点也不明白。

他们自己在那栋农舍里扎下营来。在厨房里，他们支起自己的炉子；很快K就能够闻到煮西红柿的香味。有人在门廊的一个钩子上挂起一个收音机；空气中充满了紧张的电子音乐声，使他十分不安。

他们把他放在走廊尽头的一个卧室里，放在一块叠成四层的帆布上，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毯子。他们给了他一些热牛奶和两片药片，他们说那是阿司匹林，他把它保留起来。后来，天黑之后，一个小伙子给他拿来一盘吃的东西。"看看，你是否能吃上一口，"他说道。他用一只手电照了照那个盘子。K看见浸在浓浓的肉汁里的两根香肠，还有土豆泥。他摇了摇头，翻身对着墙。那个小伙子把盘子放在床边("万一你要改主意了呢")。此后他们便不再打搅他了。他有一会儿不安的昏昏欲睡，却被食物的气味烦恼着。终于他起来，把那个盘子放到一个角落里。有些士兵在走廊里，有些人在起居室里。有谈话声和笑声，但是没有灯光。

第二天早晨，从艾尔伯特王子城来的警察到达了，带着帮助搜索坑道和隐藏的补给品的警犬。乌斯图森上尉马上就认出了K。"我怎么会忘记这么一张脸呢？"他说道，"这个滑稽佬十二月份从加卡尔斯德里夫逃跑了。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斯[1]。他告诉你们叫什么名字？""迈克尔，"那个军官说。"是迈克尔斯，"乌斯图森上尉说。他用他的靴子捅了一下K的肋骨。"他没病，他看上去永远是这个样子。嘿，迈克尔

① 是乌斯图森自己记错了，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却坚持不改，并且不容当事人本人置辩，足见其愚蠢和蛮不讲理。

斯，你怎么样？”

于是他们把K带回到水坝那里，他从那儿看着那些狗拽着牵狗的警察，在草地上来回跑着，又在河岸上下跑来跑去，警犬热切地吠叫着，奋力拖曳着皮带，但是最终领着他们只找到一些旧豪猪洞和野兔窝。乌斯图森给了K一个耳光。“那么这是怎么回事，瘦猴？”他说道，“你在耍我们？”那些狗又被装回到卡车上。所有人都对这场搜索失去了兴趣。那些年轻的士兵站在太阳底下聊着天，喝着咖啡。

K坐着，把头放在两个膝盖之间。虽然他的头脑很清醒，但是他无法控制住头晕目眩。一条长长的口水从他的嘴角耷拉下来；他也无心去制止住它。这块地上的每一颗沙粒都会被大雨冲刷干净，他告诉自己，都会被太阳晒干，都会被风儿扫荡，然后才会换季。那里不会有一颗沙粒留下我的痕迹，就像我母亲，在过了她在地球上的季节之后，已经被冲走了，被吹散了，被吸收到野草的叶子里去了。

他想，那么，究竟是什么把我束缚在大地上的这个地方，好像是对自己的家一样，使我难舍难离呢？毕竟，我们都必须离开家，我们都必须离开我们的母亲。或者我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一个来自这样一条孩子行列的孩子，我们这种孩子没有一个能够离开，我们不得不回来死在这里，头枕着我们母亲的膝盖，我枕着她的膝盖，她枕着她母亲的膝盖，就这样回溯过去，一代又一代，是么？

传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紧接着是第二次爆炸。空气在震动，一片鸟儿的惊叫声，周围的小山发出轰轰的回响。K疯狂地环视四周。“看！”一个士兵说道，一边指点着。

在原来维萨基家房子耸立的地方，现在腾起了一片灰色和橘黄色的烟云，不是雾气而是烟尘，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正在把那房子卷走。当那烟云不再膨胀，烟尘变得稀薄了，一栋房子的残存框架开始显现出来：一部分后墙和那个烟囱；三根原来支撑着走廊的柱子。一块屋顶的铁板有如兀鹰从天空中猛扑下来，无声地砸在地上。震动在继续，但是K再也不知道那声音是在群山之间还是在自己的脑袋里。

一只只燕子飞过，离地面那么低，如果他伸出一只手，都能够摸到它们。

后来发生了更多的爆炸，他甚至没有抬头去看，但他猜想那些附属建筑也都消失了。他想：维萨基家的人再也没有地方藏身了。

那辆吉普车颠颠簸簸地穿过草原，开了回来。他们都在他周围清理东西，收拾行李。然而，在那块田地里，一个士兵孤零零地依然在干活。他正在挖起一丛丛的野草，并且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到一边。K有些焦急地站起来，磕磕绊绊地走过去。“您这是在干什么呢？”他叫道。那个士兵没有回答。他开始挖一个浅浅的坑，把土放在一块黑色塑料布上。这是他挖的第三个坑，K看到：另外两个坑的旁边也有着放在塑料布上的土堆，还有一丛丛的野草，根须上还黏着泥土。“您这是在干什么呢？”他再次问道。看见这个生人挖他的地，使他焦虑不安的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让我来干吧，”他提出，“我干惯了挖土的活儿。”但是那个士兵摆手让他走开，挖完了第三个坑，他走了八步远，又放下另一块塑料布。当铁锹插进土里的时候，K蹲下来，用双手盖住那丛野草。“求求你了，我的朋友！”他说道。那个士兵恼怒地站直了

身子。有人抓住K的脖子把他拖了回去。“让他呆着别碍我的事儿，”那个士兵说道。

K站在水泵旁边看着。那个士兵挖好了五个坑，构成一个弯弯曲曲的图案，然后，拿出一卷很长的白色软线，把它展开，把那块地方标出来。他的两个同伴从卡车上抬来一个板条箱，开始埋设地雷。他们每埋好一个，头一个士兵就把草种在上面，把土一捧一捧地倒回去，把表面拍实，并用一把小笤帚把他们留下的痕迹扫掉，他们倒退着向后爬。

“别在这里碍事儿了，”有人在K身后说道，“走，到卡车旁边等着，”说话的是那个军官。K一边往后退着，一边听到他正在发出指令：“把两个固定在那些柱子里面，大约齐腰高度。把另一个放在那个平台底下。只要他们绊在上面，我将一切大功告成。”

所有的东西都打包收拾好了，他们准备开车出发了，K在卡车后面，在那些士兵当中，这时有人指了指他们留在地边上的那堆南瓜。“把它们都装上！”那个军官从吉普车里喊道。他们把南瓜都装到车上。“把他那个狗窝盖好，让它像原来一样！”他命令道。在把那个房顶重新放好的过程里，他们都等待着。“把石头压在上面，像原来一样！快点！”

他们驱车离去，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颠簸摇摆着，紧跟着那辆吉普车。K紧抓住头上的拉手吊带；他能感觉到他旁边的人都紧绷着身体，避免在卡车摇晃时会被惯性抛到他的身上。滚滚的尘埃在车后腾起，直到他对留在身后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为止。

他把身子向对面的年轻士兵探得更近一些。“你知道吗，” 他说，“有一个小伙子藏在那栋房子里。”

那个士兵没有听明白他说的话。K不得不自己又重复了一遍。

“他说什么呢？”有人问道。

“他说另外还有一个小伙子藏在那栋房子里。”

“告诉他那个人现在死了。告诉他他在天堂里。”

过了一会儿，他们到达了那个转弯处。卡车加大了速度，车轮发出嗡嗡声，士兵们都如释重负，滚滚的烟尘被吹散了，展示出他们身后是那条通往艾尔伯特王子城的漫长而笔直的路。

第二章

病房里有一个新病人，一个小老头，他在体能训练过程中摔倒了，被送进来的时候呼吸和心跳都很弱。他身上有各种长期营养不良的迹象：他的皮肤皴裂，手脚上有溃疡，牙龈流血。他的各个关节支棱着，体重不到四十公斤。据说他被逮捕完全是因为他在卡鲁高原中部什么地方为出山活动的游击队经营着一个补给站，储藏武器和种植粮食，虽然显然他自己并不吃那些粮食。我问带他来的那个看守，他们为什么让他这种情况的人进行体能训练。这是一个失误，他们说：他是和入营的新犯人一起来的，这个程序要花很长时间，负责的军士为了让他们在等待的过程里有事可做，于是就让他们在那块地方跑步。难道他看不出来这个人不能跑吗？我问道。这个犯人并没有抱怨，他们回答：他说他很好，他一向很瘦。难道你们分不出一个瘦人和一具骷髅的区别吗？我问道。他们耸了耸肩膀。

*　　　*

一直在和这个新病人迈克尔斯进行斗争。他坚持说他没毛病，他只想要点东西治治他的头疼。他说他并不饿。事实上，他无法不把吃下的食物吐出来。我一直坚持给他打点滴，对此他虚弱地表示反对。

虽然他看上去像个老头，但是他声称只有三十二岁。也许这是事实。他来自开普敦，他知道这个赛马场，在这个赛马场还是个赛马场的时候就知道。他听说这儿曾经是职业骑师的更衣室，这使他很高兴。"凭着我这个体重，我也能够变成一个骑师，"他说。他过去为市政局工作，是个园丁，但是后来丢了工作，到乡下来碰运气，带着他的母亲。"你母亲现在在哪儿？"我问他。"她在促进植物生长，"他回答说，一边避开我的目光。"你意思是说她已经过世了？"我说（正在催生雏菊？）。他摇了摇头。"他们把她烧了，"他说，"她的头发在她脑袋周围燃烧好像一个光环。"

他毫不动情地说着，好像是在聊天气。我无法确定他完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有人居然设想他为暴动者经营着一个补给站，这个人的脑子肯定是糊涂了。更可能是有人来给他喝酒，让他照看一枝枪，而他太蠢或太无知，不懂得拒绝。他被作为一个暴动者关起来了，但是他几乎不知道现在正在打仗。

* *

现在费利赛蒂已经给他刮过了胡子，我有机会检查一下他的嘴。一例简单的不完全兔唇，外带有些中隔错位。腭完整无损。我问他，过

去是否有过进行矫正的打算。他不知道。我指出，这是个小手术，即使是在他这个年龄。如果能够安排这样一个手术，他是否同意进行手术。他回答说(我援引他的原话)："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于姑娘们来说我从来不是个白马王子。"我本来想告诉他，根本用不着介意姑娘们，只要他能够像别的人一样谈话，他会发现日子会更容易过；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不想伤害他。

我向诺埃尔说起他。他连跑步掷标枪都干不了，更谈不上管理一个军需补给站了，我说。他是个弱智，偶然流落到战区，却没有意识要摆脱出来。他应该在一个受到保护的环境里编织篮子、筐子或者干用线穿珠子的活儿，而不是关在一个重新安置营里。

诺埃尔拿出登记簿。"根据这个记录，"他说，"迈克尔斯是一个纵火犯。他还是一个劳工营的逃犯。他在一个被遗弃的农场里经营着一个很兴旺的菜园子，他被捕的时候正在向当地游击队提供食品。这就是迈克尔斯的历史。"

我摇了摇头。"他们搞错了，"我说，"他们把他和另外某个迈克尔斯搞混了。这个迈克尔斯是个傻子。这个迈克尔斯不知道怎么划火柴。如果这个迈克尔斯经营着一个很兴旺的菜园子，他怎么会差点饿死呢？"

"你为什么不吃东西？"我在病房私下里问迈克尔斯，"他们说你有一个菜园子。你为什么自己不吃东西呢？"他回答说："我正睡着半截觉他们把我弄醒了，"我的表情看上去肯定显得很茫然，"我在睡觉的时候不需要吃东西。"

他说他的名字不是迈克尔斯，而是迈克尔。

* *

诺埃尔正在向我施加压力，要我加快病床周转。诊所里有八张床位，而此刻有十六个病人，另外八个病人被安置在从前的过磅室里。诺埃尔问我能不能够加快治疗，使他们快一些出院。我回答说，别指望把患有痢疾的病人放到营区人群里面去，除非他希望痢疾流行。他当然不希望痢疾流行，他说；但是过去曾经有过装病的情况，他希望根绝那种情况。他的责任是对他的计划负责，我回答说，我的责任是对我的病人负责，这是医务官的规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对此毫无疑问，"他说，"我要求的是不应该让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以为我们是软心肠。"

我们俩之间出现了片刻的沉默；我们看着窗玻璃上的苍蝇。"不过，我们就是软心肠，"我说。

"也许我们是软心肠，"他回答说，"也许我们甚至有些诡计多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也许我们在想，如果有一天他们来了，把所有的人都送上法庭审判，会有人走出来说：'把那两个人放掉吧，他们是软心肠。'谁知道呢？但是这不是我要谈的。我要谈的是人员流动的问题。现在，你已经让流进你诊所的病人超出了流出的病人，我的问题是，你准备对此怎么办？"

我们从他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下士正在跑道中央的一个旗杆上升起那面黄白蓝三色旗，一个有五把乐器的乐队正在演

奏《离开那蓝色海洋》[1]，短号吹奏得走调了，六百个绷着脸的男人立正站着，光着脚，穿着破旧不堪的咔叽布衣服，但愿他们的头脑正常。一年前我们还试图教他们唱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　　　*

今天早晨，费利赛蒂领迈克尔斯到户外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从他身边走过，他正坐在草地上仰着脸对着太阳，好像一条正在晒太阳的蜥蜴，我问他觉得在诊所里怎么样。他出人意料地健谈。"我很高兴这儿没有收音机，"他说，"我呆过的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收音机，一天到晚放个没完。"最初我以为他是在说另一个营地，但是后来搞明白他是指他度过童年时代的那个凄凉残疾儿学校。"那儿下午和整个晚上都有音乐，直到八点钟。那就好像一层油糊在所有的东西上面。""音乐是要保持你们平静，" 我解释说，"不然你们可能会互相打对方的脸，会把椅子从窗户扔出去。音乐会平息你暴躁的心胸。"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但是他歪着嘴微笑起来。"那音乐使我不安，"他说，"我常常坐立不安，我无法想我自己的想法。""你要想的是些什么想法呢？"他说："我常常想飞的事儿。我总是想要飞。我曾经张开我的两只胳膊，想我正在飞跃那些围栏，在那些房子之间飞翔。我低低地飞过人们的头顶，他们看不见我。但是当他们放音乐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

---

① 原文为荷兰文。

不安,不能这样去做,去飞翔了。"他甚至说出了一两个最令他心烦意乱的曲子的名字。

我已经把他移到了挨着窗户的那个床上，避开了那个摔断脚踝骨的小伙子,那人不喜欢他,天知道为什么,整天躺着并且向他发嘘声。当他坐起来的时候,他现在至少能看见天空和那个旗杆的顶部。"多吃一点儿,你就能出去散步了,"我哄他说。然而,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是理疗,而这是我们所无法提供的。他就像一个用木头棍做成的玩具,靠着橡皮筋连在一起。他需要逐步增加胃口,轻微的锻炼再加上理疗,这样,很快,有一天他就能够重新加入营地的生活,有机会穿过跑道来回大步走,喊口号,向国旗敬礼,并且练习挖坑再把它填上。

*　　　　*

在小卖部里无意中听见:"孩子们发现很难接受过平房里的生活。他们实在太怀念那个大花园和他们的宠物了。我们不得不就那样把房子腾出来了:只提前三天打招呼。我一想到我们把什么扔在后面了我就会哭出来。"说话的人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女人,穿着一件带圆点花纹的衣服,我想,是一个军士的妻子。(在她的梦里,在她的被迫放弃的家里,一个陌生男人穿着靴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她的床单上,或者打开冰柜,往冰激凌里啐吐沫。)"甭跟我说别难过了,"她说。她的同伴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小个女人,我不认识,她的头发像男人那样向后梳着。

我们中有任何人相信我们在这里正在做的事情吗?我怀疑。她的

军士丈夫在所有人中最不相信这一套。有人交给我们一个旧赛马场和大量蒺藜铁丝网，并且告诉我们要影响转变人们的灵魂。我们并不是灵魂方面的专家，但是谨慎地相信它与身体有某些联系，于是我们让我们的俘虏做俯卧撑并且来来回回地正步走。我们还硬要他们听铜管乐团的保留节目，给他们放映穿着整洁军服的年轻人向头发花白的乡村老人作示范的电影，他们教给他们怎样消灭蚊子，沿着轮廓线耕耘。在这个过程的结尾，我们发证明说他们已经变成纯洁的新人，把他们打发到劳工营去抬水和挖厕所。在大的军事游行中总是有来自劳工营的连队行军从摄影机前面经过，他们行进在所有那些坦克、火箭和野战炮当中，以证明我们能够把敌人变成朋友；但是他们行军时肩膀上扛的是铁锹，我注意到，而不是步枪。

*　　　　*

在星期天的休假之后，我回到营地，我自己走到大门前，感觉好像一个下赌注的人正在付出入场费。大门上的牌子写着：A区。通向诊所的那道门上的牌子写着：只限俱乐部成员和官员。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把这些牌子摘下来？难道说他们相信这个赛马场在最近哪一天会重新开张？难道说现在还有人在什么地方训练赛马，相信在所有这些混乱之后世界还会安定下来，生活像当年一样？

*　　　　*

我们的病人现在下降到十二个。然而，迈克尔斯的情况没有任何

进展。肠壁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恶化。我已经把他的食谱改回为脱脂牛奶。

他躺着仰望着窗户和天空，他的两只耳朵在光溜溜的头颅上支棱着，他发出自己特有的微笑。他被带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棕色纸袋，他把它放在枕头底下。现在他已经把那个纸袋拿出来紧贴着自己的胸口。我问他那里面是不是装着他的护身符[①]。不是，他说，并且让我看那些晒干的南瓜籽。我深受感动。"战争结束以后，你一定要回去干你的园丁活儿，"我告诉他，"你愿意回到卡鲁草原上去吗，你觉得？"他看上去很谨慎。"当然在半岛上也有很好的土壤，在那些起伏的草坪下面，"我说，"要是能看见园艺市场在半岛上又兴旺起来可是个好事。"他没有回答。我把那个口袋从他的手里拿过来，塞到他枕头底下，"为了安全。"当我一个小时后经过时，他睡着了，他的嘴杵着枕头好像婴儿的嘴一样。

他像一块石头，一块鹅卵石，从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就躺在那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事情，现在突然被人捡起来，随意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一颗坚硬的小石头，几乎对它周围的事情一无所知，把自己包裹在自己和自己内部的生活之中。他像一块石头，穿过了那些学校、营地、医院和天知道什么别的地方。穿过战争的肠道。一个没有出生的，未来的人物。我无法真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虽然推算起来他比我年岁大。

① 护身符，原文为南非英语。

*　　　*

他的情况稳定了,腹泻控制住了。然而,每分钟的脉搏数很低,血压也很低。昨天晚上,他诉苦说感到很冷,虽然事实上夜晚正在变得越来越暖和,费利赛蒂不得不给了他一双袜子。今天早晨我试图表示友好的时候,他却摆手要我离开。"您是不是认为留下我一个人我就会死掉?"他说,"您为什么想要我长胖?为什么对我大惊小怪,为什么我这么重要?"我没有心情争辩。我试图握住他的手腕;他以令人惊讶的力量挣脱了,他挥动着一只胳膊好像一只昆虫的爪子。我离开他直到我查完了所有的病床,然后又回到他的床边。我有些事情要说。"你问我为什么你很重要,迈克尔斯。我的回答对你并不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被人忘记了。没有一个人被人忘记。记住那些松鼠。五只松鼠卖一个法新[①],但是就连它们也没有被人忘记。"

他凝视着天花板很长时间,好像一个老头正在企问神灵,然后他说话了。"我母亲工作了一辈子,"他说,"她擦洗别人家的地板,给他们做饭,给他们洗碗洗碟子。她给他们洗脏衣裳。他们洗澡后,她刷洗浴室。她跪在地上爬行,打扫厕所。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他们就忘掉了她。他们把她打发到看不见的地方。当她死了,他们就把她扔到火里。他们给了我一个旧骨灰盒,告诉我:'这里是你母亲,把她带走,她对我们毫无用处。'"

① 法新,英国1961年以前用的旧铜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

那个断了踝骨的小伙子躺着,支棱着耳朵,假装睡着了。

我尽可能态度生硬地回答迈克尔斯,似乎对他的自我怜悯没有半点迁就迎合的意思。"我们为你做那些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我告诉他,"对你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你尽可以安心。等你身体好一些了,那儿有的是地板等着要去擦洗,有的是厕所要去清扫。至于你的母亲,我肯定你没有说出她的所有事情,我肯定你知道这一点。"

然而,他是对的:我确实对他给予了太多的注意。毕竟,他是个什么人呢?一方面我们有洪水般的来自乡村的难民在城市里寻求安全。另一方面我们又有人过厌了五个人一个房间并且得不到足够食物的生活,他们流出城市,在被抛弃的乡村讨生活。迈克尔斯除了是第二类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一只从一条过于拥挤、正在沉没的大船上逃走的老鼠。只不过,作为一只城市老鼠,他不知道如何脱离陆地而生活,并且开始变得非常饥饿了。然后,他够幸运的,被人看见并且又被拖上船来。他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呢?

* *

诺埃尔接到一个从艾尔伯特王子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昨天夜里,发生了一场袭击该城供水系统的事件。水泵站被炸,还有一部分水管被炸。他们在等待工程技术人员的时候,不得不用井水对付。陆上动力电源线也中断了。在一些大船穿过黑暗,劈波斩浪,越来越孤独,在船客们的重压下呻吟的时候,显然还另有一条小船正在沉没。警察希望另外有机会和迈克尔斯谈谈关于那些对这个事件负责的

人,换句话说,就是他的那些来自山中的朋友们。他们希望或者由我们问他这样一些问题。“他们不是已经审问过他一次了吗?”我向诺埃尔声明表示反对,“审问他第二次有什么意义? 他病得太厉害不能旅行,而且他也无法对他自己负责。”“难道他病得太厉害不能和我们谈话吗?”诺埃尔问道。“并不是病得太重的问题,但是你不会弄清他的糊涂话的意思,”我说。诺埃尔又拿出迈克尔斯的有关材料,让我看。我看到在“类别”下面乡村警察用整齐漂亮的字体写着Opgaarder的字样。“Opgaarder是什么东西?”我问道。诺埃尔说:“就好像一只松鼠,或者一只蚂蚁一只蜜蜂。”“那是一个新的等级吗?” 我说,“他进过Opgaarder学校得过Opgaarder奖章吗?”

我们让迈克尔斯穿上睡裤,肩膀上裹着毯子,到看台尽头的储藏室去。一罐罐的油漆和硬纸板箱靠墙堆着,在每个角落都有蜘蛛网,地上尘土很厚,没有地方可坐。迈克尔斯斜对着我们,紧紧抓住那条毯子,双脚瘦得像枯柴棒,却坚定地站在那里。

“你在装样儿呢,迈克尔斯,”诺埃尔说道,“你那些艾尔伯特王子城的朋友们一直在干坏事。他们正使自己成为讨人厌的人。我们需要抓住他们,和他们谈话。我们认为你并没有全力帮助我们。所以你现在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有关你的朋友们的情况:他们藏在哪儿,我们怎么才能见到他们。”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迈克尔斯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

“迈克尔斯,” 我说,“迈克尔——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无法确定你和那些造反者有关系。如果你能使我们相信你不是为他们工作的,

你就能让我们省掉很多麻烦，也可以使你自己省掉很多不幸。那么你告诉我，告诉这位少校：在他们逮捕你的时候，你在那个农场上实际上正在干什么？因为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都是我们从艾尔伯特王子城警方提供的这些文件中读到的，而且坦白地说，他们所说的东西并不合乎情理。告诉我们事实，告诉我们全部事实，然后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床位上去了，我们将再也不会打扰你。”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蜷起了身子，双手在喉咙处紧握着毯子，瞪着眼睛看着我们两人。

“说吧，我的朋友！”我说道，“没有人会伤害你，只要你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

沉默在延续。诺埃尔不说话，把全部重担都转移到我的身上。“说吧，迈克尔斯，”我说道，“我们已经没有整天的时间了，现在在打仗！”

终于，他说话了：“我并不在这场战争里。”

我的心里一下子充满了怒气。“你不在这场战争里？你当然是在这场战争里，伙计，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一个营房，不是一个假日娱乐场，不是一个康复之家：这是一个营房，在这儿我们改造像你这样的人，让你们干活！你要学习怎么装沙袋怎么挖坑，我的朋友，直到你的腰都要累断了！你要是不合作，你就会到一个比这里更差的地方去！你会到那么一个地方去，整天在太阳地里面晒着，吃的是土豆皮和玉米棒瓤子，如果你活不下来，命不好，他们就把你的号码从名单上划掉，那就是你的下场！所以，说吧，谈一谈，时间正在消耗掉，告诉我们当时你正在干什么，这样我们就能把它记下来，把它

寄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这位少校在这里是个忙人，他不习惯浪费时间，他退休后出山来管理这个营地，来帮助像你这样的人。你必须合作。”

他依然佝偻着身子，准备着如果我会跳起来好避开我，他作出了回答。“我说话不灵光，”他说道，就再没话了。他用他那蜥蜴似的舌头舔着嘴唇。

“我们不管你说话灵光不灵光，伙计，我们只是要你讲出事实！”

他狡猾地微笑以对。

“你拥有的那个花园，”诺埃尔问道：“你在里面种了什么？”

“那是个菜园子。”

“这些蔬菜是为谁种的？你把它们都给了谁？”

“那些菜不是我的。它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我问的是，你把它们给了什么人？”

“那些士兵把它们拿走了。”

“那些士兵把你的蔬菜拿走了，你在意吗？”

他耸了耸肩膀。“长出来的东西是给我们大家的。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

现在我介入了。“你自己的母亲被埋在了那个农场上，对吗？你不是告诉过我你母亲被埋葬在那里吗？”

他的脸沉下来好像一块石头，而我继续问下去，利用这个话题追下去。“你给我讲过你母亲的故事，但是少校没有听见。把你母亲的故事讲给少校听。”

我再次注意到当他不得不讲起他母亲的时候，他变得有多么悲痛，他的脚趾头在地板上蜷了起来，他舔着自己的兔唇。

“告诉我们你的那些朋友们的情况，他们在半夜来了并且烧掉了那个农场，杀死了妇女和儿童，”诺埃尔说，“这是我想要听的事情。”

“告诉我们你父亲的事情，” 我说，“你谈了好多关于你母亲的事情，但是你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父亲。你父亲变成了什么？”

他倔强地闭上了嘴，那张不能完全闭上的嘴，愤怒地注视着我们。

“你没有孩子吗，迈克尔斯？” 我问道，“一个像你这样岁数的男人——你难道没有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只是自己单身过呢？你将来的命运前途在哪里？你难道想让这个故事和你一起结束掉？那会使它成为一个悲哀的故事，你不这么认为吗？”

这时出现了一阵深深的沉寂，我能听见它好像一阵铃声在我的耳际鸣响，这是一种人们只有在矿井里，在地窖里，在防空隐蔽室里，在没有空气的地方才会体验到的沉寂。

“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谈话，迈克尔斯，”我说，“我们给你一张很不错的床和好多吃的东西，你可以舒舒服服地整天躺在这里，看着小鸟从天空中飞过，但是我们期望得到一些回报。现在是交代的时候了，我的朋友。你有情况可讲，我们也想听。从哪儿开始都行。给我们讲讲你的母亲，给我们讲讲你的父亲。给我们讲讲你对生活的看法。或者如果你不想给我们讲你的父母和你对生活的看法，就给我们讲讲你最近的雄心勃勃的农业计划，和你那些从山里来的朋友，他们时

不时地来看看，来吃顿饭。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让你一个人呆着了。”

我停了下来；他像石头一样冷冰冰地回看着我。“谈谈吧，迈克尔斯，”我又开始说道，“你知道谈话有多么容易，现在就谈谈。听我说，听听我多么容易就用话语充满了这个房间。我认识一些人能够整天说话毫不疲倦，他们能够用谈话充满整个世界。”诺埃尔朝我递眼色，但是我继续说下去。“使你的生活有些内容吧，伙计，否则的话你就会白过一辈子，根本没人注意你。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他们做大减法运算以统计战争造成的人口差额时候，你将会成为单元栏里的一个阿拉伯数字，仅此而已。你不想简单地成为一个死人吧，对吗？你想要活，对吗？好，那么就谈谈吧，让你的声音被人听到，讲你的故事！我们在听着！在世界上的别的什么地方你能够找到两个礼貌而文明的先生愿意整天整夜听你的故事，如果需要的话，还做笔记？”

没有打招呼，诺埃尔就离开了这个房间。“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回来，”我命令迈克尔斯道，然后急匆匆跟了出去。

在黑暗的过道里我拦住诺埃尔，恳求他。“你根本别想他神经正常，”我说，“你肯定看出来了。他就是一个傻子，连有意思的傻子都算不上。他是个可怜无助的人，过去人们让他在战场上流浪，也许我可以用这个词儿，生活的战场，本来他应该被关在一个福利院的高墙里面，干点儿给沙发垫絮里子或者给花坛浇水一类的简单活计。听我说，诺埃尔，我要提出一个认真的要求。由他去吧。不要逼他讲故事了……”

“谁说要逼他了?”

“……不要想硬让他讲故事了,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我可以肯定这一点。编点什么当报告吧。你认为,那个造反的斯瓦特贝赫匪帮有多大?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就说是他告诉你那儿有二十个人,永远是那二十个人。他们每四五个或六个星期来那个农场一次,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他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他们的姓。编造一个他们的名字的名单。编造一个他们携带武器的清单。说他们在山里某个地方有一个营地,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他确切在哪儿,除掉说那儿地势很高,从农场到那里,步行要花两天的时间。说他们在山洞里睡觉,并且有女人和他们在一起。还有孩子。这就够了。把它写在一份报告里,把它寄出去。这就足以让他们不老跟在我们背后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干自己的工作了。”

我们站在外面的阳光里,在蔚蓝的春天的天空下。

“那么你是要我编造谎话,并且签上我的名。”

“这并不是谎话,诺埃尔。即使你对迈克尔斯使用夹拇指的刑具,从他嘴里得到的真话也比不上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

“要是那帮造反者根本就没有住在山里怎么办?要是他们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就住在艾尔伯特王子城周围,白天就默默地干他们的工作,当孩子们睡着了,他们却从地板底下拿出藏着的步枪,趁着天黑在周围四处游荡,爆炸,放火,恐吓百姓,那怎么办?你想到过这种可

能性没有?你为什么要这么热心地保护迈克尔斯?"

"我并没有保护他,诺埃尔!难道你想要把今天其余的时间都花在那间肮脏的小屋里,花在逼一个可怜的白痴讲出点什么故事上?他连屁股和胳膊肘都分不清,他一想到他母亲在梦里来看他,头发冒着火苗,就浑身哆嗦气喘吁吁,他相信小孩都是在丛林里的洋白菜棵子底下捡的[1]。诺埃尔,咱们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在告诉你,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而且,如果你把他交给警察,他们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儿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于有理性的人来说,连半点有意思的故事也没有。我已经观察过他了,我知道!他不是生活在我们的世界里。他生活在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

就这样,迈克尔斯,无论如何,全凭着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我救了你的命。我们将编造一个故事来满足那些警察,这样你就用不着被铐着手铐,在一辆卡车的后面,站在一摊尿里,被拉回到艾尔伯特王子城去,你可以躺在干净的被褥之间,听着树上鸽子咕咕的叫声,打着瞌睡,想自己的心事了。我希望你有一天会念我的好。

真是异乎寻常,你居然会在城市的阴影里过了三十年,幸存下来,接着是在战区流浪了三四个月(如果人们应该相信你的故事),毫发未损地出来,这时候继续让你活着,就像继续让一只最弱的小鸭子或者瘦弱的小猫崽活着一样,或者就像让一只被赶出窝的羽毛未丰的小鸟活着一样。没有证件,身无分文;没有家庭,没有朋友,没有你

① 西方的父母在孩子小时候问到父母是怎么把他们生出来的问题时,通常这样回答孩子。

自己是谁的意识。这种怪事真是令人费解，登峰造极，如此这般，也堪称是一个奇迹。[1]

*　　　　*

夏天中第一个温暖的日子，一个适宜到海滨去的日子。然而并没有去成，相反是送来了一个新病人，他发着高烧，头晕眼花，呕吐，淋巴结肿大。我把他关在从前的过磅室里隔离了，并且送血样和尿样到温伯格去化验分析。半个小时前经过传达室，我注意到那个包裹依然放在那里，上面有红十字并加盖着“紧急”字样的邮戳，字迹清晰所有人都能看到。送邮件的汽车今天没有来，那个职员解释说。他不能让一个送信的骑自行车送一下吗？没有送信员，他回答道。这不是一个犯人的问题，我说，这是有关整个营区健康的问题。他耸了耸肩膀。更多的是烧酒和大麻。有什么可急的？在他的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裸体女人杂志。

在西墙后面，在那道砖墙和蒺藜铁丝网后面，沿着罗斯米德林阴路生长的那行橡树，最近几天里已经暴出了浓浓的翠绿色。从那条林阴道传来笃笃的马蹄声，而现在从另一个方向，从训练区方向，传来来自温伯格教堂小唱诗班的歌唱声，他们每隔半个月在星期天来一次，带着他们的手风琴手，来给犯人们唱赞美诗。“Loof die Heer”[2]他

---

① 此句原文为南非英语。

② 荷兰文，意为“上帝的荫庇”。

们正在唱道，这是他们结束的诗句，在此之后，犯人们就会列队走回到D区，吃他们的面包粥外加肉汁豆子。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有一个唱诗班和一个牧师(这里从来不缺少牧师)，为了拯救他们的肉体，有一个医务官。这样他们就什么都不缺了。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会被确认具有了纯洁的心灵和勤劳的双手，通过了检验，然后就会有另外六百张崭新的面孔走进训练营。“如果我不做这件事，那么别的人也会做这件事，”诺埃尔说道，“而且那个人会比我更坏。”“至少在我接管这里以后，犯人们已经停止了由于非自然原因的死亡，”诺埃尔说。“战争不会永远继续下去，”诺埃尔说，“就像所有事情一样，它总有一天会结束。”这是范·伦斯博格少校的话。“除非，”我说道，这时轮到我说话了，“当射击停止，警卫都逃跑了，敌人不受任何挑战走过大门，他们会期望发现这个营地的指挥官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那才是他们最期望看到的场面。”诺埃尔没有任何反应，虽然我认为他早已经考虑过这一切。

*　　*

昨天，我免除了迈克尔斯的任务。在免除任务的纸条上，我明确指出免除至少七天的身体训练。然而今天早上我从大看台上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迈克尔斯绕着跑道和其他人一起费力地走着，上身扒光一直到腰部，活像一具骨头架子跟在四十个精力充沛的活人身体的后面。我向那个执行官提出交涉。他回答说：“他受不

了的时候,可以掉队。"我反驳道:"他会倒下来死掉的。他的心脏会停止跳动。""他一直在给您讲故事," 他回答道,"您不必相信这些坏蛋告诉您的所有故事。他根本就没有毛病。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呢?瞧。"他用手一指。迈克尔斯从我们面前走过,他闭着双眼,深深地呼吸着,他的脸色很放松。

也许,我的确是相信了太多的关于他的故事。也许事实仅仅是他需要吃得比别人少。

*　　　　*

我错了。我不应该怀疑自己。两天后他回来了。费利赛蒂走到门口,在门口他是被两个看守架着来的,失去了知觉。她问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假装不知道。您问阿尔布莱齐斯中士吧,他们说。

他的手脚像冰一样凉,他的脉搏极其微弱。费利赛蒂用几条毯子把他包起来,并且放了几个热水瓶。我给他打了一针,后来又通过一条橡胶管给他喂了葡萄糖和牛奶。

阿尔布莱齐斯把病情看作只是一例简单的反抗行为。迈克尔斯拒绝参加规定的活动。作为惩罚,中士命令他做操:下蹲和星式扑跳。在做了六次这个动作之后,他就倒下,失去了知觉。

"他当时拒绝干什么?"我问道。

"唱歌,"他说。

"唱歌?他头脑不正常,伙计,他都不能正常说话——你怎么能指望他唱歌?"

他耸了耸肩膀。"试着唱唱对他没有害处,"他说。

"而且你怎么能用体能训练惩罚他呢?他虚弱得像个婴儿,你能够看得见的嘛。"

"条令里面是这么说的,"他回答道。

*　　　　*

迈克尔斯又有知觉了。他的第一个行为就是把那根橡胶管从鼻子里拔出来,费利赛蒂来得太迟没能制止他。现在他靠门躺在那堆毯子底下,好像一具尸体,他拒绝吃东西。他用那骨瘦如柴的胳膊推开鼻饲瓶。"这不是我吃的那种东西,"他就愿意说这么一句话。

"到底你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我问他,"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你没有看出我们在努力帮助你吗?"他那么平静冷淡地看了我一眼,这真使我发火了。"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在饿死,而你却不愿意吃饭!为什么?你在守斋禁食吗?这是抗议绝食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抗议什么?你想要获得自由吗?如果我们把你放了,以你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你放到大街上,在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你就会送命的。你不能照顾你自己,你不知道怎么办。费利赛蒂和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愿意帮助你的人。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你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这场公开的吵嚷在病房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所有的人都在听着。那个我怀疑是个脑膜炎患者的小伙子(昨天我看见他把手放在费利赛蒂的裙子上)跪在床上,伸长了脖子看着,脸上带着开心的微笑。

费利赛蒂自己则完全放下了在扫地的伪装。

“我从来没有要求特殊对待,”迈克尔斯发着牢骚。我转身走了出去。

你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东西，可是你已经变成了一种我挥之不去的心病。你骨瘦如柴的胳膊总是在我的脑海里,你的体重压得我走路时直不起腰。

后来,当病房里的事情都平静下来了,我回到病房,坐在你的床边。很长的时间我在等待着。然后,你终于睁开了眼睛并且说话了。“我并不是要死,”你说,“我不能吃这里的饭食,仅此而已。我吃不下营地的饭食。”

“你为什么不给他写一张释放证书呢,” 我向诺埃尔施加压力,“我今天晚上把他领到大门口,在他兜里放几个兰特,把他赶走。这样他就能像他喜欢的那样开始照料自己了。你写一张释放证书,我会为你编造一个报告:‘死因:急性肺炎,继发慢性营养不良。再倒填上确认日期。’我们可以从名单上把他划掉,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考虑他的问题了。”

“我被你对他的这种兴趣搞迷糊了,” 诺埃尔说道,“不要要求我篡改各种记录,我不会那么做的。如果他要死,如果他正在把自己饿死,就让他死吧。这事儿够简单的。”

“这不是一个要死的问题,”我说,“并不是他想要死。他只是不喜欢这里的饭食。确实极其不喜欢。他甚至不愿意吃婴儿食品。也许他只吃自由的面包。”

在我们之间出现了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

“也许你我也都不喜欢营地的饭食，”我继续说道。

“他们带他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了，” 诺埃尔说，“他在那时候就是一个骨头架子了。当初他靠着自己生活在那个农场里，他自由得像一只鸟儿，吃着自由的面包，然而他到这里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副骨头架子。他看上去好像从纳粹的达豪集中营出来的人。”

“也许他只是一个很瘦的人，”我说。

*　　　*

那个病房在黑暗中，费利赛蒂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我拿着一只手电筒，俯身站在迈克尔斯的床前，摇晃着他，直到他醒过来，用手遮挡着自己的眼睛。我用耳语说话，我离他很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带着的烟味，尽管他洗过澡。

“迈克尔斯，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吃饭，你真的要饿死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要花时间，这并不会快乐，但是最后你肯定会死掉。我不会做任何事情制止你。我其实做这件事很容易，把你绑起来，用皮带固定住你的头，把一根橡胶管插到你的喉咙里，喂你吃东西，但是我不会那么做。我要像对待一个自由人那样对待你，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孩子或者动物。如果你想要把你自己的生命扔掉，那就那么干吧，这是你的生命，不是我的。”

他把遮挡着眼睛的那只手拿开，深深地清了清喉咙。他似乎要说话，然而他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微笑了。在手电筒的灯光里，他的

微笑有些讨厌，好像鲨鱼的微笑。

"你想要吃哪种东西？"我耳语道，"哪种东西你准备吃？"

他缓慢地伸出一只手，把手电筒推到一边。然后他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　　　　*

九月份入营的这批人的训练期结束了，今天早晨，那些光脚的男人排成长长一列纵队，两旁是武装的卫兵，在一个鼓手引导下，出发踏上十二公里的征程，到铁路调车场去，派遣到内地去。其中有六个被鉴定为桀骜难驯的分子被留下，关起来，等待着被转运到穆尔德斯鲁斯去，外加三个在诊所里的不适于走路的人。迈克尔斯属于后者：自从他拒绝用橡胶管鼻饲以来，没有任何东西经过他的嘴唇。

微风中有一股药皂的气味和一种令人愉快的宁静。我感到很轻松，几乎是很高兴。当战争结束了，营房关闭了，就是这种气氛吧？(或者，即使到那时候，这个营房也不会关闭，这些有着高墙的营房永远有它们的用场？)除了一个骨头架子，所有的人都去过周末了。在星期一，十一月份的入营者就要到达了。不过，铁路运输服务糟到这种地步，我们只能一天一天地预先做计划。上周发生了一场袭击德阿尔的事件，对铁路调车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个消息并没有上新闻公报，但是诺埃尔从可靠消息来源听到了这个消息。

*　　　　*

今天我在大街上一个小贩那里买了一个西葫芦，我把它切成薄片，放在烤面包的小电炉下面烤。“这不是南瓜，”我告诉迈克尔斯，一边用枕头把他的上身支起来，“但是它的味道几乎一模一样。”他咬了一口，我看着他把那瓜肉在嘴里移动着嚼着。“你喜欢吗？”我问道。他点了点头。我在这个西葫芦上撒上了一些糖，但是没能找到肉桂。过了一会儿，为了使他不别扭，我走了出去。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那个空空的盘子放在他旁边。我想，当费利赛蒂下次扫地的时候，她会看到床底下的西葫芦上布满了蚂蚁。可惜了。

“什么才能使你相信要吃东西？”我后来问他。

他一声不响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以为他已经睡着了。这时，他清了清喉咙。“以前没有人感兴趣我吃什么，”他说，“所以我问我自己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看见你饿死你自己。因为我不想这里的任何人被饿死。”

我怀疑他是否听见我说话。那带裂口的嘴唇在继续动着，好像那里有一连串的思绪他生怕失去似的。“我问我自己：对于这个人来说我是个什么人？我问自己：我活着或者死了对这个人有什么意义？”

“你可能也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不枪毙犯人。这是同样的问题。”

他摇了摇头，然后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就突然睁开了他那双又大又黑的像深潭似的眼睛，看着我。本来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说，但是我不能说。和这样一个人争辩似乎有点愚蠢，他好像是从坟墓里面看着你。

有很长时间，我们互相注视着。然后我意识到自己在说话，那仅仅是一种耳语。我一边说一边想到：投降。这将会被感到是一种怎样的投降呀。“我会问你同样的问题，”我说，“你问的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人来说我是个什么人？”我的低语甚至更为温柔，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并没有要你到这里来。在你到来之前，我的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时我很快乐，像能处于这样地位的每一个人那样快乐。所以我也问：我为什么这样呢？”

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的嗓子发干。我离开他，走到盥洗室，喝水，倚着盥洗池站了很长时间，充满了遗憾，想到未来的麻烦，想到，我还没有准备。我带着一杯水回到他身边。“即使你不吃东西，你也必须喝水，”我说。我扶他坐起来，喝了几口。

* *

亲爱的迈克尔斯：

答案是：因为我想要知道你的故事。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你们所有这些人加入了一场战争，一场你在其中没有任何地位的战争。你根本不是士兵，迈克尔斯，你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一个小丑，一个木头人。在这个营地里，你的正事是什么？我们要把你从总是在梦中来到你身边、头发冒着火苗的你的复仇的母亲控制下恢复过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却无计可施。(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个故事的这个部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么理解它的)而且，我们应该把你恢复成什么人呢？做编筐子、篮子的工作？做修剪草坪的工作？你就好像

一只竹节虫[1],迈克尔斯,它抵御肉食者世界的惟一防卫手段就是它的不同寻常的形状。你就好像一只已经着陆的竹节虫,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却落在了一片宽阔、平坦、光秃秃的水泥平台上。你一次抬起一只动作缓慢的脆弱的细棍一样的长腿,你慢吞吞地寻找着可以依附隐身的东西,那里却什么也没有。以往你为什么要离开灌木丛呢,迈克尔斯?那是属于你的地方。你本应该在一个宁静的郊区里一个朦胧的花园的幽静角落里,一辈子依附于一个难以区别的灌木丛,做一只竹节虫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该做的任何事情,在这里那里地啃着一片树叶,吃着奇怪的蚜虫,喝着露水。而且——如果我是你——你应该在早年就离开你的母亲,她的声音就好像一个真正的杀手。你应该给自己找到一个尽可能离她远一些的灌木丛,开始一种独立的生活。迈克尔斯,当你把她捆在你的背上,逃离那座燃烧的城市寻求乡村的安全的时候,你犯了一个大错。因为当我想到你背着她,在她的重压下气喘吁吁的时候,在浓烟中噎住,躲闪着子弹,表演着你无疑会表现的子女的孝顺的所有其他本事,我也想象到她坐在你的肩膀上,吃掉你的脑子,得意地环视四周,活生生是一个伟大的死神母亲的象征。现在她去世了,你却在打算随她而去。我想要知道你看见了什么,迈克尔斯,当你大大地睁开双眼的时候——因为你肯定看见的不是我,你肯定看见的不是这个诊所的白墙和空着的床铺,你看

① 竹节虫,一种生于南美竹林里的具有独特形体的昆虫,多年的进化使它的外形演变得几乎与竹节一模一样,就是在近距离也难以被捕捉者发现,以为它就是竹子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昆虫的动作十分迟缓。

见的不是带着雪白的护士帽的费利赛蒂。那你看见了什么?是你的母亲在一圈冒着火苗的头发中间咧嘴笑着,用弯曲的手指向你打手势,让你穿过光幕到另一个世界与她团聚?这是否可以解释你对生命冷淡的原因?

我想要知道的另一件事情是,在荒野中你吃的是什么食物,使得所有别的东西对你都变得索然无味。你曾经提到过的惟一食物是南瓜。你身上甚至带着南瓜种子。难道南瓜是他们在卡鲁大草原上知道的惟一的食物?我应该相信你就靠着吃南瓜活了一年吗?人的身体是不能那样的,迈克尔斯。你还吃什么别的东西?你打猎吗?你给自己做了弓和箭去打猎吗?你吃各种植物根和浆果吗?你吃蚂蚱吗?你的材料说你是一个opgaarder,一个管仓库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说你的仓库里收藏的是什么。难道是神粮吗?难道说神粮为你从天而降,你把神粮储存在地下的铁罐中,给你的朋友们在夜里来吃吗?难道说这就是你不愿意吃营地食物的原因吗——因为你已经被神粮的滋味永远惯坏了?

你本来应该藏起来,迈克尔斯。你太不在意你自己了。你本来应该爬到地洞的最黑暗的深处,让自己耐心等待着,直到各种麻烦都结束了。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精灵,一个我们星球上的天外来客,一个超脱于所有国家法律之上的人物?这下好了,国家的法律现在已经让你落在了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已经把你钉在一张床上,在老凯尼尔沃斯赛马场的大看台下面,如果必要,他们可以把你碾成污泥。这些法律是钢铁做成的,迈克尔斯,我希望你正在明白这一点。

无论你把自己弄得多么消瘦,他们也不会放掉你。没有为普天下的灵魂留下的家园,也许除了在南极洲或者在公海上才会有。

如果你不愿意妥协你就会死掉,迈克尔斯。不要以为你会简单地消耗尽，会变得越来越虚幻，直到你完全成了一个灵魂能够飞进苍天。你所选择的死充满了痛苦,不幸,耻辱和遗憾,在最后的解脱到来之前还有很多时日要去忍耐呢。你将会死去,你的故事也会死去,永远地死去,除非你有理智并且听我的。听我说,迈克尔斯。我是惟一能够挽救你的人。我是惟一一个把你看成是你原来那个人的人。我是惟一关心你的人。只有我既不把你看成一个易改造营地里的易改造分子,也不把你看成一个顽固营地里的顽固分子,而是一个超脱于等级分类之上的人类灵魂,一个有幸没有被教条和历史触动过的灵魂,一个在僵硬的石棺里面拍动着翅膀、在滑稽的面具后面咕哝着的灵魂。你正是由于你的生活方式而愈显珍贵,迈克尔斯;你是你这种人中的最后一个,一个从更早的时代遗留下来的生物,就好像空棘鱼[1]或者最后一个能够讲雅基语[2]的人。我们所有的人翻着跟斗越过锅沿掉进历史的大锅:只有你,追随着你的白痴之光,在一个孤儿院里忍受着你的时代(谁会把那儿看成一个藏身之地?),逃避开和平和战争,在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去看一看的旷野里逃避着，设法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穿越时代,观察着四季变换,在改变历史的进程上,绝不比一

---

① 空棘鱼,一种目前只有在古生物化石中才能找到的已经灭绝了的古代鱼类。

② 雅基语,墨西哥皮曼族印第安人所说的一种濒于灭绝的语言。

颗沙粒有更多的奢望。我们应该看重你，赞美你，我们应该给博物馆的一个小模型穿上你的衣服，给你的衣服和你的那包南瓜籽加上一个标签；应该在这个赛马场的墙上钉上一个匾，以纪念你曾经在这里呆过。但是事情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事实是你就要默默无闻地死去，并且就要被埋在这个赛马场的一个角落里，一个无名的土坑里，要被运送到沃尔特梅德的土地上去，而根本不会有今天的问题，除了我，没有人会记得你，除非你屈服并最终张开你的嘴。我向你呼吁，迈克尔斯：屈服吧！

一个朋友

* *

在盛传了一阵混乱谣言之后，关于这个月入营人员情况的准确消息终于到了。主要的一批犯人被耽搁在雷德斯堡的铁路线上，正等待转运。至于从东角来的那批，则根本不来了：在埃滕哈赫的中转营已经没有官员把犯人分成顽固和易改造两种，那个地区的所有被拘留者都将被交付给一些高度安全的营地，直到来了进一步的通知为止。

所以在凯尼尔沃斯，那种假日夏令营的气氛依然延续着。已经安排好在明天要举行一场本营人员和来自军需总部的一个队之间的板球赛。赛马场中间非常活跃，他们正在那里割草、滚压比赛场地。诺埃尔是我们这个队的队长。他说，从上次打板球赛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年了。他找不到一条适合他穿的白裤子。

如果铁路继续被炸，转运工作到处受阻的话，也许上峰[1]会忘掉我们，让我们在大墙后面、在幽静的淡忘中度过整个战争时期。

诺埃尔过来进行视察。病房里只有两个犯人，迈克尔斯和一个脑震荡病人。我们谈起迈克尔斯，保持很低的声音，虽然他正在睡觉。如果我使用胃管，我还是能够挽救他的，我告诉诺埃尔，但是我不愿意强迫任何人活着如果他不愿意活的话。我身后的规定写得很清楚：禁止强迫喂食，禁止人为地延长生命。（还有：禁止宣传绝食。）"他还能维持多久？"诺埃尔问道。也许两周，也许三周，我告诉他。"至少那是一个平静的结束，"他说。不，我说，那将是一个痛苦而令人绝望的结束。"你能够给他打点儿什么针吗？"他问道。"要制止他吗？"我问道。"不，我不想制止他，"他说，"只要使他走得容易一些。"我拒绝了。我不能负这个责，在还有机会使他改变主意的时候。于是我们让这件事继续悬在那里。

*　　　　*

板球比赛举行了，并且输了，因为球在射出的时候穿过的是不平的草地，而且击球员总是到处乱跳避免自己被击中。诺埃尔穿着一身带红色滚边的白田径服参加比赛，这使他看上去好像圣诞老人穿着一身保温内衣，他击打第十一号，在第一个球就得分了。"你在哪儿学

① 原文为the Castle，既城堡当局，这里是借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的典故，指"上峰"、"领导"。

的打板球?”我问道。“三十年代在穆里斯堡,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在午饭休息的时候,”他回答说。

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我们当中最善良的人。

比赛以后举行的晚会一直延续到深夜。双方约好了,二月份将在西蒙斯敦举行一场回访赛,如果那时我们还在这一带的话。

*　　　*

诺埃尔非常心灰意懒。他今天听说埃滕哈赫仅仅是开始,改造营和拘留营之间的区别注定要被取消。巴兹基德斯博斯注定要关闭,留下的三个营地,包括凯尼尔沃斯,将被直接转变为拘留营。看起来,改造是一种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的想法;至于劳工大队,他们也可以直接由拘留营提供。诺埃尔说:“你们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在凯尼尔沃斯这里拘留那些被战争变得冷酷顽固的士兵,就在居民区中心,在一道砖墙和两行蒺藜铁丝网后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几个老头、毛头小伙子和心脏病患者来看守他们?”答复是:已经考虑到凯尼尔沃斯营地的不足。将会有一些物质上的改进,包括灯光和警卫瞭望塔,将在它重新开放之前完成。

诺埃尔对我透露他正在考虑辞职的问题:他六十岁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用在为国服务上已经够多的了,他有一个守寡的女儿,她一再要求他到戈登湾和她一起生活。“你们需要一个铁人来管理一个铁的营地。而我不是那种人。”我不能同意。不是铁人,恰恰是他最大的美德。

*　　*

迈克尔斯不见了。他肯定是在夜里逃走的。费利赛蒂今天早晨到达诊所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但是没有报告("我以为他是去上厕所了"——!)。这件事我直到十点钟才发现。现在,回想起来,人们能够看到这么做是多么的容易,或者,对于任何身体健康的人来说做到它将是多么的容易。由于营房几乎是空的,仅有的值班岗哨是在主要大门和通向职员生活区大门的岗哨。没有任何周边巡逻哨,边门只是简单地上了锁。没有任何里面的人要冲出去,谁会要冲进来呢?然而,我们忘记了迈克尔斯。他肯定是踮着脚尖溜出来,爬过了高墙——天知道怎么爬的——然后溜之大吉。那些铁丝网看来没有被人剪断;但是那时迈克尔斯够得上是一个能穿过任何东西溜掉的鬼魂。

诺埃尔陷入了困境。按指定程序要报告这次逃跑事件,并且把破案的责任转交给民事警察。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就要进行一次调查,这里的无忧无虑、听之任之的状态无疑将会暴露:有一半人员整夜不归,步行巡逻制度没有执行,等等。一个替代的办法是编造一个死亡报告,让迈克尔斯消失。我一直在催促诺埃尔照这个办法办。"看在上帝的分上,就在眼下就在这里把迈克尔斯的故事结束了吧,"我告诉他,"那个可怜的白痴已经像一条注定要死在哪个角落里的病狗一样消失了。就让他去吧,不要把他抓回来了,为什么非要他死在这里,死在一帮生人的注视下,死在探照灯底下呢。"诺埃尔微笑了。"你笑

了,"我说,"但是我说的是真的:像迈克尔斯那样的人与一些你我无法理解的东西接触。他们能听得见伟大的主的召唤,他们服从那个召唤。你没有听说过大象的事情么?

"迈克尔斯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营地,"我继续说道,"那是个错误。事实上他的生活自始至终就是个错误。要说起来,这是个很残酷的事情,但是我还是要说说这件事:他是那种根本不应该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的人。如果当年他母亲看见他是那个样子,悄悄地把他闷死也许更好一些,然后把他扔到一个垃圾桶里。现在,至少让他和平地走了。我会写一张死亡证明书,你附签一下,总部的某个职员将会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归档,这就是迈克尔斯的故事的结束。"

"他穿着营地发给他的咔叽布睡衣睡裤,"诺埃尔说,"警察会抓住他,他们会问他从哪里来,他会告诉他们他来自凯尼尔沃斯,他们就会检查,发现并没有报告任何逃跑的情况,那局面可就他妈的不好应付了。"

"他并没有穿睡衣睡裤,"我回答说,"他找到了什么穿的我还不知道,但是他把睡衣睡裤留下了。至于说他承认来自凯尼尔沃斯的事儿,他是不会那样做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不愿意回到凯尼尔沃斯。他会给他们讲另一个故事,例如他是来自天堂花园。他会拿出他那包南瓜种子来烦他们,并且朝他们微笑,他们会直接把他送进疯人院,如果疯人院还没有统统关门的话。你已经听到了迈克尔斯的结局,诺埃尔,我发誓。此外,你知道他的体重是多少吗?三十五公斤,连皮带骨头统统在内。有两个星期了,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他的身体

已经失去了消化正常食品的能力。我很惊讶他居然有力气站起来并且走路;他能爬越那道高墙简直是奇迹。他还可能维持多久?在旷野里一个晚上他就会成为一具暴露在外面的尸体。他的心脏将停止跳动。"

"那你说说这种情况," 诺埃尔说,"要是有人发现他不是躺在外面什么地方——他要是没有爬过那道高墙而是直接掉在另一边的地上了,怎么办?"我站了起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最后的公告,"他继续说道,"是一具尸体躺在营地的外面,上面爬满了苍蝇。这不是你的工作,但是如果你需要用一切手段来检查是这么回事。你可以用我的小汽车。"

我没有用那辆汽车,而是步行环绕营地一周。沿着营地周围野草长得十分浓密茂盛;沿着后墙我不得不在齐膝深的草丛中费劲地穿行。我看见在铁丝网上没有任何尸体也没有任何豁口。半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刚才出发的地方,我有些惊讶,从外面看来一个营地显得多么小,而对于住在里面的那些人来说,它却是一个世界。然后,我没有去向诺埃尔报告检查的情况,而是漫步走上撒满斑斑点点橡树树阴的罗斯米德林阴道,享受着正午的宁静。一个老头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走过,他每蹬一下脚镫子都发出一阵咯咯声。他抬起一只手打着招呼。这使我想起来,如果我跟着他,沿着一条直线顺着这条林阴路走下去,那么到下午两点我就能走到海滨。我问自己,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不能在今天而一定要在明天,下个月或明年才去破坏命令和纪律呢?对于人类来说,哪种做法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我是把整个下午

的时间花在诊所里清点药品，还是走到海滨去，脱掉衣服，躺下只穿着短裤，吸收温暖的春天的阳光，看着孩子们在水中嬉戏，然后在停车场的凉亭(不知那个凉亭是否还在那里)买一个冰激凌?诺埃尔在他的办公桌前辛苦劳作，力求做到出营人数和入营人数的平衡，最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他是不是暂时抛下公务，小睡一下更好?也许我们宣布今天下午是假期，所有的人都到海滨来，司令官、医生、随军教士、体育锻炼视察官、哨兵和驯狗员，外加从拘留区来的六个顽固分子，只留下那个脑震荡的病人料理各种事情，那么天地间快乐幸福的总量就会增加。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姑娘。为了什么原因我们在进行这场战争，难道是为了增加天地间幸福快乐的总量?或者是我记错了，我正在思考的是另外一场战争?

“迈克尔斯没有死在墙外，” 我报告说，“他也没有穿着会使我们成为同谋犯的衣服。他穿着品蓝工装衣裤，胸前背后都写着伐木者的字样，天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那件衣服就一直挂在大看台厕所里的一个钉子上。因此我们可以安全地声称他死了。”

诺埃尔看上去很疲倦：一个退休的老头。

“还有，”我说道，“你能不能提醒我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打这场战争？有人曾经告诉过我一次，但那是很久以前了，我好像已经忘记了。”

“我们打这场战争，”诺埃尔说，“这样，少数人就可以对自己的命运有发言权。”

我们彼此茫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无论我的心情如何，我都无法

使他和我有同感。

"把你答应写的证明书给我,"他说,"不要填写日期,让它空着。"

随后,这天傍晚我坐在护士台前,无事可做,病房在黑暗中,外面东南方开始骚动起来,那个脑震荡病人无声地停止了呼吸,一种感觉带着巨大的力量来到我的心头,我正在浪费我的生命,由于一天天生活在等待状态之中,我受了影响,放弃了自己,使自己成了这场战争的一个囚犯。我走到外面,站在空荡荡的跑道上,抬头注视着被风儿吹扫得万里无云的天空,希望这种不安的情绪将会过去,昔日的平静会回到我的身上。战争时代就是等待的时代,诺埃尔曾经说过。在营地里除了等待,经历生命的律动,完成做人的职责,始终竖起耳朵倾听着大墙外战争的轰鸣声,谛听着它的音程的变化,此外还能做什么?还有,我想到,不知道费利赛蒂是否(只提费利赛蒂)认为她自己生活在静止之中,既活着又没有活着,同时历史也在犹豫踌躇着自己该走哪条路。如果凭着我与费利赛蒂打交道的经验来判断,她从来认为历史只是小孩子们的问答题,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南非是什么时候被人发现的?""1652年。""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洞穴在哪里?""金伯利。")我怀疑费利赛蒂能否在心中为她自己描绘出那旋转的时代潮流,它把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进去,在战场上和军队司令部里,在工厂里和街道上,在贫民的板棚屋和内阁的办公室里,那潮流最初阴暗模糊,然而却永远朝向一个变形的时刻,在那一时刻,模式从混乱中诞生,而历史以其全部伟大辉煌的意义展现出自己。除非我错怪了费利赛蒂,她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时代衣兜里的一个被放逐的流浪

者，这等待的时代，营地的时代，战争的时代。对于她来说，时代一如以往一样完满，甚至是洗被单的时代，甚至是扫地的时代；然而对于我来说，用一只耳朵听着营地生活的平庸变化，而用另一只耳朵聆听着那个伟大构想的陀螺仪在超感觉地旋转，时代已经变空了。(或者，是我低估了费利赛蒂？)甚至那个脑震荡病人，也变得完全内向了，包裹在自己缓慢的衰竭过程中，在垂死的过程中甚至活得比我这个活人更热烈。

尽管那种情况会引起我们的难堪，但是我发现自己在希望一个警察会带着迈克尔斯来到营地的大门前，提拎着他的脖子好像提拎着一个布头玩具，说道："你们应该更留心地看着这个杂种，"然后把他往那儿一放，扬长而去。迈克尔斯心里装着使荒野开满南瓜花的想象，他是另一个太忙碌、太愚蠢又太专心的人，他听不到历史车轮的隆隆声音。

*　　　*

这天早晨，没有任何通知，一队卡车就到达了，带来了四百个新犯人，这批人最初在雷德斯堡耽搁了一个星期，后来又在西博福特以北的铁路上耽搁了。就在我们在这里做游戏，把时间花在和女朋友谈恋爱，思考关于生死和历史的哲学问题的这段时间里，这些人却在运牛的车厢里等待着，在十一月的太阳底下，火车停在铁路侧线上；睡觉的时候，互相枕着睡在高地之夜的寒冷之中，允许他们一天解手两次，吃的东西，除了在铁道旁边用荆树棵子当燃料煮的麦片粥之外什

么都没有，整日看着比他们更紧要的列车隆隆开过，而这时蜘蛛却在他们车厢的轮子之间织起了蛛网。诺埃尔说，他本来是要直截了当地拒绝提供这里的设施的，因为他有权这样做，但是当他闻到那些犯人身上的气味，看到他们疲倦无助的样子时，心里就知道了，如果他制造麻烦，他们就会被简单地驱赶回铁路调车场，被装进他们来时坐过的敞篷车厢，继续等待，直到在上面那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官僚机构里，某个地方的某个官僚自己活跃起来为止，或者，直到他们死亡为止。所以，我们一直工作了一整天，我们所有的人，中间没有休息，都用来安排处置他们：给他们灭虱子，烧掉他们的旧衣服，让他们穿上合体的营地的制服，给他们吃的，给他们服药，把那些生病的和仅仅是饿坏了的人分开。病房和它的附加部分又爆棚了；有些新犯人虚弱的程度不下于迈克尔斯，我想，他们接近于一种活死人或者是死活人的状态，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是达到了人类的极限。这样，我们都彻底回到了繁忙的公事之中，不久那里又会有升旗，操练，又会有上课的单调诵读声打破夏日午后的宁静。

那些犯人告诉我们，在路上至少死掉了二十个人。死者就被埋在大草原上的一些没有标志的坟墓里。诺埃尔检查了那些文件。事实证明这些文件都是今天早晨在开普敦新起草的，没有反映任何情况，只是提供了到达的人数。“你为什么不要求提供记载启程情况的文件？”我问他。“那将是浪费时间，”他回答道，“他们会说那些文件还没有送达。结果只会是那个文件永远不会送达。没有人想要调查。此外，谁会说四百人里死掉二十个是无法接受的比率呢？始终有一些人死了，一

些人即将死去，这是人类的天性，你是没办法制止的。”

痢疾和肝炎流行，当然还有各种寄生虫。费利赛蒂和我显然对付不了。诺埃尔已经同意我征用两个犯人当护理员。

同时，提高改善凯尼尔沃斯安全状态的一些计划在推进之中。三月一日定为改造完成的日期。将会有一些重大改进，包括铲平大看台，搭建可以住下五百多犯人的许多小屋。诺埃尔打电话给上峰，抱怨事先没有通知，上面告诉他：你自己要镇定。所有的事情都要留心。安排你的部下清理场地，就是对我们的帮助。如果那儿有野草，就烧掉它。如果那儿有石头，就搬开它。每块石头都会投下阴影。祝你好运。记住，'n boer maak 'n plan。[1]

我怀疑诺埃尔喝的酒比平日多。也许现在是退出这个营垒的好时机，对他和对我都一样，——因为这个半岛显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让犯人去看守犯人，让病人去治疗病人。也许我们俩应该模仿迈克尔斯，踏上旅途，到乡下一个更和平宁静的地方去，例如到卡鲁大草原上更偏僻的地方去，在那里安家，两个具有谨慎作风和严肃习惯的绅士逃亡者。怎么样才能跑得像迈克尔斯那么远而又不被抓住，是主要的难题。也许我们能够脱掉军装，把手指甲弄脏，走得离大地更近，把这作为一个开始；虽然我怀疑我们在外人眼里能够像迈克尔斯那样不引人注目，或者说，像迈克尔斯没有变成一个骨头架子以前那样不引人注目。因为迈克尔斯在我看来，总是好像某

① 南非英语：布尔人会做计划。

个人把一捧尘土拨拉到一起，把唾沫吐在上面，把它拍成一个基本的人形，犯一两个错误（那张嘴，无疑还有头脑中的内容），忽略了一两个细节（性），但是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小泥人儿，那种小人儿，人们常常在农民艺术品中看到，他从自己的宿主——母亲的两条大腿中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手指头钩着，后背弯曲着，心甘情愿一辈子过穴居生活，它是一种生物，总是弯腰对着泥土度过自己醒时的生活，当它的大限终于到了，就自己掘坟墓，并悄悄溜进去，把沉重的泥土盖在自己的头上，好像一条毯子，并发出最后的微笑，翻个身，沉入梦乡，终于到家了。同时一如既往，毫不注意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历史的车轮在继续隆隆转动。什么样的国家机关会玩弄这样的思想，居然招募这样的人作为它的代理人，他们的服务有什么用？除了搬运东西就是大量的死亡。

至于我——如果一个黑夜我要穿上工装衣裤和网球鞋，爬过高墙（剪断铁丝网，因为我不是空气做的）——我是那种人，会被第一个经过的巡逻兵抓住，在我还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能够得救的时候。事实上我拥有的惟一机会已经消失了，在我意识到之前就消失了。在迈克尔斯越狱的那个夜晚，我就应该随他而去的。说我那时没有准备，一点儿用也没有。如果我认真看待迈克尔斯，我就会永远有准备。我就会自始至终手边都有一个包袱，里面装着替换的衣服和一个塞得满满的钱包，一盒火柴，一包饼干和一听沙丁鱼罐头。我根本不该让他离开我的视线。他睡觉的时候我应该挡着门槛睡；他醒来的时候我就会醒来。他偷偷溜出去的时候，我应该在他后面偷偷溜出去。那样

我就会跟着他的足迹,从一个阴影中躲闪到另一个阴影,并且在最黑的角落里爬过高墙,并跟着他走上星空下的橡树林阴道,保持着距离,他停步的时候我也停步,这样他就绝不会问自己:“这个跟踪我的人是谁?他想要干什么?”或者,他可能甚至开始跑起来,把我当成了一个警察,一个穿着工装衣裤和网球鞋,拿着一个装着手枪的包袱的便衣警察。而我将整夜尾随着他,穿过一条条小街,直到天明,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在开普平原的荒野边缘,彼此相距五十步,费力地穿过沙漠和灌木丛,避开群集的小棚屋,在那些地方,这里那里有袅袅的炊烟升上天空。在这里,在白日的天光下,你会终于转过身来,看着我,这位药剂师变成的临时医务官变成了你的步行追随者,他过去看见光曾经指给你看,那时你可能睡着了也可能醒着,他曾经把橡胶管插进你的鼻子,把药片送进你的喉咙,他曾站在你听得见的距离里说关于你的玩笑,他首先冷酷无情地强迫你吃那些你吃不下的东西。而你总是满腹疑团地,甚至怒气冲冲地站在跑道中间,等着我走近,作出我的解释。

而我会走到你面前,并说话。我会说:“迈克尔斯,请原谅我用那种方式对待你,我直到最后几天才理解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请你原谅我这么跟着你。我保证不会成为你的负担。”(“不会成为你母亲那样的负担”?那样说也许是轻率的)“我并不要求你照顾我,例如,给我饭吃。我的需要十分简单。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么大,你会以为它有空间盛下所有的人,然而我对生活的了解却告诉我,要始终呆在营地之外并非易事。但是我还是相信在那些营地之间有一些地方,

不属于任何营地，甚至不属于那些营地抓人的地区——例如，一些山顶，一些沼泽地中间的岛屿，一些贫瘠荒芜的地带，人们可能发现不值得在那里生活。我正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以便在那里定居，也许只是到局势改善时为止，也许永远住在那里。不管怎么说，我还没有那么蠢，以为可以依靠地图和道路来指引我。因此，我选择你来给我指出那条路。”

然后我会走得更近一些，直到可以伸手摸到你的距离，而你一定会直视着我的眼睛。“从你到达的时刻起，迈克尔斯，”我将会说（假如我当时醒着并且跟踪了你），“我就能看出你不属于任何营地。我要承认，最初我认为你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我的确曾经督促范·伦斯博格少校把你从这个营地释放，但是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让你通过改造机制就好像试图教一只野鼠或者一只耗子或者（我敢这么说吗？）一只蜥蜴学狗叫，学要饭，学接皮球一样。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慢慢看到了你表现出来的别出心裁的抵抗。你并不是一个英雄也不假装是，你甚至不是一个绝食的英雄。事实上你根本不抵抗。我们告诉你要跳跃的时候，你就跳跃。我们告诉你再跳的时候，你就再跳。我们告诉你跳第三次的时候，你没有反应，而是瘫作一摊；我们都能够看见，甚至我们当中最不愿意看的人也看到了，你没有做到是因为你在服从我们命令的过程中已经耗尽了你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把你抬起来，发现你的重量比一麻袋羽毛还轻。我们把你放在食物面前，说：吃吧，增长你的力气，这样你就能够再次耗尽它就能服从我们的命令。而你并不拒绝。你真诚地努力（我相信）做让你做

的事情。你的意愿默认了(原谅我做这些区分,这是我拥有的解释我自己意思的惟一的手段),你的意愿默认了,但是你的身体作梗。我就是这么看这件事的。你的身体拒绝我们喂给你的食物,你变得甚至更为消瘦了。为什么?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个人显然饥饿已极,他却不愿意吃东西?随后,随着我一天天观察你,我慢慢开始明白了事实:你在偷偷地哭喊,要求一种不同的食物,一种任何军营都无法提供的食物,你却对自己的意识本身一无所知(原谅我用这个词)。你的意志保持着随遇而安的态度,但是你的身体却在哭喊着要吃到它自己的食物,而且是惟一的食物。现在我已经学会懂得身体不容忍任何矛盾心理。而以前老师教给我的是,身体仅仅想要活下去。我过去听说,自杀,并不是一种身体反对自己的行为,而是意志反对身体的行为。然而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身体,它即将死去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本性。我站在病房的门口观察了你几个小时,对这个神秘的事物迷惑不解。并不没有一个原则,一个思想在你的倾向后面隐藏着。你并不想死,但是你正在死去。你就好像一只被封在一头牛的尸腔里的小兔,无疑很气闷,但是也很饥饿,置身在那么多的鲜肉之中,想要得到却是真正的食物。"

说到这里,我可能已经停止了对开普平原的讨论,这时从我们后面不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个男人咳嗽、清嗓子、吐痰的声音,还有木头着火生烟的气味;但是我闪闪发光的眼睛会看定了你,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你脚下像生了根一样站在那里。

"我是惟一一个透过你的表面看到更多东西的人," 我会继续说

道,“慢慢地,随着你一天天坚持丝毫不增加体重,我开始感觉到你不仅仅是另一个病人,不仅仅是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受伤者,不仅仅是这个牺牲者金字塔上的另一块砖。最终有人会爬到这座金字塔上面去,叉开腿站在它的顶上,喊叫着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宣布自己是他俯视着的所有人的皇帝。你将躺在你的床上,在那扇窗户下只有夜明灯照耀,你的双眼闭上,也许睡着了。我会站在门口默默地呼吸着,谛听着别的睡觉者发出的呻吟声和沙沙声,等待着;那种感觉在我心头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在所有那些床中间,围绕着一张床有一种正变得愈加浓重的空气,一种集中的黑暗,一种黑色的旋风在完全沉寂中,在你的身体上面咆哮,它正指向你,却没有搅动床单的边缘。我会摇晃着自己的脑袋,好像一个人努力要摆脱一个梦,但是那种感觉依然存在着。“这并不是我的想象,”我会对自己说,“这种意义聚集的感觉并不是某种东西,不像我的手电发出去照亮这张或那张床的一束光,或者不像我按一时的奇想用来包住这个或者那个病人身体的一件浴衣。迈克尔斯意味着某种事情,他所具有的意义对我来说并不是秘密。如果它是,如果这种意义的本源仅仅是我自己内心中缺少一种东西,换句话说,缺少相信某种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满足于一种对于信仰的饥饿是多么困难,这场战争(且根本不提那些营地)为我们展示出未来时代的景象,如果仅仅是一种对意义的渴求驱使我走向迈克尔斯和他的故事,如果迈克尔斯本人仅仅是他表面看来那个样子(你表面上看来的那种样子),一个长着兔唇(请原谅,我只提这个明显的特点)的皮包骨头的男人,那么我就有一切理由,撤退到骑师更衣室后

面的厕所里去，把我自己锁在最后一间小房间里，让一颗子弹穿过我的脑袋。然而我以往比今夜更真诚吗？"站在门口，我会把我最悲哀的注视转向我自己的内心，借助我所知道的最后手段谋求找到不真诚的病菌，在那种坚信——那种希望的核心，让我们说，有惟一的一个人，对于他，这个营地不止是老凯尼尔沃斯赛马场，有着预制件的小屋装点着它的赛道，而且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那里意义喷发出来进入世界。但是如果这样一个病菌潜伏在我内心里，它就不会抬起它的头，而且如果它不抬头的话，我能够怎么来强迫它呢？(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人能够把审查自我和隐藏自我分裂开来，使它们像鹰和老鼠那样相争，我只能将信将疑，但是在我们还没有逃脱警察的追捕之前，让我们还是同意把这种讨论推迟一天吧)所以我将再次把我的目光转向外界，然而这依然是真实的，我并没有在欺骗自己，我并没有在讨自己的喜欢，我并没有在安慰自己，它一切如从前一样，这是事实，在一张床上，的确有一团正在聚集、正在变得越来越浓的黑暗，那张床就是你的床。"

在这个阶段，我想你可能已经将你的后背转向了我，并且开始走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我的谈话的线索，正在急于使你自己和那座营地之间的距离变得越大越好。也许现在，被我声音吸引，一群来自那些棚屋的孩子已经聚集在我们周围，有些穿着肥大的睡裤，目瞪口呆地听着这些激动的谈话，他们正在使你感到紧张。所以现在我将不得不加快脚步追着你，保持紧跟在你后面，免得喊起来。"原谅我，迈克尔斯，"我会不得不说，"没有更多的话了，请耐心听我说。我只是想要

告诉你你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就算说完了。"

在这时，我怀疑，你会突然跑起来，因为这是你的天性。于是我不得不追着你，像蹚过河水那样蹚过稠密的灰沙，避开扑面而来的树杈，喊着："你呆在营地里纯粹是一个象征，也许你知道这个词儿。是一个象征——在最高的意义上说——一个多么可耻，多么荒谬绝伦的含义，居然能够存在一种体系之中却没有变成它中间的一个词儿。你没有注意到吗，无论什么时候，当我试图阻止你的时候，你总是溜掉？我注意到了。你知道当我看见你没有剪断铁丝网就跑掉的时候，什么样的想法掠过我的脑海吗？'他肯定是一个撑杆跳高运动员'——这就是我的想法。当然，你不可能是一个撑杆跳高运动员，迈克尔斯，但是你是一个了不起的逃跑艺术家，一个伟大的逃跑者：我向你脱帽致敬！"

到这时，由于奔跑和解释，我就会开始透不过气来，甚至可能你已经和我拉开了距离。"那么现在，最后一个话题，你的花园，"我已经气喘吁吁，"让我告诉你这个神圣而迷人的花园的意义，它在荒漠的中心开得鲜花累累，生产出生命的食物。你眼下正在冲它奔去的那个花园，不在任何地方而在那些营地之中。它是你所属的地方的另一种叫法，迈克尔斯，在那里你才不会感到无家可归。它不在任何地图上面，没有任何道路通向它，只有一条路，只有你知道那条路。"

我在推测，这会不会是真的，就在这时，你开始把最热切的精力投入奔跑之中，所以对于这个最平庸的观察者来说很清楚，你正在奔跑着逃避开这个在你背后喊叫着的男人，这个穿着蓝衣服的男

人，肯定看来像个迫害者、疯子、侦探或警察。刚才为了取乐而跟着我们的那些孩子们，如果现在开始加入到你一边，你会感到惊奇吗？他们开始从四面八方攻击我，戳我，向我扔树棍和石头，于是我不得不停下来，把他们打跑，同时向你喊着我要说的最后的话，因为你在前面已经跑进了金合欢树丛的最深处，现在跑得更加强劲有力，远远超出了人们对一个绝食者的预料。——“我说得对吗？”我喊道，“我已经了解你了吗？如果我是对的，举起你的右手，如果我错了，举起你的左手！”

第三章

迈克尔·K在漫长的步行之后，双膝软弱无力，他双眼斜视着灿烂的晨光，在海角广场的一个微型高尔夫球场旁，他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对着大海，一边休息一边聚集着身上的力气。空气凝滞静止。他能听见下面海浪拍击岩石的哗哗声和海水后退时发出的嘶嘶声。一条狗停下来嗅着他的脚，然后靠着长凳撒了泡尿。三个穿着短裤背心的少女，从他身边肩并肩地跑过，一起嘀咕着，她们身后留下一股汗味。从海滨路传来一个冰激凌小贩的丁冬铃声，最初走近了，随后又走远了。K心中充满了宁静，在这熟悉的土地上，欣喜于白日的温暖，他叹了口气，慢慢地让自己的头垂向一旁。他也不知道自己是睡是醒；但是当他睁开双眼的时候，他已经又舒服到足以继续走路了。

沿着海滨路，许多窗户都关着，上了护窗板，数目似乎比他记忆中的更多，特别是在沿街的一层。和过去同样的汽车停在同样的地方，虽然现在更加锈迹斑斑；一辆汽车的空壳，轮子都被扒掉，烧光

了，被人推翻，侧面着地，靠着防波堤。他沿着散步大道走去，这时意识到在蓝色工装衣裤下面，自己是完全裸体的，意识到在所有这些散步者中自己是惟一一个没有穿鞋的人。但是毕竟向他投来的那些目光，都是朝着他的脸，而不是投向他的双脚。

他走向一片被烧焦的草地，在碎玻璃和烧得焦黑的垃圾中间，星星点点的新生绿草已经开始滋生出来。一个小男孩爬上一个运动器械的发黑的铁栏杆，他的后脚跟和手掌心都弄得黑乎乎的。K择路而行穿过草坪，穿过道路，走出阳光，进入蓝色海岸饭店没有灯光的昏暗门厅，在那里的一面墙上，他看到有人用黑油漆喷写着JOEY RULES[①]，字迹连成一个个圆环。在走廊里，他在那扇画着警告性的死人头的房门对面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他母亲曾在那房间里面住过。他靠着墙坐在自己的后脚跟上，心想：这下好了，人们会把我看成一个乞丐。他想起了丢掉的那顶贝雷帽，本来他可以把那顶帽子放在身边接受施舍的，那样这个画面就算完整了。

他等待了几个小时。没有人来。他决定不起来去敲那扇门，因为一旦那扇门打开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下午两三点钟，他浑身的骨头已经开始发冷，他又离开那栋楼，来到海滨。在温暖的太阳底下，他躺在白沙上面睡着了。

他醒来时感到口渴，心里乱糟糟的，工装衣裤里面周身大汗淋漓。在海滩上他找到一个公共厕所，但是水龙头都没有水。洗脸池里

---

① JOEY RULES，英文，意为三便士法则。

都装满了沙子；离大海最远的那堵墙下，流沙铺了有一英尺深。

正当K站在洗脸池前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他从镜子里看见有三个人从他背后走进了厕所。一个是穿着白色紧身衣的女人，戴着一头淡金色的假发，手里提着一双银色高跟鞋。另外两个是男人。其中高个的那个男人径直朝K走来，并且抓住他的胳膊。“我希望你在这里已经完事了，”他说，“因为有人预定了这个地方。”他领着K走到外面白光刺眼的海滩上。“有好多别的地方可去，”他说道，一边拍了他一掌，也许是轻轻推了他一把。K坐在沙滩上。那个高个男人站在厕所门旁边，监视着他。他有一顶带方格图案的帽子，他把它歪戴在头上。

在这小小的海滩上，星星点点的有几个洗海水浴的人，但是除了一个女人之外没有人在水里。她站在浅浅的拍岸碎浪里，她的裙子折起来裹紧，双腿坚定有力地叉开着，提着一个婴儿的胳膊一左一右地悠荡着，那孩子的脚趾在浪花上划过。孩子在恐惧和快乐中尖叫着。

“那是我妹妹，”站在门边的那个男人说道，一边指着那个水中的女人，“那边的那个，”——他越过自己的肩头朝后指点着——“也是我妹妹。我有好多姐妹。一个大家族。”

K的头开始突突跳动。他渴望有一顶属于自己的宽边帽，或者一顶软帽，他闭上了眼睛。

另外那个男人从厕所里走出来，匆匆走上通往广场的台阶，一句话也没说。

太阳的边缘触到了空旷的大海的表面。K想到：我要给我自己时间直到沙滩凉下来为止，然后我再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那个高个的陌生人俯身站在他旁边，用鞋尖碰了碰他的肋骨。他背后是他的两个妹妹，一个把那个婴儿系在自己的后背上，另一个现在光着头，手里拿着假发和鞋子。那个突出的鞋尖在K的工装裤侧面发现了一个裂口，把它推开，露出了K的一块赤裸的大腿。“看呀，这个人是光屁溜！”那个陌生人喊道，他转身看着那两个女人，大笑着。“一个光屁溜的男人！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饭，伙计？”他捅了捅K的肋骨。“来；咱们给这个人点东西，让他醒过来！”

那个带着孩子的妹妹从一个手袋里拿出一瓶包在棕色纸包里的葡萄酒。K坐起来，喝着。

“那么，你从哪儿来，伙计？”那个陌生人问道，“你为这些人干活吗？”他用细长的手指指着那身工装衣裤，指着衣兜上的金色字母。

K正打算回答，可是他的胃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就收缩起来，刚刚喝下去的酒像一股清冽的金色溪流冒了上来，并且马上被地上的沙子吸干了。他闭上双眼，这时觉得天旋地转。

“嘿！”那个陌生人说道，一边笑着一边拍着K的后背。“这是空着肚子喝酒闹的！让我告诉你吧，刚才一看见你，我就对自己说，‘那个人肯定是营养不良！那个人肯定肚子里需要一顿丰盛大餐！’”他扶K站起来。“跟我们走吧，伐木者先生，我们会给你一些东西让你不再这么瘦骨伶仃的！”

他们一起沿着散步大道走着，直到他们找到一个空汽车棚为止。

那个陌生人从一个手袋里拿出一个新鲜面包和一听炼乳。他从自己的屁股兜里拿出一个细长的黑东西，举在K的眼前。他摆弄了一下，那个黑东西变成了一把刀子。他吹了一个惊奇的口哨，向大家展示着那闪闪发亮的刀锋，然后大笑不已，拍着自己的膝盖，用刀子指着K。那个婴儿，睁大眼睛从母亲的肩膀上窥视着，也开始笑起来，一边用一个小拳头击打着空气。

那个陌生人停止了大笑，恢复了正常，他切了厚厚一片面包，又在上面倒了一圈圈的炼乳，然后把它递给K。K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吃起来。

他们经过一个胡同，那里有一个滴着水的水龙头。K立刻离开众人前去喝水。他大口大口地喝着，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那清水好像直接穿过他的身体：他不得不走到胡同的尽头，蹲在一个阴沟上，尿完以后感到头晕眼花，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工装衣裤的袖子。

他们把住宅区抛在身后，开始爬上信号山的低矮山坡。K走在这群人的最后面，他停下来喘气。那个带着婴儿的妹妹也停了下来。"好沉呀！"她说道，一边指了指背上的婴儿，微笑着。K提出要帮她拿那个手袋，但是她拒绝了。"这没什么，我习惯了，"她说道。

一道围栏标出了森林保护区的边界，他们从围栏上的一个窟窿穿过。那个陌生人和另一个妹妹在他们前面，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上山小路上；在他们下面，海角星星点点的灯光开始闪亮；海平线上大海和天空幻化出一片猩红。

他们在一片稠密的松树下停下脚步。那个穿白衣服的妹妹消

失在昏暗中。几分钟后，她穿着一条牛仔裤回来了，拿着两个鼓胀胀的塑料袋。另一个妹妹解开她的上衣，用乳房给孩子喂奶；K不知道该看哪面才好。那个男人铺开一条毯子，点起一枝蜡烛，把它固定在一个罐头盒上。然后他摆出了他们的晚饭：那个大面包，炼乳，一整根半熟的干香肠（"金子！"他边说边把那根香肠朝着K的方向摇了摇，"你要为这个付出金子！"）和三根香蕉。他把酒瓶的盖子旋转开，并且把它递过来。K喝了一口，又把它递回去。"你们有水吗？"他问道。

那个男人摇了摇头。"酒我们有，牛奶我们也有，而且有两种牛奶，"——他随便指了指带婴儿的那个女人——"但是水，一点儿也没有，我的朋友，我很遗憾在这个地方没有水。明天，我答应给你水。明天将是崭新的一天。明天你将会拥有成为一个新男人所需要的一切。"

K喝了酒有些头重脚轻，他不得不时不时地扶住地面使自己不至于栽倒，他吃了一些面包和炼乳，甚至吃了半个香蕉，但是谢绝了香肠。

那个陌生人说到海角的生活。"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我们像流浪汉一样睡在山上？我们可不是流浪汉。我们有吃的，我们有钱，我们在过一种生活。你知道我们曾经住在哪里吗？告诉伐木者先生我们过去住在哪儿。"

"诺曼底，"那个穿牛仔裤的妹妹说道。

"诺曼底，诺曼底1216号。后来我们爬台阶爬厌了，就到这儿来

了。这是我们的夏日休养地，我们来这里野餐。”他笑了。“你知道在那之前我们住在哪里吗？告诉他。”

“大剪刀，”那个妹妹说。

“大剪刀男女理发馆。所以你就明白了，如果你知道怎么干，住在海角挺容易的。但是现在告诉我，你从哪儿来？我过去没有见过你。”

K明白该轮到他说话了。“我在凯尼尔沃斯的营地里呆了三个月，直到昨天晚上，”他说道，“我过去是一个园丁，为市政委员会干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不得不离开，带着我母亲到乡下去，为了她的健康。我母亲曾经在海角工作，她在这儿有一个房间，我们在路上刚才经过那儿。”一阵恶心的浪潮从他胃里直涌上来；他挣扎着控制住自己。“她死在斯泰伦博斯，在去乡下的路上，”他说。世界在起伏摇晃，然后又变得安定了。“我总是搞不到足够的吃食，”他继续说下去。他发现那个带着婴儿的女人在对那个男人悄声耳语什么。另外那个女人走到摇曳的烛光范围以外。他突然想起他一直没看见那两姐妹互相说话。他又想起自己的故事微不足道，不值得去讲，而且充满了一段段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越过的空白。另外，他简直不知道如何讲故事，如何让听故事的人一直饶有兴趣地听下去。恶心和晕眩过去了，但是身上突然冒出的汗水正在变凉，他开始打起寒战来。他闭上了双眼。

“我看你困了！”那个陌生人说道，边说边在他膝盖上拍了一巴掌。“是睡觉的时候了！明天你就会成为一个崭新的男子汉，你会看到的。”他又拍了K一巴掌，手更轻。“你的情况不错，我的朋友，”他说。

他们在地上的松树针叶上面铺好床。看来别的人自己都有从袋子和行李卷里拿出来的被褥、床单。他们给了K一块厚重的塑料布，他们帮助他用那块塑料布把身子包裹起来。K紧裹在塑料布里，身上出着汗，打着哆嗦，被耳朵里的营营声烦恼着，只是时睡时醒。他在半夜被人惊醒，那个他还不知其名的男人跪着俯身看着他，挡住了他看到的树冠和点点繁星。他想：我必须讲话不然就太迟了，但是他没有出声。那只陌生的手掠过他的喉咙，摸索着他工装衣胸口兜的扣子。那包南瓜籽发出很响的声音，K再也不好意思假装没有听见了。于是他嘟囔了一声，挪动了一下身体。片刻之间那只手僵住了；然后，那个男人退回到黑暗之中。

这一夜的其余时间K一直躺着，穿过树梢，观察着划过夜空的明月。天亮时，他爬出那冻得发硬的的塑料布，走到别的人躺着的地方。那个男人紧挨着那个带婴儿的女人睡着。那个婴儿自己却醒了：盘弄着母亲的紧身内衣的扣子，他用大胆无畏的眼睛看着K。

K摇了摇那个男人的肩膀。“我的那个纸包在哪儿？”他耳语道，尽量不把别人吵醒。那人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声，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在几码以外，K找到了那个纸包。他在地上爬着，把散落的种子找回来大约一半。他把那些种子放在兜里，扣上扣子，放弃了寻找其余的种子，他想到：太可惜了，——在松树的树阴下什么东西也不会长。然后他走上了下山的蜿蜒小径。

他穿过凌晨空旷的街道，走向海滨。由于太阳还躲在小山后面，他接触到的沙子很凉。他在礁石之间走着，凝望着潮水留下的一个个

水洼,在那些水洼里他看见蜗牛和海葵悠然自得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看厌了这些,他横穿过海滨大道,在他母亲当年的那扇门前,靠墙坐着度过了一个小时,等待着会住在那儿的无论什么人出现或者露面。然后他又回到海滨,躺在沙子上,谛听着自己耳朵里的营营声,那血液在血管中奔流的声音或者是飞驰过他的脑海的思想的声音, 他也不知究竟是哪一种。他有一种感觉,自己身体中的某种东西已经释放出来或者正在释放出来。然而他也不知道正在释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又有一种感觉, 一种他从前认为自己内心中的十分强韧的像绳子一样的东西,正在变得湿润而呈纤维状,而且这两种感觉似乎联系在一起。

天空中太阳升得很高了。它已经达到的位置使它总是在一个眼皮里闪闪烁烁。肯定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他却没有什么印象。我刚才睡着了,他想,但是比睡着了更差劲。我刚才心不在焉;但是我的心思刚才在哪儿呢?他在海滩上已经不再孤独。两个身穿比基尼三点式泳装的少女正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进行日光浴,帽子盖在她们的脸上,那儿还有其他人。他感到炎热而心绪混乱,于是磕磕绊绊地径直朝公共厕所走去。所有的龙头依然是干的。他把两条胳膊从工装上衣里褪出来,坐在流沙堆上,上身赤裸到腰部,努力使自己镇定一下。

当那个高个男人和那个他认为是那两姐妹中的老二一起走进厕所的时候,他依然坐在那里。他试图站起来离开,但是那个人拥抱住他。“我的朋友伐木者先生!”他说道,“我看见你真高兴!为什么今天

早晨你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我不是告诉你了今天将是你的一个了不起的日子？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他从自己的夹克衣兜里提拎出一瓶半品脱装的白兰地。(他住在山上，怎么能保持得那么整洁？K感到惊奇）他领着K回到流沙堆上坐下。"今天晚上我们要举行一个晚会，"他小声说道，"在那儿你将会遇到很多人。"他喝了点儿酒，然后把瓶子递过来。K喝了一口。一种倦怠感从他的心脏扩展开来，给他的头脑带来一阵令人愉快的麻木。他躺下，又回到一种飘飘悠悠昏头昏脑的状态之中。

有人低声说话的声音，然后有人解开了他的工装衣裤的最后一个扣子，一只凉爽的手滑了进来。K睁开了眼睛。是那个女人：她正跪在他身旁，抚弄他的阴茎。他推开她的手，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那个男人说话了。"放松吧，我的朋友，"他说，"这儿是海角，这是所有的好事儿发生的日子。放松自己，尽情享受。你自己伺候自己喝酒吧。"他把酒瓶放在K身旁的沙土上，然后走了。

"你的兄弟是谁？"K大着舌头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名字叫腊月，"那个女人说道。他没有听错吧？这是她第一次对他说话。"这是他的身份证上的名字。明天他就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身份证，不同的名字，应付警察用的，所以他们把他搞混了。"她弯下身子，把他的阴茎放到自己的嘴里。他想要把她推开，但是他的手指在碰到假发那生硬僵死的毛发后退缩了。这样，他放松了，一任自己迷失在自己头脑的旋转之中，迷失在那遥远而潮湿的温暖之中。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甚至可能睡着了，他不知道，她挨着他和他并排躺在那流沙上面，并且依然把他的性器握在她的手中。她比戴着那头银色假发时看上去要年轻。她的嘴唇依然是湿漉漉的。

“那么他真的是你的兄弟？”他含糊地说道，心里想着那个等在外面的男人。

她微笑着。用一个胳膊肘支着身子，她的嘴完全贴着他的嘴，吻着他，她的舌头在他的嘴唇上舔来舔去。她精力充沛地在他的腹股沟和他紧紧结合在了一起。

干完了事情之后，他感到为了他们双方他应该说点什么；但是此刻所有的言词都从他嘴边逃走了。白兰地带来的那种平静似乎也正在离他而去。他就着那个瓶子里喝了一口，然后把瓶子递给那个姑娘。

一些形象正在朦胧地出现在他身体上方。他睁开双眼，看见那个姑娘，正在穿鞋。在她旁边站着那个男人，她的兄弟。“睡会儿觉吧，我的朋友，”那个男人用一种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声音说道，“今天晚上我会回来，接你参加我答应你的那个晚会，在那儿会有很多吃的，在那儿你将会看到海角如何生活。”

K以为他们终于走了；但是那个男人又回来，俯身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了最后几句话。“对一个什么也不想要的人，” 他说道，“是很难表示友好和善意的。你千万不要担心说出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说到就会得到。这是我对你的忠告，我的瘦猴朋友。”他轻轻拍了拍K的肩膀。

终于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由于寒冷他哆嗦着，他的嗓子干透了，刚才与那个姑娘一起经历的那段令人羞耻的插曲，好像一个阴影在他思想的边缘等待着，K自己扣好衣裤的扣子，走出那个厕所来到海滩上，太阳正在西沉，那些穿比基尼泳装的姑娘们正在收拾东西离去。蹚着沙子走路甚至比过去更加费力；有一次他甚至失去了身体的平衡，东倒西歪差点摔倒。他听见那个卖冰激凌的小贩的丁当铃声，于是快步追着他走着，但随后才想起来自己身上一文不名。有一阵他的头脑变得很清醒，使他足以意识到自己病了。他似乎根本控制不住身体的温度。他在同时既发冷又发热，也许这是可能的。这时一阵模糊朦胧又降临在他身上。在台阶最下面一层，当他正扶着栏杆站在那里，两个姑娘从他身边走过，她们转移开自己的目光，并且，他疑心，还屏住了呼吸。他看着她们的臀部走上台阶，他很惊讶地发现在自己的内心中有一种冲动，想要用自己的手指在那柔软的肉体上掐上一把。

他在蓝色海岸饭店后面的水龙头喝水，一边喝一边合上眼睛，想象着那清凉的水从山上流下来，流到蒂瓦尔公园上面的水库，然后穿过埋在街道下面黑土里的几英里长的管子，流到这里，来为他解渴。他忍不住，排空了自己，然后又喝起来。现在他感到轻飘飘的，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双脚在接触地面，他穿过最后的天光，走进过道的阴影，毫不犹豫地扭动了那扇门的把手。

这间他母亲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家具。当他的眼睛习惯了周围的昏暗之后，他分辨出有几十把钢管椅从地面一直

摞到天花板，一些收拢的巨大的海滩伞，一些中间有一个窟窿的白色聚氯乙烯塑料桌，在最靠近那扇门的地方，有三个上了颜色的石膏像：一头有着巧克力色棕褐眼睛的鹿，一个穿着麂皮坎肩、齐膝短裤的侏儒，头上戴着绿色带流苏的帽子，还有一个比另外两个大一些，是一个长着木钉长鼻子的人物，他认出那是木偶匹诺曹。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尘土。

被那种气味引导着，K探察了门后面的黑暗角落。他在黑暗中用手摸索着，发现在光光的地板上有人用一些压平的纸板箱做成了一张床，床上有一条皱巴巴的毯子。他碰倒了一个空瓶子，那瓶子滚到了一边。从那条毯子上发出一种甜酒、香烟灰和陈年的汗味混合成的气味。他用那条毯子裹住自己的身体，躺了下来。他刚一安顿下来，那营营声又开始在他的耳朵里响起来，随后到来是陈年的严重头疼。

现在我回来了，他想。

第一声警报器响起来，宣布了宵禁时刻的到来。紧随它的哀号声，是响遍全城的警报器声和汽笛声。这噪音越来越响，然后消失了。

他无法入睡。尽管他并不愿意想，但是那俯在他的性器上的像头盔一样的银发，又回到了他的心头，还有那个姑娘在他身上一阵阵用力时发出的呻吟声。我已经变成了博爱的对象，他想。我走到的所有地方都有人等待着要在我身上实施他们自己形式的博爱。这些年来，我依然带着一副孤儿相。他们对我就像对那些加卡尔斯德里夫的孩子们一样，他们准备喂养他们，因为他们还太小不会干任何作奸犯科的事情。从那些孩子那里，他们只期望得到结结巴巴的几声感谢作为

回报。而从我身上，他们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更长久。他们希望我敞开心扉，讲给他们听一个住在笼子里的生命的故事。他们想要听到有关我住过的所有牢笼的事情，好像我是一只虎皮鹦鹉，一只白鼠，或者一只猴子。如果我在休伊斯·诺雷牛斯学习过讲故事，而不是整天削土豆皮和做算术题，如果他们让我每天练习讲我生活的故事，拿着一根教鞭盯着我，直到我能够毫不打磕巴地进行表演，那我就会知道怎么才会讨他们喜欢。那我就会讲述自己在监狱度过的生活故事了。在监狱里我站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把额头抵在铁丝网上，凝视着远方，梦想着一些我永远不会有的经历，在那里，看守骂我，踢我的屁股，派我去擦洗地板。当我讲完了我的故事，人们会摇头叹息，难过愤怒，硬劝我吃东西喝酒；女人们会把我领到她们的床上，在黑暗中爱抚我。然而事实是，我曾经是一个园丁，起初为市政委员会干，后来为我自己干，园丁们总是把他们的时间和艰辛花在土地上。

K不安地在硬纸板上翻来覆去。他发现，这刺激着他，要不顾一切地说出事实，关于我的事实。"我是一个园丁，"他再次大声说道。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园丁来说，在大海波涛的拍打声里，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不是很奇怪吗？

我更像一只蚯蚓，他想。它也是一种园丁。或者一只鼹鼠，也是一个园丁，它并不讲自己的故事，因为它生活在宁静之中。但是一只生活在水泥地上的鼹鼠或蚯蚓又会怎么样呢？

他试图一点点一点点地逐步放松自己的身体，像他曾经知道的

那样。

至少，他想，至少我过去并不聪明，回到海角来，脑子里装满了关于营地的故事，关于在那里他们如何打我，直到我瘦得像一把火钩子，脑子像个傻瓜的故事。在一开始，我就沉默寡言头脑糊涂，在最后我也将沉默寡言头脑糊涂。头脑简单没有什么可害臊的。他们在关押其他人之前首先关押起那些傻子、笨蛋。现在他们拥有专为那些父母逃亡的孩子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唱反调心怀不满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长着大脑袋和长着小脑袋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没有明确的求生手段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失去土地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住在排水水泥管中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妓女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做不出二加二等于几的算术题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把身份证忘在家里的人准备的营地，有专为那些住在山里、在夜里炸桥梁的人准备的营地。也许事实是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走出营地，同时走出所有的营地。对于这个时代，也许这足以构成一种成就。现在还剩下多少人没有遭到关押或者软禁？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

我犯的错误，他想，追溯往昔，是没有拥有很多的种子，在每一个兜里放上不同纸袋的种子：南瓜种子，西葫芦种子，豆子，胡萝卜种子，甜菜根种子，葱头种子，西红柿种子，菠菜种子。也应该把一些种子放在我的鞋子里，放在我的大衣的里子里，以防一路上的那些强盗。那时候，我的错误是把我的所有种子都统统种在一块地

里。我本来应该把它们种在大草原上绵延几英里的许多地块上，每块地不比我的手掌大，并且画一张地图始终带在身边，这样我每天夜里都可以进行一次到各个地块的旅行，给它们浇水。因为，如果说我在乡下有什么发现的话，那就是总是有足够的时间做想做的每一件事。

（这就是它的全部寓意吗？他想，这整个故事的全部寓意：总是有时间做每一件事情。难道寓意就是这样来的？自发的，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当你很少期望它们的时候，它却到来了。）

他想到那个农场，那灰色的荆棘丛，那多石的泥土，那环形的连绵小山，那远处的绛紫色与粉红色的群山，那博大，静谧，蔚蓝而空旷幽远的天空，那在烈日下，这里那里的保持着灰色与棕红色的土地，在那里如果你细心观察，会突然看到一点鲜灵灵的绿色，南瓜叶或者胡萝卜缨子。

尽管他那么舒舒服服地睡在这个发臭的角落里，但是如果有人不理会宵禁令来到这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K想象那人是一个驼背的小老头，衣服的边兜里揣着一个酒瓶子，长满胡须的嘴里总是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是那种警察不屑理会的老头），他可能会对海边的生活厌倦了，想要到乡下度个假期，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认路的向导的话。他们今夜可以分享这个床，这种事情过去就发生过；在早晨，当第一缕天光照亮时，他们就能够出去，在偏僻的小街上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家不要的独轮车；如果他俩运气好，他们到十点钟就能推着小车沿着公路前进。记住在路上停下来买些种子和一两件别的东

西，也许要避开斯泰伦博斯，那儿看来是个背运的地方。

如果那个老头爬下小车伸个懒腰（现在各种事情正在加速），并且看着当年水泵矗立的地方(那个水泵被士兵们炸掉了，所以那里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并且抱怨说："咱们没有水怎么办?"而他，迈克尔·K，就会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勺，一个小勺和长长一圈绳子。他会从升降机口里清理掉碎石，他会把小勺的柄弯成一个环，把绳子系在上面，他会把它放到深入到地下的升降机里面，当他把它带上来的时候，在这个勺子里就会有水；他会说，用这个法子，人就能活。

译后记

2004年的春节前后，我是在紧张与快乐中度过的，因为我接受了浙江文艺出版社交给我的任务，翻译2003年10月才出炉的诺贝尔文学奖“新科状元”——南非作家J.M.库切的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对于J.M.库切这位作家，我国学术界和读书、出版界给予关注的时间并不长，据我所知，在1987年以前只有《世界文学》杂志的老编辑、非洲文学专家邵殿生先生对他进行过跟踪研究。我则是直到1999年，因库切的《耻》(*Disgrace*)第二次获得英国布克奖，才给予这位作家特殊关注，并在《环球时报》上撰文给予介绍。不过那时我把他的名字翻成科特基。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在2002年终于把《耻》的中译本奉献给中国读书界，这是库切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上第一次面世。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库切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就一举买下了库切的五部代表性作品的版权，应当说这是一个很有眼光很有魄力的举动，我作为一个读者、译者，对浙

江文艺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他们为我们与当代世界文学的大天下之间架起了一座迅速沟通之桥。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在1983年获得布克奖。关于这次获奖还有一段趣闻。据说,1983年布克奖评选委员会纳入该年度布克奖决赛圈名单的还有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耻辱》(*Shame*)。拉什迪对自己的那部作品期望甚高,认为一定会获奖。所以当投票结果出来,库切以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最终获奖的时候,拉什迪竟然毫无风度,情绪激动地起立抗议,拂袖而去。这使许多因为读了他的《午夜的孩子》而对他崇拜不已的读者大跌眼镜。至于当时远在南非的库切,听到万里以外传来的消息,当然是喜出望外。于今,这已成为世界文坛的一段趣谈。然而,有人把库切描写成一个完全视名利如浮云的闲云野鹤式的隐逸人物,恐怕也有失偏颇。你看他的诺贝尔奖答词,讲到他的母亲如果在世会对他说:"你把这个胡萝卜趁热吃了吧!"中间含蕴着怎样的喜悦与得意。

我个人认为,在库切的前期作品中,《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部作品使他第一次获得了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引起了南非以外的更广泛人群对他的注意,更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具备了现代经典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集中体现了他的主要作品所共有的社会品格和艺术风格。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首先是质朴而简洁的。它有一个简

单的好故事。背景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被战争搅得天翻地覆的南非。一个天生豁嘴、智力低下但心地单纯、善良的中年男人迈克尔·K，由于在大城市开普敦无法安定地生活下去，于是带着他生病的母亲动身到她度过童年的乡村，去寻找一片乱世之外的绿洲。但是颠沛的旅行生活使他母亲在半路上不幸去世，把他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一个军队残暴、政治腐败的混乱世界上。他被政府军抢劫，失去了全部财产；他因为没有通行证，被警察抓去充当无报酬的苦工；他寄身无主的农场，却被农场主的逃兵孙子排挤出去；他露宿街头，却被巡警抓进难民营；他逃入山中，几乎被饿死；他重返农场，希望靠自己的劳动过一种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却被军人认作是游击队的支持者，抓起来关入监狱；他最后无法忍受监禁的生活，于是越狱逃跑；他在与一帮颇有吉卜赛人风格的流浪者接触中，有了人生第一次性经历；他身上人性的苏醒，只是使他更加渴望在战争的废墟上创造出一种哪怕是原始的但却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

库切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却把自己的关注投向那个社会中一个最鄙微的小人物身上，记述他的遭遇，描写他的可怜的追求，这很像鲁迅笔下的阿Q（不过比阿Q身上少了一点摸小尼姑、对吴妈想入非非一类带中国特色的鄙俗）。他们写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讲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寓言。

库切在小说中用那位对K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医生的嘴，说出了他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基本艺术概括——K是一个“小泥人

儿”:“真正的小泥人儿,那种小人儿,人们常常在农民艺术品中看到,他从自己的宿主——母亲的两条大腿中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手指头钩着,后背弯曲着,心甘情愿一辈子过穴居生活,它是一种生物,总是弯腰对着泥土度过自己醒时的生活,当它的大限终于到了,就自掘坟墓,并悄悄溜进去,把沉重的泥土盖在自己的头上,好像一条毯子,并发出最后的微笑,翻个身,沉入梦乡,终于到家了。同时一如既往,毫不注意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历史的车轮在继续隆隆转动。”在另一处,库切还写到:“迈克尔斯心里装着使荒野开满南瓜花的想象,他是另一个太忙碌、太愚蠢又太专心的人,他听不到历史车轮的隆隆声音。”然而正是通过对迈克尔·K这个人物的命运的展示,库切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听到了历史车轮的声音,使千千万万读者强烈地感受到那时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非国家是南非黑人和白人的共同的精神炼狱。那时库切的作品由于并没有直接主张黑人执政而为愚蠢的南非当局所容忍,然而他作品中拂荡的鼓吹人类精神自由的晨风却为向往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察觉,所以被人称为“南非的良心”的纳丁·戈迪默在谈到此书时说:“这是一个多么杰出的成就。”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南非经过国大党人多年的流血牺牲和南非原执政的白人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的合作努力之下,终于推翻了反动的种族隔离制度,实现了黑人多数执政。这时全世界的人们都为在世界上消灭最后一个公然鼓吹种族隔离的政权而欢

呼的时候，在人们都在歌颂南部非洲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的时候，库切在1999年却出版了一部在文坛广受赞扬，但却被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作品《耻》。这部小说写到了在南非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新形势下的一些新的种族矛盾。一些人认为这部小说丑化了黑人，丑化了黑人政权下的南非社会，是一部向新制度泼脏水的小说。因而，甚至一些过去赞赏库切的人也认为库切是在政治上向右转。《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和《耻》时隔十六年，又都获得了布克奖，其实这两部小说恰恰体现了库切小说艺术创作上一贯的本色和风格。因为库切正如他自己书中的人物一样，从未皈依过一门特殊的宗教或信仰，在他的世界里，真诚和良知是他的惟一的宗教。库切之所以能够敢于在不同的时代里反潮流，就是因为他用真诚和良知的眼睛去看世界，并且如实地写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这也就使他看到了某些近视的政治家看不到的东西。《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的分量和价值恰恰在于它对于南非社会日常生活的栩栩如生的描写和这种描写给人们带来的反思。

库切的这本书作为二十世纪的一部文学经典的历史地位和艺术魅力是不可动摇的。相信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解读的作品。

邹海仑

2004年3月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他最早的小说《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

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

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国家的心脏》，出现了另一种注重心理描述的风格。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等待野蛮人》是一部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书中描述了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打开了恐怖之门。游戏式的寓言小说《福》把文学与生活的不兼容性和不可分离的特质编织在一起——那女人渴望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在生活中却只是藉藉无名的小人物。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延续了笛福、卡夫卡和贝克特的文学传统，库切遗世独立的作家形象在这里变得更为醒目。小说描写了一

个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离了日益严峻的动乱和将要降临的战事，却陷入了无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现对权力逻辑的否定状态。

《彼得堡的大师》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一种释义。如果一个人(库切想象中的人物)对现实世界产生绝望之感，他面对的诱惑就会成为毫无道德约束的恐怖主义之源。在此，作者与邪恶的对抗带有恶魔信仰的色彩，这一点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再次出现。

在小说《耻》中，库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誉扫地的大学教授的挣扎——在南非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当白人至上的传统土崩瓦解之后，他竭力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小说的主题是作者一直关注的中心问题：人是否能回避历史？

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主要围绕着父亲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儿子的心理分裂。但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在续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画了一个以古怪的方式祈望获得他人认同的年轻人。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文敏　译

他和他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J.M.库切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新伙伴吧。我非常喜欢他，为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干的人，我在每件事情上都给他指点，教他怎么做，特别是教他说英语——当我说话时他能听得懂，他真是个最聪明的学生。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波士顿，漂亮的小城，坐落在林肯郡的海边，他的人写道。全英格兰最高的教堂的尖顶耸立在那儿，领航员用它来导航。波士顿周围是一片泽国[1]，到处是麻鳽——那不祥的鸟儿发出沉郁的呻吟和鸣叫，声音响得两英里开外都能听见，像是放枪。

不过这泽国也是其他各种鸟类的家园，普通野鸭、绿头鸭、短颈野鸭和赤颈鸭。为了去逮野鸭，泽国里的人们(沼地人)驯养出一种鸭

① 原文fen(s)，沼泽，又指英国剑桥郡和林肯郡之间的沼泽地带。

子,他们称之诱饵鸭,或是囮鸭。

泽国就是大片的湿地,欧洲到处都是这样大片的湿地,全世界都有这类湿地,但在别的地方不叫泽国,这个名称只有在英格兰才用,没有传到外面去。

这些林肯郡的囮鸭,他的那个人写道,是在诱饵鸭塘里经人驯养而长成的。等到捕获季节它们就被放到外面去,放到荷兰、德国去。在荷兰和德国,它们碰到了自己的同类,目睹荷兰、德国那些鸭子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人家的河流在冬天的寒风中被冻住了,大地被积雪覆盖。它们总算用明白通晓的语言叫那些荷兰、德国同类脑瓜子开了一点窍,叫它们知道,在英格兰(它们就来自那个地方),生活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的鸭子生活在食物丰盛的海岸边;潮水自由地涌向四通八达的河湖港汊;那里有湖泊、有泉水、有袒露的池塘,也有被树阴遮挡的池塘;田野里满是拾穗者留下的谷物;没有冰霜没有雪,如果有也算不得什么。

当然这些景象都是用鸭子的语言来描述的,他写道,于是那些诱饵鸭或是囮鸭跟成群的鸭子们凑到了一起——可以这么说——就是诱拐了它们。这些英格兰鸭子就带着它们从荷兰和德国飞越大海河流,来到了自己的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池塘里,它们一直对着它们吱吱喳喳喋喋不休(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告诉这些新来者说,这就是它们说的那池塘,它们可以悠然自在地在这里过日子。

其实它们早已经被那些驯养诱饵鸭的人盯住了,这些人潜入泽国隐蔽之处,那是他们在沼泽地里搭起来的芦苇棚,偷偷将一把把谷

物抛进水里，驯养的诱饵鸭就一路跟着主人撒的东西走，后面就跟着那些外国客人。这样两三天以后，它们领着客人们进入越来越窄的水道里，而且还一路不时招呼着说，瞧我们英格兰日子多么好过，然后它们来到一处已经张好了许多网的地方。

这时候诱饵鸭的主人放出了诱鸭犬，这些狗被训练得能跟在禽类后面游泳，一路游一路吠叫。可怜的鸭子被追得紧时连忙飞起来，但又被上面架着的网撞落到水里挣扎成一团，想要游出去，但网越收越小，像一只钱袋，最后那些等着收获的人就伸出手来一只只把捕获物捉住。那些诱饵鸭得到了抚慰和夸奖，而它们的客人则被当场击昏，褪了毛，然后成百上千地拎出去卖掉。

林肯郡的这一切新闻就是他的人用匀称而灵巧的手写成的，每天在把这新闻故事搬到纸上之前，他都把羽毛笔削得尖尖的。

在哈利法克斯[①]，他写道，矗立着一具断头台（英王詹姆斯一世时才被挪走），那倒霉的人把头搁在断头台的架子上，刽子手敲掉一根擎着沉重刀具的木栓，刀从教堂门那么高的梁架上落下来，砍头像屠夫剁肉一样干脆利索。

在哈利法克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敲掉木栓到刀片落下的一瞬间里，那倒霉的家伙能够一跃而起从山上逃下来，游进河里，没有被刽子手再次逮住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事儿从古至今并未发生过。

---

① 哈利法克斯，英格兰北部城市。

他(不是他写的他,就是他本人)坐在布里斯托尔[1]河边的房间里看着自己写的东西。他在这里已经住了许多年了,几乎可以说如今他已是个老人了。在用棕榈叶和蒲葵做成阳伞遮挡阳光之前,他那张脸就已经被热带的阳光晒黑了,但现在有点苍白,可还是老厚得像羊皮纸,鼻子上有一块被太阳晒出来的永远也长不好的疤。

这会儿一直陪伴着他的那顶阳伞在屋里,伫在一个角落里,可是跟他一起回来的鹦鹉却死了。可怜的鲁滨!这只鹦鹉经常呱呱大叫着从它的爪架上飞到他肩上,可怜的鲁滨·克鲁索!谁会去救可怜的鲁滨呢?他的妻子不能容忍鹦鹉的哀鸣,可怜的鲁滨每天飞进飞出。我要拧断它的脖子。她说,但她没胆子这么干。

当他带着鹦鹉、阳伞和一大箱子宝贝回到英格兰时,他和老妻两人住进他在亨廷顿买的房子过了一段相当平静优裕的日子,因为他已经变得挺有钱了,比他出版那本《鲁滨逊漂流记》后还要有钱。然而多年的荒岛生活,以及与他的仆人"星期五"的四处漂泊(可怜的"星期五",他为他自己感到悲戚,呱呱——呱呱,这是因为鹦鹉总也不会叫"星期五"的名字,只会叫他的名字),使他觉得陆地上的绅士生活乏味透了。而且——如果实话实说——婚姻生活也叫人失望透顶。他愈益频繁地跑到马厩里去伺弄他的马匹,谢天谢地马儿们不会聒噪,只会在他到来时轻轻地嗫嚅几下,表示它们认得他,然后就安耽下来。

---

① 布里斯托尔,英格兰西南部港市。

在那个岛上，"星期五"出现之前他一直过着默不作声的日子，但回来后却发现人世间的话语太繁杂了。在床上躺在老妻身旁，她的唠叨和没完没了的窸窸窣窣让他觉得好像是一阵卵石的急雨在往头上倾倒，那时候他只图能安稳地睡上一觉。

所以当老妻化作幽灵之后，他有点悲伤却绝无遗憾。体面地埋了她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后，租下了布里斯托尔海边快乐水手客栈的一间屋子，又把亨廷顿的房产留给他儿子去管理。伴着他的就只有那把从岛上带来的使他变得大名鼎鼎的阳伞，一只固定在架子上的死鹦鹉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了。从此他就一个人过起日子来，白天在几个大小码头转悠，朝西面凝望着远处的大海——他的视力还不算太糟，一边抽着烟斗。至于吃饭，他一般都在自己屋里吃。他不觉得社交圈子有什么乐趣，他在岛上养成了独处的习惯。

他也不看书，对此丧失了兴味，可是自从写出《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写作倒成了他的习惯，作为一种精神调剂还是挺不错的。晚上就着烛光，他拿出纸来，削尖了羽毛笔，把他的人写上一两页，就是这个人送来了林肯郡诱饵鸭和哈利法克斯的大行刑架的消息（就是他说的，当可怕的断头刀落下来之前，死刑犯如果能一跃而起冲下山去就可免死，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消息），每到一处，他的这位大忙人就寄来关于当地的报道，这是他的头等大事。

漫步在港口的防波堤上，想起哈利法克斯的杀人机器的事，他，鲁滨，那只鹦鹉曾叫他可怜的鲁滨，丢出一块小石子，听它落水的声响。一秒钟，石头落进水里不到一秒钟时间，上帝的慈爱来得很快，但

也许快不过那把淬过火的钢刃刀片（刀片比小石头重而且还涂了油脂），大刀会比上帝的慈爱更快吗？我们如何逃脱？那人忙着在这个帝国里窜来窜去，从一个死亡场景到另一个死亡场景（暴打、砍头）寄来一份又一份报道，他是哪一类人？

一个做生意的，他暗自思忖。就让这个人成为一个谷物批发商或一个皮革批发商吧；要不一个制造商，或是某个陶土特别多的地方一个做屋瓦的，就是说，必须是一个喜欢颠来颠去做生意的人。让他的生意兴旺发达，给他一个爱他的老婆，不要太唠叨，生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儿；给他一份合情合理的幸福，然后让他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比方说泰晤士河突然在冬天涨大水，窑里的瓦片都被大水冲走了；或者是仓库里的谷物给大水冲走；或者是皮革车间里的皮革给冲走；他全完了，他的这个人一无所有了，然后债主扑上来，像苍蝇像牛虻，向他讨债；他只得逃出家门离开妻子和孩子东躲西藏，隐名埋姓躲进最糟糕的穷街陋巷。所有这一切——洪水、破产、躲藏、一文不名、破衣褴衫、孤独凄凉——构成了那艘失事船上的人物和那个荒岛的故事，他在那儿，可怜的鲁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二十六年，差点儿要发狂（说真的，谁说他没有发狂？也许是在某种程度上呢？）。

或者让这个人成为一个马具商，在瓦尔特切珀尔[1]有一个家、一爿店、一个仓库，下颏上有一颗痣，有一个爱他的太太，不唠叨，给他生了一堆孩子，主要是女儿，给他很多的幸福，直至有一天瘟疫降临

① 瓦尔特切珀尔，伦敦东部一个区。

这个城市,那时1665年的伦敦大火还未发生;每天都有人死于瘟疫,渐而毁了整个城市,尸体堆积如山,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难逃一死,因为瘟疫是不认方向不认人的,所以这个马具商的世间财产也救不了他一命。他把老婆孩子都送到乡下去,然后才筹划自己逃命的事儿,但随后打消了念头。汝勿惧怕黑夜的威胁,危急关头他打开《圣经》:汝必不怕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仆倒汝旁,万人跌倒汝身边,这灾却不得近汝之身。[①]这些兆示平安的话使他振作起来,他留在充满痛苦的伦敦开始着手撰写新闻报道。他写道,我在街上遇见一大群人,其中有一个女人手指着天空。看,她喊,那缟衣素裳的天使挥舞着闪闪发光的剑!那群人都点着头,真是,是这样,他们说,一个挥舞着剑的天使!可是他,这个马具商,根本没瞧见什么天使,也没有什么刀剑。他眼中所见只是一朵奇形怪状的云彩,由于太阳的照射,一边比另一边亮些罢了。

这是一个象征!街上那女人喊道,可他看不到代表他生命的任何象征。他把这事写进了报道。

有一天,走在河边,他的人——原先是马具商,现在已成无业者——看见一个女人在自家门口朝河面上喊着一个驾舟的男人:罗伯特!罗伯特!她喊道。那男人将小划艇靠了岸,从船里拎出一个麻袋,搁在岸边的一块石头上,然后又划走了。那女人走到河边把麻袋抱回家去,一脸的悲悲戚戚。

① 见《旧约·诗篇》第91章,原文引自古英语的詹姆斯一世钦定本。

他转向那个罗伯特跟他去搭腔。罗伯特告诉他，那女人是他的妻子，麻袋里装着老婆孩子一个星期的日用品，肉食、米粮和黄油，但他又不敢靠家太近，因为家里所有的人，老婆孩子都已经染上了瘟疫，这叫他心碎。这一切——靠着隔河互相喊叫来保持联系的那个叫罗伯特的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留在河边的口袋——当然代表其自身，但自然也代表他的一个人物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孤寂：在岛上最黑暗的绝望时刻，隔着海浪呼唤他在英格兰的亲人来救他；其他时候则泅到失事船只上搜寻日用品。

有关那些日子里的悲惨情景的报道还在写着。因不堪忍受小腹、腋窝的肿胀和疼痛——这是瘟疫的征兆，一个男人裸着臭烘烘的身子从家里跑出来嚎叫着奔到街上，冲进瓦尔特切珀尔的哈罗巷，他的人(那个马具商)说是看见这男人跳跃着，昂首阔步地走着，作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动作，他的妻子孩子追赶着他，喊叫着要他回去。但这种跳跃和阔步行走有他自己的寓意蕴涵其中。自从失事船的灾难降临，他在岸边左奔右突搜寻船上伙伴的踪迹，除了一双不配对的鞋什么都没找到，他明白了自己已被抛弃在孤无一人的荒岛上，像是从世间湮没一样，没有获救的希望了。

(但他纳闷的是，他所读到的这个染上瘟疫的可怜的人，除了他的孤寂凄凉，他还在悄悄吟唱着什么？穿越大海深洋，穿越时光岁月，他隐秘的内心之火在呼唤着什么？)

一年前，他，鲁滨逊付了两个畿尼给那个带鹦鹉来的水手，那水手说鹦鹉是他从巴西带来的，这只鸟不像他自己喜欢的那只漂亮，但

也算是一只靓鸟了——绿色的羽毛,鲜红的羽冠,嘴巴灵巧,如果那水手的话可信的话。那只鸟在小客栈他的房间里总是立在架子上,脚上拴着一根细细的链子,怕它万一飞掉,它总是叫:可怜的保尔!可怜的保尔!叫了又叫直到被迫给它套上罩子。别的话总也教它不会,比如:可怜的鲁滨!也许它太老了,学不会。

可怜的保尔,透过狭窄的小窗凝望着丛丛桅杆的顶端,目光越过桅杆的顶端,落在大西洋那灰蒙蒙的波浪上:那是什么岛屿?可怜的保尔问,我被抛到这岛上,如此寒冷,如此凄凉,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的救主?

一个人,那天晚上喝醉了酒(他的人的另一份报道),躺在门道里睡过去了。运尸车开来了(我们依然在瘟疫时代),邻居以为这个人死了,就把他搬上运尸车混到了尸体堆里。运尸车一个接着一个地装尸体,然后把尸体堆到山上的一处死人坑里,那司机脸上裹得严严实实防着熏人的恶臭,把他也扔进坑里。他醒来时在死人坑里挣扎起来。我在哪里?他喊叫着。司机说:差点把你和死人一起埋了。我死了吗?这个人说。这也是那个荒岛上他的写照。

一些伦敦人还是做他们的生意,因为觉得自己还挺健康,想着瘟疫将要过去了。但其实瘟疫已秘密地渗入他们的血液中了:一旦他们的心脏被感染上,他们就在那里倒下死去。他的人这样报告道:好像被一道闪电击中。这是一个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个人生的故事。要早作准备,我们应该对死亡的来临早作准备,否则随时随地会被它击中倒地死去。对他而言,鲁滨逊,在他的荒岛上,他已经看见这种命运

突然降临。某一天他看见岛上有一个人的脚印，这是一个印迹，于是也就成为一种标记了：一只脚，一个人。但还有更多的意义。你并非独自一人。这个标记说。它还说：不管你走出多远，不管藏身何处，你都会被搜寻出来。

在瘟疫的日子里，他的人写道，有一些人出于恐惧，把一切都丢开了——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子、孩子，顾自飞快地逃离伦敦。一旦瘟疫过去，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人所不齿，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懦夫。但是，我们忘记了面对瘟疫时需要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也不是抓起枪打死敌人的勇气，而是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的勇气。

那只荒岛上的鹦鹉就是在最佳状态（两个伙伴里面他还是更喜欢鹦鹉）还是不说它主人没教过的词。他的这个人，属于鹦鹉之流而没有得到更多的关爱，竟同主人写得一样好，甚至更好，这是怎么回事？毫无疑问，就因为他掌握了这管生花妙笔。就像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本身。他自己的那点本事是从账房里学来的，擅长的是算账记账，而不是遣词造句。骑着白马的死神本身：这样的词句他不曾想到。只有他向他的这个人屈服时，这样的妙语才会降临。

诱饵鸭或是囮鸭：他，鲁滨逊，了解这些事吗？完全不了解，一直到他的人开始送出关于这事的报道才知道。

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哈利法克斯的断头机器：一次伟大游历后的报道，他的这个人似乎正在环游不列颠岛，这是他在自制的小筏子上环游那座荒岛的写照。这次航行探明在岛屿更远的一边，崎岖、黑

暗、阴森，他日后总是避开那儿——虽说日后的殖民主义者来到了这个岛屿，他们也许还想在那儿探险，在那儿定居呢。这也是一个写照，灵魂黑暗面和光明面的写照。

首批剽窃者和模仿者抓住他的孤岛经历，向公众兜售他们自己杜撰的海难余生的故事时，对他来说不啻于一帮落在他肉体上的食人生番。他毫无顾忌地表示：当我保卫自己不受那些把我打倒在地，烤我、吃我的食人生番侵害时，他写道，我应该保卫自己不受这件事本身的侵害。我几乎没有想到，他写道，这些食人生番其实是些邪恶的贪得无厌的东西，他们在撕啃的正是真理的实质。

但是再往深处想一步，他觉出自己对那些模仿者似乎有那么点儿同情心了。在他看来，既然这世上只有这么一点探险故事，如果后来者不被允许去啃这些老东西，他们就只好永远把嘴闭上了。

而在他那部荒岛历险记的书中，他告诉读者一天夜里自己如何在惊恐中醒来，确信魔鬼化作一条大狗上了他的床，扑到了他身上。他惊跳起来，抓起一柄短弯刀左劈右砍护卫自己，这时睡在他床边的可怜的鹦鹉惊慌地扑翅乱飞。许多天以后他才知道，压在自己身上的既不是大狗也不是魔鬼，而是暂时性的麻痹使他的腿无法挪动，所以幻想出有什么东西压上来了。从这件事得出的教训似乎是，所有的疾病，包括瘟疫都来自魔鬼，而且即魔鬼本身；疾病的造访可以看作是魔鬼的造访，或者看作是代表魔鬼的狗、或变成为狗的魔鬼的造访。在马具商对瘟疫的记载中，造访即代表疾病。所以，写魔鬼故事的人也好，写瘟疫故事的人也好，都不应被视作造假者或剽窃者。

多年前他决定摊开纸写下自己在荒岛的历险记时，发现脑子里缺词少句，一枝拙笔凝滞不前，手指头也僵硬不听使唤。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天他写到与"星期五"一起在冰冷的北方生活时，他对写作这门营生突然开了窍，写得流利轻松起来，甚至连想都不用想，词句就来到笔下。

可是天哪，那种作文的轻松突然又离他而去，他坐在靠窗的小写字台前眺望着布里斯托尔海港，手又发僵了，手中的笔又像以前那样陌生起来。

他(另外一个他，是他写的那个人)觉得写作这活计更轻松些吗？他写的这些故事：鸭子、断头台和伦敦的瘟疫，写得相当流畅，不过他自己的故事也曾写得相当流畅。或许他把他想错了，那个衣冠楚楚下颏有一颗痣的走路很快的小男人，也许此时此刻正坐在这个辽阔的国度的某个租来的房间里蘸着他的钢笔，蘸了又蘸，心里充满了疑惑、犹豫和稍瞬即逝的念头。

该怎么形容呢，这个人和他？是主人和奴隶？是兄弟，双胞胎兄弟？手挽手的同志？还是敌人，仇敌？他该给那个人取个什么名字呢？那个与他共度黄昏的人，有时候还与他共度不眠之夜，只有白天才不跟他在一起。因为白天，他，鲁滨，在码头上踱步审视新来的船只，而他的人则在这个国度里疾速地飞跑着探寻自己的见闻。

这个人在他的旅行途中，会到布里斯托尔来吗？他渴慕与他的人的肉身接触，握握他的手，和他一起在码头大道散步，当他告诉他要去那个黑暗的北方岛屿时或是谈起他的探险写作时能认真倾听。但

他很怕不会有这种相聚的机会了，此生不会有了。如果他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扯到一起——他的人和他——他该写道：他们像两艘驶往相反方向的船，一艘往西，一艘往东。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船上做苦力的水手，各自在往西和往东的船上。他们的船交会时贴得很近，近得可以抓住对方。但大海颠簸起伏，狂风暴雨肆虐而至；风雨冲刷着双眼，两手被缆索勒伤，他们擦肩而过，连挥一下手的工夫都没有。

最后修订于2003年12月11日

文敏 译